



# 天文祥



第二輯

## 歷代賢豪

王夢麟編著

全維廉主編

勝利出版公司印行

# 文天祥

王夢鷗編著



三弟靈孫過世都快一個月了，父親的精神還十分衰弱，常在自己的房間裏長吁短歎，有時望著窗紙上出神。半晌，又幽幽地吟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是三弟看見大哥二哥都在預備著進京應試，而他自己沒有參加，就抄下這兩句杜詩，貼在窗戶上。當時父親還寬慰他說：「你今年纔十六歲，著急甚麼呢？只要肯用功讀書，將來不是也跟大哥二哥一樣中了舉，到臨安攷進士？」

父親頂疼愛三弟，他聰明有志氣。但是，誰知道那樣小小年紀一病就會死了呢？

李知州那邊，給他倆兄弟進京應試的「解牒」，早就送過來了。爲著父親心緒不好，沒有話兒叫他兄弟倆進京，大哥就也一直不開口。

A510112

裏——江西吉水縣富田鎮，走到臨安，至少還有半個多月的水旱路，這時要不動身，怕就趕不上這一科的大考了。

二弟季萬心裏非常著急，但又不敢自己跟父親說，就常在書齋裏催促著大哥，要大哥去跟祖母，母親商量，怎麼樣能在父親面前提醒一句，叫他老人家知道兄弟倆的行程，不再再挨延了。

然而，大哥始終還只有一句話回答，說是「父親正在傷心的時候，我們怎麼好離開啊！」  
「然而我們倆的功名啊。大哥！」最後，二弟把全付心急的樣子全擺出來了：「況且人死了不得復生，我們倆能因三弟的緣故，就放過這趟大考的機會麼？」

「功名！」大哥對他瞪眼了：「我們只怕沒有真才幹，倒不怕沒有立功成名的日子。人世間，只有父母的恩情纔真難得，我們不能爲著小小功名，就教著父母不管。」

二弟低著頭，大哥的語氣這纔和緩了一點！「走吧，季萬，我們到廂房裏瞧瞧父親，

說不定他老人家又在唸著三弟寫的詩句，一個人在那邊掉眼淚了」。

他拉著季萬走出書齋，但季萬卻拉著他停住。說：

「大哥你的意思，我何嘗不知道。不過，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

「爲甚麼」？

「我們像這樣待在家裏，也不見得會叫父親開心的。依我說，這時候，不如請父親跟我們一同出走，一則省得他老人家在家裏看見三弟的遺物又傷心掉淚；二則，到臨安去的路上有山有水，多少總可以給父親散一散心；三則，我們二路侍候著老人家，也可以盡點爲人子的孝心，四則……」

「四則不耽誤你的功名，是不是」？大哥這纔微笑了。

「當然，這是兩全之計」。

「但是父親沒有提起，我不好說。你想現在快過年了，一路上的大風大雪，難道能叫父親那樣的年紀，還爲我們的功名奔波……」

「不！我以為這是『消遣』在風雪裏騎驢，父親一定還有這興緻的。況且到了臨安，還來得及到孤山上採梅，訪林和靖的……」

「唔」！大哥頗為同意：「然而要怎樣跟父親說起呢？我怕他老人家這會兒正跟我一樣，三弟的影像還整個地占在心裏，未必有這閒情」。

「不過可以和祖母母親先說一說，讓祖母告訴父親」。

他倆兄弟穿過一段竹林，前面就是父親住的廂房。但他們卻拐到後邊廂房找祖母去了……。

祖母在父親面前僅僅把他兩兄弟的意思提了一句，父親就霍地記起了，連忙找著曆書本子，一邊翻看，一邊自己責備著說：

「真糊塗！天祥兄弟的前程，幾乎又被我耽誤了」。說著又屈指計算，回轉頭告訴祖母，「您問過天祥他們，做了準備沒有？就在這個月半是出行的黃道吉日」。

「這又走得太快了……」祖母倒有點捨不得說。

「不早了！轉眼就是新春，況且這裏到京城還有不少路呢！」

父親捏著歷書本子匆匆地走到書齋裏，找著天祥兄弟。

兩兄弟就把一同出去的意思告訴父親。

「你們還要我一同去麼？」

「是」！季萬說：「一則……；二則……；三則……；四則……」。

父親就連連點頭：「唔——臨安，我早晚也要去走一趟。現在跟你們一同走——好的！好的！」

十二月十五，文天祥季萬就跟著父親一同離開家了。

臨安做了一百多年的行都，這時已是十分繁華。由正月初一起，家家宴會，處處試燈，又逢著今年是個大考的年頭，各路各州解送上京的舉子們，都趁這前後趕來，他們一半是為著預備應試，一半也是要多找點時間領略京城裏的風光。

京城裏由皇宮的北門……和寧門起，一直到朝天門外清和坊，南至南瓦子，北至界北，中瓦前，統叫做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街，兩旁都是金銀鋪子和大錢莊，匯兌局，店局巍峨，裏面排列著金銀飾物，光耀耀地惹人注目。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又叫做珠子市，所有的大買賣，多半集中在這裏。中瓦前是貿易中心，日用雜貨鋪子，這裏應有盡有，兩旁又有「瓦舍」勾欄，整日夜聚著扮雜劇的，清唱的，雜耍等技藝的人們，算是臨安最熱鬧的場所了。外路進京的舉子，都必然要來這條街上閒蕩一下。

這之外，如錢塘門外的宋五嫂魚羹，湧金門的灌肺，中瓦前的職家羊飯，五間樓前的周五郎蜜煎，……愛吃食的人，也必然要光顧到那些地方。

和這考試有關係的，又有兩項行業。一個是書舖，納卷舖，他們平時都和禮部衙門有來往，專替舉子們做嚮導，經辦「驗牒」，「請號」等等手續。另外還兜售一些「考場便覽」，「御試須知」，卷子，宗子之類的應時書紙，雖然價錢是貴了不少，但舉子們多耗幾分錢，卻也得到不少的便利。

又有一個行業，就是算命卜卦的江湖術士。他們跟蜘蛛張網一樣，布在各個街坊的角落，專等那些急求功名的文士進來。這行業之中，又分著拆字的、談命的、看相的、銀河數、太極數、文王課、六壬六甲……，他們見著舉子只是隨嘴胡說一大套，但卻能給舉子十分的鼓勵，也能使他們灰心。這些人是命運的決定者。

這之外就是酒樓妓院，也為著各地舉子的集中，和跟舉子們幫忙幫閒的人的活躍，而越顯得應接不暇了。一向自命為風流才子的人，這時候不免要在這異鄉情調裏物色自己的佳人，而那些佳人呢，也就不敢不在那紅燈綠酒邊上，表示其一見傾心了。

到了上元節晚上，官家開始放燈。由鳳凰山到西湖上，滿山、滿湖、滿街、是燈火，是音樂，整個臨安都沈醉在聲色歌舞之中。

文天祥跟著父親在這裏住了半個多月，也不知道是為著自己的鄉下土氣太重，還是為著甚麼。他只覺得京城裏的空氣跟著他有點不慣。空暇的時候，他就陪著父親到孤山蘇堤一帶散散步。父子經過岳飛墳墓的時候，站一會看一看，不免又要對當前的國事，嗟嘆一



回——

蒙古吞滅了金國，又好幾年了，宋和金的仇恨，宋朝的人不能報復。汴梁舊京，先被金人占去做養馬場，現在又輪給蒙古人經營了。臨安是宋朝的「行都」，但宋朝甚麼時候纔能遷回舊京呢？

由當今「理宗」皇上數起，數到臨安的老百姓，大家似乎都忘了國恥，似乎都忘了中國還有廣大的土地，無數的老百姓還淪陷在北兵手裏——

他們父子的確是十分土頭土腦的，乘著夜深，湖上燈光漸漸消殘的時候，回到西冷橋上站著，看那來湖的官邸，湖上的畫船，父親說：

「高宗遷蹕的時候，並不預備在這裏久住的。那鳳凰山東面的宮殿，都建築得十分簡陋，沒想到一百年之後，官家仍舊要住在裏面。而這一帶的官邸、花園，倒蓋得這樣堂皇，簡直是打算長住久居了」。

「一個京城，也不能沒有這種體面，不然太寒儉了」。季萬說。

「偏安一隅，還講甚麼體面！」父親說著就移步：「我希望你們有日子做官，可不要學他們講這種體面」。

「二弟跟都城的風氣，倒合得來，喜歡熱鬧。我就不行！」

「入門問諱，入境問俗。大哥，你也太固執了一點」。

兩兄弟跟在父親背後，說著走著……。

院試的前兩天，是到禮部衙門掛號的日子。

他們兩兄弟先在衙門裏驗過本州給他的「解牒」，蓋了印，領了卷號，就回來。

季萬是個興趣很多的人，回來路上，又要買「試籃」、買椅桌，還要學著一般闊少樣子，要先在貢院前租個房子專等院試。但都被大哥一口回絕了，大哥還告訴他說：

「你沒有看見？父親最近都捨不得吃飽飯，為著要省錢。他老人家這樣省錢，是為著怕我們考不上，連回家的盤費都沒有了」。

「算的我先前還當是父親不服這裏的水土，胃口壞」。

「水土不服也是有的。但上了年紀的人，怎麼能跟我們一樣？走了這多路，又住這亂七八糟的都城裏。真是！我們累他老人家身心都不安了」。大哥說著又綳眉：「季萬，我  
不要使得父親失望才好」！

「一定的」。

兩兄弟回到寓所，又一聲不響的在趕著功課。

第三天，開始院試，兩兄弟一早攜著試籃出去，晚上回來。父子們就共在油燈下面講論日間的試題和各個人的答案。然而，到底考中不中，誰也不敢預定。

二月初一，忽有一陣幫閒的人，到他門上報喜了。

原來禮部這天放榜，他兩兄弟同時考中了。

接著就是殿試由皇帝親自複試這些新進士。

殿試的前幾天，禮部衙門又開始請號了。

早上，文天祥被季萬叫醒，起來的時候，房間裏還是漆黑的。

「怎麼樣，你先起來了？」

「是」！季萬說：「我睡不著，剛才還到禮部衙門口看了一趟」。

「有人在那邊請號沒有？」

「唔，還沒有幾個」。

他起來推開窗，外面天色還沒亮。

「不要再驚動父親了」。他囑咐了弟弟一句就跟著踱出街上。

遠遠的街邊有叫化頭坐在敲著木魚報更……六更了。他掠過初春的晨風，走到禮部衙門附近，看見好幾家賣早點的小店都開了市。

「大哥我們不喫點東西去麼」？季萬瞧那小食店裏的火光，露出貪饞的樣子。他想：弟弟已經是個進士了，又這麼早起身，於是答應了。

二人揀一家乾淨的店子，大哥吃一碗七寶素粥，弟弟吃一碗五味肉粥。

到了禮部衙門，大廷上正橫著一張大公案，坐在當中的怕是禮部尙書吧？兩旁還陪坐著一夥執事的人們。

請號的人，站在一邊伺候著廷上呼喚。他們是依著省份的前後，和中式的名次一一呼喚的。

漸漸喚到了江西省又喚到了「文天祥」。

他就走到掛號的人面前，在歷記上填寫自己的姓名、籍貫、年齡和三代祖宗的名字，又在下面畫個花押，這纔由掛號的手裏接一分號單。

只聽那掛號的說：

「好好地收著！上殿去可不許胡鬧……」

他點一點頭退下。拿手裏的號單一看，原來只是半張白紙片做的。上寫著尙書、侍郎、郎中的官銜，下簽著花押，旁邊另寫一行是監號的「中官」的姓名。

請過號回來，文天祥就覺得肚子不舒服，瀉了幾陣，人就不支了。從那天起，一直發燒，睡在床上，甚麼東西也吃不下。父親怕耽誤弟弟的功課不許他來看護，於是跑街檢藥，燒水、端湯，全是老人家給伺候著。

他這病，到了殿試的前個晚上，還沒有一點要好的模樣。他心裏也有一點焦急了。

一黑早，又是季萬來推醒他。

『大哥我們要上殿了』。

『是不是過了時候』！他昏沉沉地，好像聽見西湖上的寺觀都在撞鐘。

『鐘還沒有響，不過叫更的行者，已報說快六更了』。

『好！我起來』。

『你能起來麼！』

季萬扶著他走下牀，可是顛巍巍地。

『大哥，你不行呀！』

「不！我只是有點腿軟，你能給我雇一乘轎子送我到麗正門麼？」

「可以的。」季萬答應一聲出去了。父親又跨著進來。

「怎麼你能……」

「是！病是好了，我已叫二弟去雇轎子去了。」

麗正門是皇宮的大門，一共開著三個大門口。平時都只許由旁邊的門口出入。大門是朱紅的，釘著金釘子。大門棟上畫樓雕，屋頂是銅瓦蓋的。在迷茫的曉色中望去，他的影子，又偉大又輝煌，人們走到門口，自然而然會顯得短小得多了。

門兩邊，是一排列官員們值班的閣子和登聞鼓院。

進出口站著一排隊衛士，黑壓壓地擠著一大羣上殿應試的人，大家手裏拿著禮部衙門發給的號單，一個一個地繳與衛兵驗看，同時，又得檢查身上，看看有夾帶書卷進去沒有。檢驗過一個，纔許放進去一個。進去的人少，而後面趕來的人多。文天祥趕到門邊時，只站了一會，就被大家擠出一身大汗了。出過汗，走進麗正門，面前展開廣闊的「馳

道」，他神智卻清醒了許多。還沒有到殿門口，就看前面豎著一幅「大混圖」，裱在春曉迷茫的天色下面，許多人都待在那裏張望著。

原來殿裏的「早朝」還沒有散，閣門官不讓他們進去。

一會兒，天纔發亮，漸漸可以看見那幅大混圖上面，是畫著各個人殿試的座位。大家這纔細心去找自己座位的行次，號數。而殿裏忽傳出了連聲「山呼」。早朝是散了。

文武百官三三五五的罩著清曉的天色慢慢地散著出來。

而他們被傳呼上殿去了。

殿是文德殿，為著考試進士臨時掛上「集英殿」的牌子。他們魚貫而上，走至殿下面站著。只見主考官抱了一本名冊進去，半晌，忽聽見起居贊的聲高呼，說：

「省元×××以下躬拜！——再拜！——起！」

大家纔又起立。偶一抬頭，原來理宗皇上已經臨軒了。——是個有點像太醫官模樣的  
老頭兒，留著長鬍子。



然而，誰也不敢多看，就低著頭跟引試的走到殿廡上自己的座位前。座位上，先就有了一塊木牌，黏著白紙，上書某人的姓名、籍貫和「不許移動」「不得污損」等字句。

接著考官出來散發御試的題目了。

皇上只看到題目散畢，便命駕回宮，而集英殿兩廡的事情全由考官和衛士們負責。

文天祥把御題張開一看，是印好的六百字左右的一篇「策問」，由無極、太極、問到當前國家大事為止。

一想到國家大事，他心裏就湧上無限感慨，也顧不了那是說得的說不得的，一古腦把他寫出來了。

宋朝當時，一則因於外患，再則迫於內賊。關於這一點，他是這樣寫的：

「……何謂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臣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燮不能制；時僞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之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

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虜，則腹心之大患也已！……」

晌午時分，殿上的中官傳旨了。說是「賜子大夫進食」。

於是每一個人都得到羊肉泡飯一小碗，另外兩塊「太學饅頭」。

午後未時，文天祥就繳了卷了。

舊例，殿試繳卷之後，就可以自由退出。由集英殿走到外面，要經過四道宮門，出來時，每一道宮門都無須查驗，只要在門東邊題個自己的姓名吧了。

殿試完畢，文天祥的身體也復元了。

（但父親卻接著病了。）

那是春末夏初，恰巧幾天來天氣特別炎熱，醫生斷定父親的病是中暑，給服了一劑涼藥，纔稍稍見效。然而老人家的體力卻也因此消損多了。

季萬極力反對原住的那狹小的寓所。說是再也住不得的，於是兩兄弟就替父親找個清靜所在歇著。

五月二十四，是集英殿唱名的日子，也算是讀書人最光榮的一天。

開始唱名的手續，和殿試一樣。由禮部領回的號單也就是前回拿過的號單，只不過在這詩單上多蓋了一道「入集英殿試訖」的紅印。

二十四早，他隨新進士們站在殿下躬拜再拜之後，就看見主考官送了幾本已評定的卷子到皇帝面前，用一根牙篋點著，一本一本的讀下去。讀到最後一本，皇帝却撚著鬚頷首，親自把那本子抽上來壓在卷子的上面，說這是第一。

主考官立刻下拜道賀說：

「這本卷子，陳述的古誼若龜鑑，忠心如鑽石，擢爲第一，臣謹向陛下慶祝」

拜訖，起身拆視這份卷子作者的姓名。

這時，四下靜寂無聲，只聽那考官看著那卷子上的姓名唱道：

「文天祥」。

站在他對面的關門官聽見這名字，連忙朝著階下一隊衛士接口唱道「文天祥」

接著整隊衛士又跟著高聲唱道：「文天祥！文天祥！文天祥！……」

這連聲高呼叫做，「臚傳」又叫做「繞殿雷」。——繞殿雷是形容其呼聲的響亮。

繞殿雷響過了幾陣之後，纔看見進士羣中走出一個文天祥。衛士立刻上前夾扶著他，邊問他的籍貫，三代問過後，才扶他在丹墀下面站著，殿上開始發問了。先問：

「文天祥原籍何處」？

衛士代他朗聲答道：「江西吉水縣富田鎮」。

殿上又問：「父親是何名字」？

衛士又答：「父名儀，字士表」……

答後，又是一陣靜寂，皇帝微笑著瞧見這「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的文天祥，又在歷記上翻看他的年齡，今年方有二十一歲，不覺「龍心」大悅，向旁邊擺一擺

手，立刻遞下一道「勅黃」。他再拜謝恩，由衛士扶著引至狀元的位子上站定。

這一邊又開始唱著第二名，第三名了……：

第一甲全班唱完，也快到嚮午時分，皇帝暫時回宮休息。

文天祥把捏在手裏的「勅黃」細看，原來是用兩副麻紙粘合成的，上寫著：

「文天祥狀元及第」。

同時，殿上又有旨賜宴。一邊又有御裁縫出來替他們量裁衣服。

這次賜宴，一共有三樣食品，一件是赤焦肉餅，一件是天花素餅，一件是羊羹和蠶粉調成的羊肉飯。

賜宴時，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另賜御酒五盞，三人喝過五盞酒，就要賦呈謝恩詩一首。文天祥的謝恩詩是——

「於皇天子自乘龍，三十三年此道中，悠遠直參天地化，昇平奚羨帝王功。但堅聖志持常久，須使生民見泰通。第一臚傳新渥重，報恩唯有厲清忠。」

之後，殿上又傳旨賜新進士袍笏。由中官領到殿外南廡下，在那裏已堆滿了袍笏等。進士們每人可領到黃絹衫一領，淡黃絹帶一條，綠羅公服一領，牙笏一面。領到，隨即披衣結帶，因為殿上又在催促謝恩了。

狀元單獨謝恩，榜眼探花做一班謝恩。第四名至第十名做一班，二甲全甲的進士做一班。再拜謝恩完畢，各賜席帽一頂，大家手執勅黃，身著綠袍，魚貫出殿。

進士們退至宮門口，老遠就看見門外人山人海。原來「大內」唱出狀元、榜眼、探花的姓名，立時就傳遍臨安市上了。這時候親戚朋友，莫不預在宮門口等候，加上幫閒的，看熱鬧的，千百成羣，個個都是興高采烈，在那裏恭迎著。在這些閒人之中，又以看相算命的。最爲熱心，他們歡欣鼓舞，在人堆裏誇張稱讚——但不是稱讚狀元的人品才幹，而是誇張自己的神機妙算，或好眼力。

這一邊，臨安府預先備下三匹駿馬，三付絲鞭，其餘黃幡儀仗幾百人，也在宮門口候著。前三名進士一跨出宮門，他們立刻上前獻出絲鞭，扶著三人上馬。黃幡儀仗，連聲「

呵殿」，在黑壓壓的人堆裏喝開一條路。蜂擁著三狀元快馬加鞭向貢院那邊疾馳而去。

剩下的進士們不是由親戚朋友預備好的車馬迎著回去，就是被市井幫閒的無賴包圍著，也依樣替他們裝腔作勢，一路呵殿前行，到了寓所，只不過要開支幾個小費給他們罷了。

三狀元騎馬繞著臨安最熱鬧的街坊經過。一路上，男人塞路，女人窺簾，大家睜著萬分羨慕的眼，看狀元，也有愛好虛榮的女性，就因此單戀成病的。

文天祥被簇擁到貢院邊的「別試所」門前才停住，下馬。「別試所」這時已改稱「狀元局」了。

狀元局是個非正式的衙門，為同榜進士集會的所在。狀元局裏又稱「期集所」。一期集所，由本科狀元主持，裏面也有各部門職務，如糾彈，小錄，掌儀，客司，監門等等。這些差司由狀元到局後開始委派，人數多至幾十個人，外加各衙門派來侍候的差役，照樣是一呼百諾，儼然是一個衙門了。

這裏面的經費大部份是由國庫支出，各衙門也各有贈助，專供應這批新進士吃喝開

會，另外就是刊印「同年小錄」用的。而狀元所主持的也不外是這些局務。

文天祥被迎至狀元局，如例勾留了一會兒，就悄悄地回寓拜他父親去了。老父親看見兒子唱個「大魁」當然滿心歡喜。但照例狀元是要住宿在狀元局的。因為那裏有監門、客司等等，門禁森嚴，免得受一般混開的無賴歪纏討賞。

因此老父親又囑咐他回到期集所。這時，他回所一看，案上已經有了一大堆「門帖」，裏面有的是相士某某，談命某某。日者某某，拆字某某，銀河數某某，太極數某某……儘是些講鬼話談運氣的人。他們在紙尾附註，道賀之外，別無他圖，只不過要求狀元贈詩一首，增光他們的鐵口或神眼罷了。

文天祥知道這是沒法省掉的，於是就隨手寫下兩三句詩贈給他們，一半挖苦，一半也是勸諭。

五月五日楊子江心水，鑄作道人雙眸子。吾面碟子大，安用鏡照二百里？這是贈給鏡湖相士的。



「許負眼，禰衡口，巧言甘，莠言醜」。這是贈給蘭谷居士的。

「月洲月眼閱人多，且道西州事若何！朱紫貴人皆好命，不知中有孔明麼！」這是贈給月洲相士的……

除了這些專在逢迎人家名利心理的術士之外，也有許多鄉親世誼。總之，人到此時，朋友也就多了。他於許多客人中，頗賞識一個姓曾的青年，還在他的萬言書後面寫一段跋文。在狀元局剛住過一宿，二弟季萬，突又趕來送訊，說，父親又病了。

他立刻呈請給假，但都來不及等候批准，就隨二弟到父親身邊侍候著。

是五月二十八日——唱名後的第五天，他的父親病故於臨安客舍。兩兄弟奉旨扶喪回籍，這一去又是三年。

（材料根據：） 宋史本傳 新元史憲宗本紀 臨安志 南宋古蹟 夢梁錄 武

林舊事 錢塘遺事 都城紀勝 符台外集 文山詩文集

舊例，狀元及第後，要在狀元局裏熱鬧一個月，再率領同榜進士至宮門謝恩，叫做「門謝禮」。之後，狀元授承事郎，榜眼探花，授文林郎，簽書各軍節度判官所，公事。其餘進士則在吏部衙門「集註」，分別差遣補「缺」。等到又一次大考，又一批新進士登場時，才把前科狀元召回，充任祕書省正字，這叫做「對花召」。

文天祥在家服喪三年，正好又是舉行大考的年份。有旨召他進京授承事郎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所公事。那時，他還不想受官，只回個呈文，請准他補行「門謝禮」。

景定元年——正是蒙古世祖中統元年。他在臨安。

這一次殿試狀元是個姓周的。榜下進士有個鹽城人，陸秀夫。

文天祥到達臨安之前，蒙古忽必烈正引著大兵南下，渡淮河，入大勝關，並且已在圍攻鄂州了。

宋朝以賈似道爲京湖南北宣撫大使，鄂州一線的軍事，也是由他負責的。他遇著忽必烈，連吃敗仗，就派宋京前往講和，自願向蒙古稱「臣」朝貢。

恰好那時蒙古主莽聲扣。病死在釣魚山，阿里亦想要劫奪王位，在漠南一帶大招兵馬。這消息傳到忽必烈耳裏，他十分慌張，偏遇著賈似道來磕頭請和，他就派人回答說：

「你替鄂州老百姓求和，意思很好。但我是奉命南征，沒有命令是不能立刻停戰的，不過你的好意，我總想法子替你轉達。」

說著他就乘機把主力部隊調回北方對付阿里赤，剩下一點殘兵，在鄂州虛張聲勢。

當鄂州危急的時候，京城裏頗顯得緊張，於是有提議搬家的，有提議責成賈似道拚命的。人心惶惶，議論紛紛，皇帝自己也沒有主意，就下詔求「言」。

文天祥在臨安，看見這份詔書，以爲皇帝有意採訪輿論，於是就密呈一篇前言書，建議四點，另外還請皇上速將主張搬家的人砍頭，以示決心。

他的前言書遞上之後，賈似道的捷報也由鄂州趕送到了。

賈似道的捷報說：「我軍三路大捷，忽必烈大敗北竄，鄂州之圍已解……」

這捷報給與皇帝，結與朝裏的官員，給了臨安的老百姓多少安慰啊！於是，皇帝降詔慰勞他，召他回京，而朝裏官員臨安老百姓也在籌備歡迎賈似道之班師凱旋了。

賈似道回來被封爲魏國公，不久又加個「太子太師」的頭銜。

文天祥的前言書，卻不知道被扔到那裏去了。

然而蒙古人跟賈似道的交涉並沒有完。

忽必烈回到北方，消滅了阿里赤，接著就開始布置自己的內部，沒有空兒南下。先派個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做使者，來和賈似道討論前回在鄂州沒有講完的話兒。

郝經南來，賈似道怕自己的「捷報」被人拆穿，於是不等郝經一行人來到臨安，就派人半路攔住他們，把他們扣留在真州。

賈似道就是這樣地把整個臨安放在太平的夢境裏，大家安樂，享福……因此，大家都感激他。他還在西湖邊的葛嶺上，蓋一座公館，叫做「半閒堂」表示天下現已這樣太平，

宰相也沒有好多事情可做了。

文天祥在這環境裏，做了幾任小京官，平常也只能在衙門裏辦點稿件，寫點章。宦海浮沉，到了二十九歲。

那年皇七崩駕。太子登極。第二年又改年號，叫做「咸淳」。

賈似道本是太子太師，現在太子做皇帝，就要稱他爲「師相」了。

其時忽必烈已定都於燕京，看看自己派去的使者，直像泥牛入海，大大驚奇，連連派人南來詢問。但賈似道爲著怕刺激皇帝的神經，關於這類的事情，他一概壓著，置之不理。

忽必烈開始動兵南來「問罪」了。他先遣阿朮和宋朝的叛臣劉整攻打襄陽。

襄陽守臣呂文煥，先前還想立點功勳拚命抵抗。然而北兵卻也死心服地圍著不放，於是襄陽戰事膠住了。

賈似道又怕這些戰事情報會影響大家「太平」的心境，就也併案攔起，不讓皇帝知

道。

有一天，他照樣由葛嶺公館裏下來，乘坐著自備的「車船」，不要人打槳，只用腳踩，就能「飛也似的」渡過西湖，進宮朝見皇帝。

皇帝於談話中間，偶然提起，說：

「襄陽被圍三年了，師相最近還接到甚麼情報沒有？」

「甚麼？襄陽被圍三年了？這是誰造的謠言！」

「宮裏的女人們都知道了，怎麼師相反而……」

「這是謠言！」賈似道板著鉄青臉孔：「襄陽之圍，早就解決了，我們還是三路大捷。」

「他支吾一下退回葛嶺，就和堂吏相議，決定仍用老辦法，交出「平章軍國大事」的印子，不幹。」

那時文天祥正在宮裏教書，兼替皇上辦點筆墨事情。

皇帝接著師相呈文，要求辭職回里。心想必是昨天衝撞了他。立刻叫文天祥擬份詔書

懇切挽留。

但是，文天祥也在心想：像賈似道這樣奸官，還有懇切挽留的必要麼？既是皇上旨意，不得不依。於是，他隨手寫道：

「……師相欲去，二府以爲不可去，是千萬人皆以爲不可去矣。朕自師相有請，寢食不爲安。朕必不違衆心，師相亦必不違朕心。嗚呼！尙鑒時忱，永綏在位。師相其聽之哉！所請宜不允。」

這份詔草還沒有經過皇帝核定，卻先被賈似道曉得了。他大不滿意，就另外叫人擬個更懇切的慰留詔書，送給皇帝署名，同時把文天祥的原稿駁回來不用。

文天祥見著自己的原稿被駁回來，立刻引咎辭職。賈似道先則寫信安慰他說這點小事不值得辭職的，一邊卻又嗾使臺臣張某奏劾他，說他不配擔任這職務，應予免職處分。

因此，文天祥捲舖蓋出京的時候，而朝裏「免職」的牌子也跟著掛出來了。

開初他曾經在自己故鄉，開闢一塊小天地，叫做「文山」，文山的周圍沿著江邊，總

共有三里路遠。他在上面蓋一棟房子，名曰「道體堂」另外還建些亭子、橋梁。原想沒有事情做的時候，就一家人隱居在上面種田過活。恰好，這時候被免職了，他就回到文山裏住著。時常找一些有趣的朋友在一塊兒做詩、釣魚玩著。依他自己說，文山這塊小天地，不會不如「仙境」。

然而，畢竟忘不了國家和自己的責任，有一次住在山裏，偶然憶起了往事，他寫下一首詩，說：

「白鶴飛來牽我衣，東風吹我下漁簑。當年祇爲青山誤，直草君王一詔歸。」

這首詩，寄托著無限的感慨。他想，當年伺候皇上身邊，應該要替國家多做一點事情的，但結果甚麼事也沒有做，僅僅替皇上擬了一份不中用的詔草，就回來了。若說是爲著這仙境似的故鄉引誘他？不，一半也是爲著被東風刮落下來的。

不過，當時要個回來，也未必能做出甚麼事情的。賈似道把國家粉飾得那樣「昇平」誰敢在皇帝面前說句蒙古人在攻打宋朝的話語，賈似道就要想法子懲罰誰。



宮裏女人還只告訴皇帝說襄陽圍困三年了。賈似道就板臉孔，不幹那平章軍國的大事。皇帝不能讓他不幹，慰留他，但他還執意不肯，最後把那說話的宮人殺了，他才勉強答應留下，但仍舊住在半閒堂裏，起先是每隔兩天上朝辦一次公，後來簡直要十天才上朝一次了，餘剩的時間，祇在公館裏玩骨董寶物，跟一些女人們鬥蟋蟀。朝裏要緊公事，都得送到他公館，由他交給一兩個親信的堂吏批閱。

自從皇上殺掉那說話的宮人之後，朝裏更沒有人敢說一句邊境上的事情了。其實，到了那時，襄陽豈但是被圍困了三年！而襄陽樊城的軍事，是越打越糟，後來兩處的守臣都投降蒙古去了。

文天祥在文山住著不久，又被起用，派充湖南提刑。

湖南和廣西交界的地方正鬧著土匪，土匪頭子叫做秦四，攻城劫舍，蹂躪了幾十個縣份。

這事情壓在賈似道手裏，當然皇帝也不會清楚的。那時，只剩個退休的老宰相江

萬里，在那裏督剿。剛好文天祥到任，他就以全力幫著江萬里剿滅秦四。他貢獻的計劃很多，很好，江萬里對他是十分賞識的。

是個夏天，他在長沙晤見江宰相，兩個人談起當前的國事，都十分憂慮著，江萬里還說：「我年紀老了。眼看當前的情形，怕不久就會出大亂子的。將來能够担当救亂責任的，只有像你這樣的一個人了。」

這話說過不久，江萬里回到饒州去住。而他也請調回江西。

咸淳十年，正是蒙古改國號曰「元」之後十一年。

正月，元世祖命伯顏爲中書左丞相，總統諸路軍馬，帶著宋朝的降官劉整呂文煥一夥人由襄陽樊城一路向南進攻。

這一邊，臨安城卻忙著替賈似道的母親辦喪事。由葛嶺到錢塘江邊全紮滿了素練素花。衙門裏重要的官員，差不多都走空了，大家不是在半閑堂裏陪著孝子孝孫哭靈，便是

忙著在買母治喪辦事處裡打雜。天落雨，這許多官員站在大雨裏淋著，誰也不敢退後躲懶的。

照例，死了父母，當官的，都得回家服喪三年。然而，軍國大事要緊，皇帝不許買似這回家，這叫做「奪情起用」。

京城裏，一個大喪事還沒有辦完，接著又一個大喪事。

七月間，度宗皇帝去世。由小孩子繼位。小孩子不懂國事，就暫由老太后出來「垂簾聽政」。

京城裏在忙著辦不完的大喪事，

而湖北這面的喪鐘也響了。伯顏帶著劉整、呂文煥做嚮導，下襄樊，攻鄂州。鄂州守臣邊居誼力戰而死。伯顏、呂文煥就驅兵大進，窺江漢，圍鄂州，而劉整的軍隊就側向東壓迫。

宋朝動搖起來了。

這時宋朝的名將李庭芝爲淮東制置使。有旨，加派陸秀夫做他的參議官守住淮東一線。

之外，老太后還請曾經在鄂州打過三路大捷的師相，魏國公平章軍國大事的賈似道都督天下兵馬。

於是臨安城裏又多出一個大衙門——都督府。由國庫特撥現金十萬兩，銀五十萬，「關子」一千萬貫，給與都督做辦公費。

都督府組織成立，這面張世傑在鄂州連戰不利，退卻了。元兵水陸兩路，便沿著鄂州黃州漫江東下。

賈似道上奏老太后，說是襄樊失守，全爲著各軍氣勢不相聯絡，而「先帝」又不讓他親往前線督戰，以致一敗塗地，現在他要出師了。

他的「出師表」寫得相當激昂慷慨，但一邊卻又叫別人上奏老太后，說是「都督爲軍事根本，根本不好動移」。

一邊在自告奮勇，一邊又在熱烈留駕。官樣文章，遞來遞去，又忙了兩個多月，實似道卻一動也沒有動，而長江上流的戰事，已經益發不可收拾了。於是，先由老太后出面，降「罪己詔」，要天下起兵勤王。詔書寫著：

「先帝傾崩，嗣君幼冲。吾至衰耄，勉御籬帷。曾日月之幾何，凜冰霜之是懼。憤茲醜虜，闖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犯順。慨國步之陸危，皆吾德之淺薄。天心仁愛，示以星文而不悟，地道變盈，警以水患而不思。田里有愁嘆之聲，而莫之省憂，介冑有饑寒之色，而莫之撫慰。非不受言也，而玩爲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壅於上聞。靜言思之，出涕滂沱。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爲佑。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尚賴文經武緯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肝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有國而後有家，胥保而相胥吉。體上天福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

那時文天祥剛調任贛州知州，在任上讀到這份詔書，慘然掉淚說：

我以一介書生，蒙朝廷拔擢，一向轉官各地，就沒有替國家做過一點事情。這次呈請調回江西服務，就近侍奉慈親。上自祖母，下及羣幼，一家一百餘口，全無國家恩俸養活，俗語說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現在是我替國家拚命的時候了。」

說了，他就首先應詔，開始募兵籌餉的事情，

轉眼是第二年，宋幼帝改年號曰德祐。

德祐元年正月，叛將劉整和呂文煥分頭進攻祖國，呂文煥一路連連勝利，而劉整卻被李庭芝扼住淮東，沒有一點進展，又被蒙古人督責一下，就活活地氣死在無爲城下了。

劉整死去，賈似道纔稍稍放心，帶著大隊人馬親往蕪湖督戰。

元兵攻破江州，進圍饒州，饒州的守臣唐震戰死。退休的老宰相江萬里一看見故城淪陷，就跳在一口取名曰「止水」的池塘裏殉節。

饒州淪陷，伯顏呂文煥引著水陸兩路大兵節節推進。所過的州縣，多半不戰而降。賈

似道聽得胆寒。老辦法就是叫宋京轉托阮思聰再到伯顏帳下請和，條件仍舊是稱「臣」納貢。

然而，前賬未清，這回不行了。

正月二十日，伯顏前鋒部隊進至魯港來了。賈似道先就住在大船上，等候情報。接著各部將接二連三的，趕來跟他流眼淚，說是沒有法子想了，只有「敵來我退」。的一條計策。同時他們還約定了以鳴鑼爲退兵的信號。

那一夜，將近三鼓，老遠的江上，才隱隱發見敵兵的影字。賈似道本只曉得在半閑堂裏跟女人們鬪蟋蟀，向來就沒有正式見過戰陣，這時心裏著慌，立刻吩咐「鳴鑼退兵」。

可憐那鑼聲一響，十三萬大軍同時潰退。元兵乘勢攻打，殺聲震天，火光滿江。

賈似道駭得連都督的官印都來不及攜帶，就搶上一隻小船，划過江北，往揚州逃難去了。

魯港慘敗，剩著張世傑收拾殘兵敗卒。與元兵抗柩於建康一線。

建康吃緊，臨安接著宣布戒嚴了。

當初，賈似道出發蕪湖，朝裏大事就由曾經出過風頭，被稱爲「六君子」之一的陳宜中負責，此時陳宜中見著賈似道一敗塗地，就乘機在老太后那裏奏劾他，然而老太后以爲「師相」三朝元老，只要輕輕地罰他一下就够了。下面是賈似道被免職的制文：

「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於誤國，都督行諸軍之事，律尤重於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賈某，小才無取，大道未開。昔相穆陵，徒以邊功以自說；逮事先帝，遂於國事以獨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之彝，并謀合智，以盡天下之議，而乃恣行胸臆，不恤人心，……迺者抗表出師，請身戡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責以裴度之功。謂當披髮纓冠而疾趨，乃復二矛重弓而容與。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被甲之謂何，乃聞聲而先潰。孟子謂「吾何畏彼」，左氏謂「不我成夫。」社稷之勢纒旒，縉紳之言切齒。姑與薄罰，俾爾閔祠。於戲！膺戎狄，懲荆舒，今復奏周公之事；放驩兜，殛伯鯀，尙思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



賈似道免了職，都督天下軍馬的職務就由陳宜中接替。但那時，雖已降詔諸路起兵，而臨安城裏始終不見有一個兵的影子進來。於是陳宜中便自行想法：下令臨安府，把城裏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部找來編練。

臨安的老百姓一向睡在鼓裏做慣了太平夢的。突然聽見要召他們去當兵打仗，就駭得逃的逃走，躲的躲起來。臨安府迫著上頭命令，只得派衙差四出，臨時捉些沒飯吃的小孩子湊數。個個是面黃肌瘦，身長不滿四宋尺，像一隊小猢猻似的被趕著去編號，號爲武定軍。

陳宜中卻得意揚揚地，以都督名義發出一道檄文說：

「……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誰無之。太皇后七秩之聖躬，今天子孤孀之沖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閭之老幼；况臣子，忍坐視君父之傾危。寧無郡國賢臣，亦有江湖豪傑。共會倡議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真，如張魏公忠赤之至。救日之弓，拔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尙永堅於盟誓。」

他的傲文雖是這麼說著，但那時文天祥在贛州已召集了一萬多的隊伍，在待命出發，而他卻對之左支右吾，不做理會。同時又學著賈似道的派頭，始終坐鎮在京城裏，把張世深的陸軍，放在水上作戰，又把劉師勇的水兵，放在陸上戰鬥。水陸倒置，結果兩邊都吃了大虧……

於是左相王燦的兒子，糾合了一夥大學生，抱著呈文，跪在宮門口請願，責訴陳宜中好幾十種錯誤。

陳宜中正在沒有法子應付大局的時候，遇到這樣事情，就乘機撻下自己的責任，一溜烟地躲回溫州去了。

陳宜中一走，老太后就罷免王燦的職，又叫臨安府逮捕大學生，連降詔書要陳宜中回來，但是他仍舊不肯，於是朝裏大事就交由留夢炎暫時負責。

留夢炎本是淳祐四年中的狀元，資格比文天祥還老，但平時跟投降派有著密切聯絡，預備看風轉舵的。這時又受江西副使黃萬石的攬掇，害怕文天祥過分忠勇，便設法抑壓

他，把他的軍隊調到隆興府駐防。

調防的命令發出，蔡院孫榮叟替文天祥大大不平，立刻上奏說文天祥的部隊原是忠義的結合，國家有急，呼之可來拚死，若使留屯不用，熱情被遏，勢必星散……

爲著這些齟扭，差不多又過了半年，江南的形勢越來越危險，等到朝裏飛召文天祥入京的時候，等到文天祥可以參加戰鬥的時候，而江南一帶，都快沒有宋朝軍隊插腳的地方了。

（材料根據：）

宋史本傳 胡廣丞相傳 元史憲宗本紀 平宋錄 錢塘遺事 癸辛  
雜誌 咸淳遺事 朱季三朝政要 夢梁錄 紀年錄 宋史賈似道傳

陳宜中傳 文山詩文集

文天祥發動起兵的事情，曾經和陳繼周商量過的。

陳繼周本是寧都縣人，理宗淳祐四年中了舉人，補爲廉州司法官，便一直在地方上服務將近三十年。這時住家在贛州城裏，算是個寄籍的紳士。

他樣子很瘦弱，動作遲緩，又是上了年紀的人，閱歷多，認識的人多，確也够得上做個前輩長者。他的兒子——逢父，是太學生，也是見過世面的青年。這時以小官人兼太學生的身份出現在鄉里，當然處處要受著人們的恭維尊敬，尤其一夥好動的年輕人，沒有一個不願和逢父親近，在陳家多走走走的。

陳家進進出出的人，一見著陳繼周，總要恭順地站著稱一聲「老伯」而「老伯」卻也當無愧似的，動不動還要教訓人，但也沒有不信服他的教訓的。

平日。父子都很自負，實在爲著這一任的「知州」，是個狀元出身的名人，使得他們

不得不佩服。那一天忽聽得說，文知州親自來拜訪，父子倆先就感激了。接談之後，又知道他是爲著要起兵勤王，而來請教的，所以，兒子還不待父親的允許，就滿口答應了。

在贛州城招兵籌餉，他們兩父子是有辦法的。他們稍稍奔走號召，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沒有幾天，就甚麼都有了頭緒。

而文天祥自己，原也有一些部下和親戚朋友，大家在同一的目標下，爲著救國而動員，誰也不肯退後。

三寨的巡檢官尹玉，本就是個頂勇敢的武將。文天祥的二妹丈彭震龍，原也是個好動的人。纔開始時，他們的計劃還不算大。不久朝旨到了，加文天祥右文殿修撰兼江西安撫副使的官銜，他們就正式以副使名義行文到各縣，請起兵，請輸糧。

勤王的工作，愈進行愈熱烈，而風聲也愈傳愈廣大了。

文天祥小時候的朋友劉洙，由富田鎮趕來參加，文山詩友——蕭簾夫兩兄弟也由吉水趕到。還有一個吉水的大俠，——鄒漚，更給文天祥不少的幫助。

鄒淵是個瘦個子，黃臉皮，樣子十分寒酸。一向專在州里幹著打抱不平的勾當，捨得花錢，喜歡交朋友，因此他的名氣卻被一般江湖朋友愛慕著。來往吉州幾百里路，以他寒酸的樣子，隨時隨地招一招手，都可以喊出十來百個人，他叫幹甚麼，大將就樂得幹甚麼。

這一次，他來拜訪文天祥，確是爲著國家的危難而受感動的。他願意把所認識的江湖好漢加以部勒，報效在文天祥部下。當然，文天祥接受了。

這邊募兵籌餉的，在分頭進行著；那邊響應文天祥起兵的公文，也接二連三的有了回答。吉水縣的武舉劉伯文，吉州敢勇軍的將官張雲，興國縣的知縣何時，有的自己先來接洽，有的就帶領著一支兵馬同時來到。更遠一點，廣東統制官方興，也整整地率著一隊粵軍投在文天祥部下。

贛州城裏，聚著一萬多雜色的隊伍。文天祥以文官而兼武職，整天忙著對他們講話，灌輸精忠報國的精神。同時自己還趕製一件戰袍，在裏子上暗綉著「拚命文天祥」五字。

他意思：將來出發，不知道要在甚麼地方拚掉了性命，繕著這些字，好叫別人知道自己是爲國犧牲了。

他這樣熱烈的工作著，但也有人以爲是太猖狂了。有嫉妒他的，也有說他是借這烏合之衆來出風頭的。江西副使黃萬石密向留夢炎那裏報告，也就是這些理由，而留夢炎也就借著這些理由來拒絕文天祥入衛京城的計劃。

然而，不是忠勇熱情的人，誰肯在危殆的時候出來收拾殘局？在別人手忙腳亂沒有法子救急的時候，肯不顧死活地出來這樣「出風頭」，不是極可感激的？當時瞭解文天祥的，就替他辨護，還做下一首詩：

「出師自古尙張皇，何況長江恣擾攘，聞道義旗離漕口，已驅北騎走池陽。先將十萬來迎敵，最好諸軍自裹糧。說與無知饒舌者，文魁原不是猖狂」。

這邊勤王的隊伍被阻撓著不得出發。而臨安呢？臨安正陷在十分恐怖的氛圍裏。前方軍事失利的消息，像春雨一樣，把繁華都市飄灑得如同墟墓似的荒涼。

開初只聽說建康淪陷，沿江制置使趙潛南走，都統茅世雄、鎮軍曹旺以城降敵，……

接著和州知州王姜又以城降……

接著連州知州孫嗣武又以城降……

接著鎮江府馬軍總管石祖忠又以城降……

接著江陰通判李世脩又以城降……

接著滁州知州王文虎又以城降……

接著寧國府知府又以城降……

接著——接著簡直不知道元兵打到甚麼地方，更不知道自己的軍隊都逃往那裏去了。

京城裏空空的，誰也不知道等一會進來的是敵軍還是自己的部隊。街頭坊尾，瞧不見走路的人，大家都在屋裏伏著，只覺得前後左右都是噙著殺伐的聲音，和不會見過的北兵狩獵的影像。……

突然，有人傳說，朝堂上貼出布告了。但不是敵人揭出安民榜，而是當今皇上告誡百



官的告示。

皇上還在京裏，並且還在出告示，可見情形並不如想像的惡劣。於是也有稍微大胆的人，偷偷地去看那布告了。

「孟軻謂『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於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爲非君臣之正誼。

「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爲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

「今內而庶僚，叛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相率宵遁。平日讀聖人書，自負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

「天命未改，國法尙存，可令尙書省、別具在朝臣，在京文武，並轉二官。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台覺察以聞。其榜朝堂，明吾之意」。

看了布告，纔證實各地守城官確是投降的多。但先還不知道連京城裏的官員，也有逃走的。

於是，大家的注意力，漸集中到於京城逃官姓名的打聽：

臨安府知府曾淵子已逃，浙東提舉王霖龍已逃，機政文及翁倪普已逃，台諫潘文卿、陳過、徐卿孫已逃，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已逃……

越打聽纔越明白，京城裏的重要次要的官員都快逃空了。

官員逃走，當然不是沒有意思的。但是甚麼意思呢？於是大家不寒而慄，暗忖這眼前戰事失利的情形，或者還不止是自己先所猜想的那樣壞，於是，全城恐怖的氣氛，愈加深了。

忽然又傳說，獨松關方面發見了敵人。一路上都沒有點抵抗，有股大兵已進抵離城十幾里路的地方了。

然而朝裏還沒有一點動作。

再等一會，又傳說朝裏有官員出城去迎接了。

果然在大家緊閉著大門，單用耳朵計算這次入城的軍隊，大約總在一萬人以上。

軍隊入城了，甚麼事情也都決定了，敵兵似乎還不似自己想像的那樣可怖。再過一會，衙門裏派人出來勸諭開門，叫大家照常生活。

這時大家纔明白，進城的還不是敵人，是張世傑由前方退回的軍隊。雖然他們是吃敗仗回來的，但卻給與臨安以一付武力，給與京裏老百姓壯一壯胆。

恐怖的陰雲消散了，臨安城又轉而興奮起來。大家殺豬宰羊，一扛一扛地抬去慰勞張世傑的隊伍。

有旨：陞張世傑爲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諸軍。

當臨安府正在人人戰慄著的時候，賈似道先還上書與老太后請他搬場——意思要皇帝、往揚州和他一塊兒住。

這時朝裏稍復常態，接著又開始彈劾他了。大家都在老太后那裏進諫，大意是說：

「賈似道棄軍潛逃，已是不忠，但他母親的喪事還沒有辦完就獨自個逍遙在揚州。這更是不孝。不忠不孝何以爲國元老？應該速召賈似道回京，貶他的官，以正不忠之罪，再則，他回京了，可以繼續奉喪，可以稍挽不孝之名」。

說到奉喪盡孝，老太后是同意的，於是降詔，交由駐防在揚州的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轉令於他，詔書說：

「卿其亟歸喪次，以盡臣子之道，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欲曲法申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吾言，善終以始，亦有辭於永世」。

然而，賈似道還不敢回來，先遣親信堂吏趕至臨安交代「平章」和「都督」等一些職務。

大家大不滿意，又請皇上抓住那幾個堂吏，抄賈似道在臨安和在原籍的家產。並責成李庭芝即日解送賈似道來京，——不過准給他一個官階，謫往婺州安置。

這時，朝廷又稍稍強硬了。有旨加文天祥集英殿修撰，江西提督兼安撫使的頭銜。

聖旨傳到贛州，文天祥就加緊部署軍隊。到了四月間，他就率隊移向吉州。又在吉州會合了各地趕來的零星隊伍，全數加以編制，一共已有二萬多人。

到吉州不久，他奉到加他爲兵部侍郎的聖旨；但，同時又接到家的信，說是老祖母病故了。他念及祖母昔日之情，悽愴痛哭，卽日刻呈報朝廷，說要讓他回去料理喪事。一面就委王輔佐，代自己總統各軍。

他回到富田鎮，還沒有住下，朝廷對他報告奔喪的公文已經批回來了。說是敵難嚴重，此時理應移孝爲忠，以國爲家，仍著卽領道義勇之士，尅日來京……

沒有法子，他只得把家務委托大妹丈孫奭照顧，自己又賣了一些家產，提來補充軍用。

離別了故鄉，他乘這機會，就跟故鄉父老一一拜別。說是要國家不亡，就有日子再見，不然，從此永訣了。說得大家失聲掉淚。有的就對他說：

「現在北兵迫到京城，你帶去這股烏合之衆，不等於趕著羊羣餵老虎麼？」

「是我知道的」。他慨然地答說：『我生平深恨國家養育臣庶三百多年，到了一旦緊急的時候，徵召天下兵丁，竟沒有一人一騎進京去。現在我不自量，就是想以身殉國，給天下的忠臣義士起個頭。若使肯拚死的人多了，我相信，宋朝決不會滅亡的』。

他的意思，很使大家感動。於是許多人都跟著拿出家財充當軍用。而他也加意將新軍好好裝備起來。

到了七月初，京城裏正在彈劾賈似道的時候，他開始準備出發了。

出發時，老將王輔佐病死了。同時，他就把總統諸軍的責任交由粵軍統制方興負責。

領率了尹玉、張雲、劉伯文、鄒淵、劉洙、彭震龍、陳繼周、蕭燾夫、張抃、金應、蕭資等一大夥人，同軍隊二萬多人，向衢州方面行進。

八月，他的部隊，全數到達衢州。京城裏連連得到沿途的情報，都說是文天祥的軍隊，不但旗甲精明，而紀律，尤其嚴肅。

老太后聽著十分欣慰，即又加他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的頭銜。但他謙辭不受，並

將所有官兵名冊點送朝廷，懇請派人接收，因他還有孝服在身，不堪任使。但朝裏卻降詔說：

「自吾有難，羽檄召天下兵，唯卿首倡大義。文而有武，儒而知兵，提袂纓冠，提兵入衛。……夫移孝爲忠，以國爲家，古有明訓，况急危之秋，又何吝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九月初他進抵臨安，京城裏的老百姓本來就熟悉他的名字的，這時又在恐慌之後，患難之中，見到大夥的生力軍，由他領導著源源湧進，大家都睜著含淚的眼，感激地歡迎著他們開到西湖上住著。

一會兒，朝裏又送過一道公文說：

勸會文尙書，獎率義兵，入衛王室，忠忱義概，深可嘉尙。除已領三路制帥之命，仍兼督府參贊，知平江府。今已日久，秋風浸至，事不可緩，合行催促，須議旨揮。」

這是一份催他接充平江府知府，並負責那面警戒的公文。

文天祥的軍隊在向臨安行進的途中，張世傑正以樞密都承旨的名義在焦山一線和敵將阿述的水陸兩軍相搏鬥。後來阿述以一軍趨江南，一軍出焦山南麓，又遣其部將張弘範率水軍正面直搗張世傑的水師。

焦山血戰，張世傑又吃了大敗，於是北兵就跟潮水一樣，泛濫到了江南。

文天祥被派爲平江知府，理應即刻上任增防。但是，當時宰相留夢炎卻担心著京城裏空虛，始終挽留著他不放。

他在西湖上駐防了兩個月，等到老太后寫信給陳宜中的母親叫他催促兒子來京，陳宜中纔扭扭捏捏地回到朝裏。

然而，敵將王良臣已在猛攻常州了。敵人還活捉著常州老百姓當「肉砲」，向那不投降的知府姚訢，統制王安節轟擊。

常州戰事危急萬狀。陳宜中纔主張文天祥即日趕往平江府。同時派張全帶了二千淮



兵，和文天祥的部將尹玉麻士龍朱華率同粵贛兵三千，趕往常州救援。

馳援常州的隊伍剛到了虞橋前面，麻士龍就先和北兵接觸了。張全遭遇敵兵，即勒著自己的部隊退往五牧。

麻士龍在前面，孤軍作戰，全數覆沒了。

後面朱華的部隊趕到，即向張全建議，扼守虞橋。但，張全不肯。

這邊，北兵已乘勝撲向朱華正面來了。朱華軍隊，立脚未定，倉忙應戰，立即敗下，退到河邊，張全又不許贛軍渡河，於是贛軍受著雙方壓迫，紛紛落水淹死了。

那一夜，另一支北兵抄到贛軍背後，張全一見四面受敵，就乘著夜色迷濛，一個人溜之大吉。

軍中無主，淮兵先自潰散。這時，只剩著尹玉的五百多人陷在重圍。

是十月下旬天氣，夜裏，沒有星，也沒有月，黑沈沈的，只見見北兵的火把，漫山遍野，喊著殺近。尹玉手執單刀領著五百多人四下衝殺，都衝不過，最後死得祇剩幾個人。

了。

將到黎明時分，尹玉周身中箭，就跟一隻帶血的刺蝟一樣，在田野上搏鬥。北兵圍著上去，又被砍殺了幾十個人。末了，敵人以四桿鐵槍直架住他的頸項，他才扔過殘缺的鋼刀，被背後趕來的敵兵用木椿打死了。

第二日，五牧敗仗的情形，才剩下四個逃回來的贛兵報告到文天祥幕府。文天祥立刻申詳進京，請將張全斬首以伸軍法，並請撫卹尹玉幾個人。

陳宜中只准追贈尹玉濠州團練使的名義，並提拔他的兩個兒子。至於張全，就調回京釋放了。

五牧戰報，傳至臨安，粵、贛軍沒有一個肯投降的。這事情叫後方人們大大感奮，文天祥的部隊，也由此出名了。

但常州就在這時淪陷。知府姚訢統制王安節都壯烈地殉節了。

常州淪陷，臨安真個吃緊了。陳宜中的辦法，又是講和。這次講和是先由老太后出面轉托叛臣呂文煥，先向伯顏面前疏通好了纔敢進行的。於是，老太后突然寫信給呂文煥說

「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失信軍民，結怨鄰國。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盡已財以贈鄣兵者，反受責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請師出督，不戰而逃。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是之謬者。茲已節次明政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祭祭在疚。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一時捨此，度非本心。爾三人在北，爲吾轉道此意於師相，（伯顏）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於北朝？願亟爲我圖，俾王室不壞……」

這封信去，講和的效果未見，卻先引進了一大夥跟呂文煥一鼻孔出氣的朱玠，於是朝裏的投降派開始大活動了。

伯顏揮兵進叩臨安門戶——獨松關，陳宜中和留夢炎忽要飛召文天祥回京，說是寧可

放棄平江府，而京城不可不先保全。飛召的公文，連連發出，文天祥不得不把平江府的職務交給通判王矩之代理，守城的責任交給環衛官王邦傑指揮。

文天祥到平江府纔不過一個多月，又追著殘年風雪回到臨安。

他到臨安的第三日，忽傳說王矩之王邦傑已將平江府投降北兵了。

因爲這消息來得突兀，京城的人就聯想到文天祥回來得奇怪了。接著就有人對他的回來，表示懷疑，投降派的人就乘機搗蛋，於是輿論大譁。他沒法子，只得請出陳宜中和留夢炎接連召他回京的公文，張貼在朝天門的闕上。

這纔算把危城中的人們注意力移到獨松關的敵人身上去。

現在要怎樣應付大門口的敵人呢？投降派主張無條件的投降。搬家派主張立刻搬家。最少數的就是文天祥，主張繼續「戰鬥」。

「爲甚麼不可以在這裏決戰呢？」他說：「現在城裏城外，可用的兵還有二十多萬。搬家是可以的。請皇上先遷都他去，我可以和張少保在這裏擋一大陣」。

張世傑由一個兵卒出身，這時已晉位爲「少保」。他有兵，但他看著朝裏主戰的人實在少，倒也不十分堅決地主張要打。

老太后又有旨給文天祥說話了，是說：

「卿之忠義，朕已素知。現今遣使請和，卿宜自請自獻，慎勿生事，乃所以保全吾與嗣君也」。

文天祥奉旨，只得把自己的部隊退駐於富陽縣，不打仗。

不打仗當然就要投降了。但國家養士三百多年，就爲著跟敵人磕頭用的麼？

陳宜中不贊成在臨安決戰，也不贊成隨便投降，而他的主張是「有面子的投降」，沒有面子寧可搬家。

於是當北兵跨進獨松關的時候，朝廷裏正在熱鬧討論著，「不傷面子」的投降辦法。最初擬定的辦法是割地賠款，與蒙古結拜兄弟，而自稱爲弟蒙古爲兄。

議和的使者就帶著這個辦法向伯顏帳前提出，但是伯顏不肯。

接著朝裏又討論讓步，宋皇帝稱宋皇帝爲叔叔，自稱爲姪兒。

使者將這意思帶去了；回來又說是伯顏不肯。

於是朝裏討論再讓步，稱蒙古皇帝爲叔叔，宋皇帝爲姪孫子。

但使者去了回來說：敵人仍然不答應。

當時伯顏是駐在離京城三十里的皋亭山，口口聲聲說要懲罰宋國奸臣賈似道。

其實賈似道先已被貶爲漳州團練使，走到木棉菴地方，早被解差鄭虎臣殺死了。

似道雖死，但宋朝還沒有亡，陳宜中雖決意投降，而伯顏又不肯給他「面子」；於是臨安至皋亭山路上，伯顏派來的全是恫嚇的使者，宋朝趕去的全是求饒的使者，兩種使者來來往往，越說越僵，陳宜中就引著百官進宮，請太后發令，「搬家」。

老太后先還不肯，說是趙家三百年江山全是被你們這些飯桶給誤了。現在敵人要我稱臣，我姓趙的就向他稱臣算了。

陳宜中聽著哭訴說：「老太后，面子呀，就這樣地向敵人稱臣，把祖宗的面子都丟盡

了」。

他一啼哭，其他的人也啼哭了。說是宋朝版圖又不止是臨安這塊地方，只要能搬到敵人追不到的地方住下，宋朝不還是個宋朝日子，不還是太平的日子麼！

老太后也有點同意了。就發令他們暫退，分發百官盤費，一面吩咐宮人們收拾行李被蓋，並派駙馬楊鎮，攜著益王廣王和楊淑妃一行人先走。他預備跟皇帝隨後就來。

然而，陳宜中退出，就遇著伯顏遣來恫嚇的使者，問他到底怎麼樣？他說：「不怎麼樣，一會再回答」。

恫嚇的使者說，「不行？咱家承相在皋亭山等你，要你親自去答話，要不然……」

陳宜中實在受駭了。立刻支吾一句：「請你承相少待，我隨後就來」。

伯顏的使者前脚退去，陳宜中後脚就棄職潛逃。

那一夜：老太后見二王一行人都已走了，自己的行李也裝備好了，就坐在宮裏一心一意地等著陳宜中進來幫忙大搬場，但等了半響，仍不見陳宜中的踪影，就差個開門出去尋

找。

然而找遍了臨安城，就不見這個陳都督。那閉門侍者倒帶了許多可怖的謠言回給老太后知道。

她恨極了，把收拾好的金銀細軟往地下一撒，騎在鋪著獐獍皮的榻上，一直發氣。

接著又是閉門進來通報，說是朝裏的官員找不到陳都督，現在都在殿門外候著老太后旨意。到底是「走」？是「降」；或者是……

老太后氣得把手一揮說：「叫他們一概跟我滾！」

第二早老太后纔查明陳宜中的確是逃走了。她急著又派人出去找留夢炎進來說話。

然而，留夢炎也不知去向了。

有旨：召張世傑入宮。

然而張世傑也當天早上走了。

這邊負責人紛紛逃遁，那邊伯顏派來的使者又在叫鬧著說要找宋朝的宰相去答話。



朝裏冷清清地，只剩著兩種人，一種是決定在臨安和北兵拚命的，一種是已經個別說好投降於北兵的宋奸。宋奸一向很受拚命一派的人的侮辱，這時候，他們就推舉說：

「文天祥頂忠心，那麼現在就讓他掛個宰相的名義去說服伯顏好了」

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夜，陳宜中作第二次的出走。

次日有旨：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聖旨送到，文天祥的門客，個個拍手歡呼，說是我們勝利了。

但，那時北兵已進到臨安修門內，想要決戰，要守城或是要遷都，都來不及了。投降的人全集合在左丞相吳堅家裏開會。他們意思要在這不能戰不能守又不及遷都的時候，公推文天祥出來負責，看他還會不會反對他們的投降，看他除了投降之外，還有甚麼辦法，若使文天祥肯代他們出面辦理投降的手續，那他們纔真的是勝利了。

然而文天祥卻一口氣回絕了。他除掩護三宮出走，與北兵拚個死活之外，一概不幹。投降派見一計不行，接著又公推他做講和代表，往見伯顏。他們的意思，不是要靠文天祥去說服伯顏，倒是想借伯顏來收拾他的。

於是又有旨：拜他爲資政殿大學士，卽刻代表皇家往伯顏帳前講解。

「這時候要打仗，不投降，除了這一著，還能替國家做點甚麼呢？」

「掛個大學士的頭銜，代表著國家跟北人開談判，幸而勝利，也就是救國了」

「並且這於自己也是光榮的！」

「並且先就不應該辭掉那麼多的官職」。

「並且……」

文天祥的門客恰和那夥投降派的人一樣，都在慫恿著他，而他也想到這時候，既不能戰，又不能守，除了用口舌力爭，還能替國家做點甚麼呢？

門客們正在跟著他打氣的時候，忽然門子進來傳報說：「外面有個天台姓杜的求見相公」。

文天祥一看「門狀」就知道來的是臨安俠客杜謙。這個曾經糾合過四千多人來參加京城保衛戰，但因老太后「不許生事」，沒有用他，現在又來，他只得說聲「請」。

杜濟進來了。是個剛猛的青年。這次，他是特來告訴文天祥一個消息的。他問：

「聽說朝廷裏要請文相到伯顏那裏講和，是不是？」

「不錯我們的相公決定要去了」。門客搶著說。

「決定了」？杜濟反問「依我看，這一趟文大人是萬萬去不得的。這裏面……這裏面……似因旁邊的人太多，他不願意說下去。」

「這裏面——」門客生怕他來阻撓文天祥。「這裏面，你懂個屁！」

「甚麼」？在臨安，杜濟是不容易受人家輕侮的。

於是一個消息還沒有說出，那些門客先和他衝突了。他被趕著退到大門口，纔氣急地向文天祥說：

「文大人決定要去，這真太冒險了。請攷慮攷慮吧！」

「不過國事至此，我也顧不得個人的危險了。」

文天祥答應去見伯顏當日朝旨就拜他爲資政殿大學士賈餘慶爲右丞相，吳堅爲左丞相，

謝堂爲樞密使，家鉸翁知政事，劉昂知樞密院事……

這算是臨安朝裏的最後一次收組。

第二日，文天祥一跨進臬亭山明因寺，第一眼就遇見呂文煥正坐在伯顏帳下，他連忙把臉朝開，朝著伯顏寒暄了兩句，就說：

關於過去講解的一段事情，是前任宰相經手的。今天太皇后派我做宰相，我不敢奉命，特意先到這裏跟貴首領從頭商量一下」。

站在旁邊的翻譯員不知跟伯顏啣咕了幾句甚麼，只見伯顏笑著領首，說了一聲。那翻譯的，就接著對文天祥說：

「咱們承相說：文宰相來勾當大事，說的是」。

文天祥說：「我想先問：貴國到底要把宋朝怎麼辦？宋朝承繼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貴國是不是想整個兒地毀掉它？」

翻譯的又替伯顏傳話說：「不！咱們皇上有旨，叫不動宋朝的社稷，不殺宋朝的老百

姓。」

「不過」文天祥說「貴國像這樣的話語不知道說過多少遍了。現在，也好——現在我們是兩國的宰相親自會面甚麼話都好說了。依我的意思，最好先請貴首領下令撤兵至平江或嘉興一線，靜候貴國皇上決定對這和議的意見之後，我們再來討論詳細的辦法。你以為如何？」

只見那翻譯的先瞪了他一眼，又轉向伯顏啣咕著。伯顏臉色立刻沉下來不答。文天祥又進前說：

「能够平等地講和，最好，要不然，你們也別以為打到了臨安，宋朝就沒法子。」

「甚麼」？翻譯的反詰他。

宋朝在臨安以外，還有成千成萬的國土，成千成萬的人民，要不在這時候講和，那就要繼續打下去了。繼續打仗不見得貴國就有好處」。

「笑話！難道我們大元的軍隊還怕你們打麼？」

「打仗總不是個好事」

「知道不是好事，何不甘脆投降了」？

「要是投降，還用得著我文天祥來說話麼」？

「你不是來投降，是幹甚麼來的？來送死麼」？

「我是大宋國狀元宰相，目前所差的只是一個『死』，你們也別把『死』字來吓虎我。」

「好！好？」只見伯顏忍住氣，揮一揮手，又對旁邊另一個人咕嚕了兩句就生氣地退去了。

呂文煥也趕上前，想壓住文天祥，但他卻一扭身，理也不理呂文煥就要走了。這邊伯顏吩咐的那個人立刻上前攔住他。

「你攔住我幹麼」？文天祥說。

「我們丞相命令不許你回去」。

「甚麼？他可以扣留我麼？」

「就是要扣留你」。

文天祥被扣在伯顏帳下。

這一邊投降派已跟敵人約好，先差呂文煥入城曉諭老百姓。所以等到北兵進城的時  
候，家家門口都已經貼上「好投降」三字作爲順民的記號了。

各個城門口把守著北兵，皇宮也被包圍著。投降派聚在宮裏催著老太后幼帝交出傳國  
璽，並要趕辦一份投降的公文。

這一天在學士院值班的高應松奉到太后命令要他起草「投表」。他哭了。說是他讀書  
幾十年，不是爲著替皇上寫降表用的。無論如何，不肯執筆。

投降派著急了，就另外找人，最後倒給找到一個姓劉的京局官，替幼帝寫一份投降的  
公文，說：



宋國主顯謹百拜奉表於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已遣侍郎柳岳，正言洪書震，奉表詣闕，敬伸卑悃，伏計已徹聖聽。臣渺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與師問罪。宗室阽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太后日夕憂懼，非不能趨避以圖苟全。實以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僅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江西湖南兩廣四川兩淮現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顯三百餘年宗社，遽至殞絕。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下書「宋德祐二年正月某日。」

送給伯顏看了一遍，伯顏說「宋國現已投降，那裏還用得著「德祐二年」等字樣，於是駁回重抄，未署「大元至元十三年正月」；這纔滿意把降表交給部將囊家歹即日齎送給忽必烈報告宋國已滅，他的大功也要告成了。

宋國皇帝已經投降，伯顏便進一步要老太后發令給宋國現存的各州郡同時投降。

於是老太后又下詔書給各地的守臣說：

「今根本已撥，諸城雖欲拒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其各歸附」

右承相賈餘慶，拿到這份詔書，還怕手續不夠完全，便邀請有關係的各府院長官，都在紙尾署個名畫個花押。

大家都簽過花押了。只有參知政事家鉉翁不肯。

「不肯？把他捆起來」。宋奸程飛卿說的。

「笑話！我沒有離開衙門，總還是個堂堂執政。你配捆我麼」？家鉉翁說，「好！到我家裏來捆吧！」說著他一個字兒不簽，就回去了。

文天祥被扣在北營，整天裏只看見投降降派的人來來去去和敵人交頭接耳講鬼話。他心裏又恨又著急，時刻找那看守人名叫峻都的責問。這個峻都倒是個吃軟怕硬的北人，遇著文天祥生氣，反而佩服他，說他是個有骨頭的男子漢。

日子一天天的挨著過去，他簡直不知道臨安已變成甚麼樣子了。二十四日，唆都忽然給他一份公文，那是賈餘慶，吳堅一夥人發出的解散令。原來他留在富陽和臨安的部隊，全被解散了。方興，朱華，張雲，劉洙，陳繼周，彭震，張雲，劉伯文……一大夥由贛州跟來而沒有打死的，全分頭回籍。他瞧著這解散的令便一直淌淚，隨後還寫了一首詩：

「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爲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明月夜推枕，春風晝閉門，故人萬山外，俯仰向誰言」？

然而，他還不知道臨安整個的投降了，他還不知道伯顏正在指揮著北兵在臨安大肆搜括。由各街坊，搜到各衙門，搜到皇宮。他們要珠寶，要女人，要……

臨安搜括過了，伯顏接著要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昂幾個宋朝大臣掛「祈請使」名義，帶著大量禮物和土地名冊。往北方跟忽必烈叩頭去。後來又看見文天祥骨鯁得很，他極不放心。又聽了呂文煥的攪撥，於是決定把文天祥也湊上去，要他跟著北上做個磕頭使者——祈請使。

這一隊磕頭使者的組織，是這樣：

祈請使五人，奉表獻醴納土官二人，書記官二人，書狀官五人掌管禮物通事官二人，提舉禮物官二人，掌儀官一人，外加帶行官屬五十四人，隨行人從二百四十八，扛抬禮物官兵三千人。同時，伯顏、阿朮、各都派有押運部將二人。

這是替宋朝「送葬」的行列，幾乎和賈似道母親大出殯的時候一樣熱鬧。

然而，又有——北方又有快馬奉著忽必烈的聖旨來了。聖旨說：

『朕惟自百降王，必有朝覲之禮。今特遣使迎致宋母后幼主，暨諸臣前來……』

忽必烈的聖旨頒到，上自宋皇帝、皇后，王昭儀、朱美人、內廷供奉——單是宮裏就有二百多人，外加各個王爺，京城官，下至太學生，又是好幾千人跟著做俘虜被驅北上。

是江南杏花春雨的時候。

餘杭門外，停泊著成千號差船。一箱箱沈重的箱籠，皇宮裏，由大公館裏，由大商

店裏，被封鎖著，運到船上。船後梢插著伯顏的旗號，岸兩邊，站滿著警戒的北兵。由臨安淪陷以後，到這時已是半個多月了，纔稍稍搬運停當。

二月初九是第一批祈請使上船起行的日子，左丞相吳堅一大早由天慶觀方丈裏趕來送行。賈餘慶劉岳一行磕頭使者都分別上船了。忽然，伯顏傳令，說吳丞相也來做個祈請使。

這一邊，四個北兵挾著文天祥，要他跟著出發。可憐！他的部隊被遣散了，門客也都溜走了。這時，僅剩著先前由贛州跟來的司書，現在已陞爲路分官的金應跟在身邊。另外就是臨時找來隨伴他北上的總轄呂武，帳前將官余元慶，虞候，張應，親隨夏仲，帳兵王青和一個僕人鄒捷。

他被迫著來到北新橋下，登上差船。在那裏除了家鉸翁之外，見著的全是平日所痛恨的人。

流氓劉岳，還得意揚揚地在舞手畫腳，說是奉命走這一，責任重大，要求官家封贈

他三代祖宗官銜，另外，丈母娘小舅子也都該占點福蔭。說得旁邊的從官都學著要援例了。

吳堅，這老糊塗，要死不活地坐在那裏，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直弄得白鬚鬚都粘成一片了。扁扁的嘴巴不停地磨著，說出許多不清楚的語句。

右丞相賈餘慶在一羣北人面前大談臨安官場裏的故事，把自己的人，一個個罵得狗屎不如，逗得北人哈哈大笑。他站在笑聲裏，擺出十分不屑的神氣，似乎生在宋朝，是上天故意委曲了他似的。

謝堂，還沒有忘記公子哥兒的身份，好像帶著一肚子鬼胎，閒倚住篷窗眺望……

文天祥先在伯顏帳前，跟北人鬧了一陣，這時還整住一肚子悶氣，偏又遇著這夥亡國大夫在一塊。他委實厭煩不過，就獨自個踱出船頭，朝那一江春水出神——而看守人卻也影子似的跟到他身邊站著了。

靜靜地。他心裏想的事情很多。他覺得這樣不自由地活著，實在沒有一點意思了。在

洶湧著的波浪中，他彷彿看見到伍子胥和屈原都在對他招手——但一轉念：自己要是伍子胥屈原一樣投江死了，豈不是一切都完了麼？他又想到自己爲甚麼會落到這步田地？原因是不是爲著不屈服，不投降，決定活著一天，不論是用甚麼手段，但求可以救國的，他都願意幹；先到伯顏帳前講解，就是爲著這種目的，講解失敗，被扣留了，被俘虜了，也是爲著這個目的。現在目的未達，而一息尙存，難道就沒有別的法子可以補救這一場失敗麼？

他想著，又有點興奮，回首望著臨安城的影子，幽幽地吟著：

「眼看銅駝燕雀羞，東風花柳自皇州，白雲萬里易成夢，明月一聞都是愁。男子鐵心無地著，故人血淚向天流。鷄鳴曾脫函關厄，還有當年此客不」。

的確！北兵能扣留他，他就沒有法子脫逃麼？這時，他不看那春水中伍子胥的影子，而只望著餘杭門，遙想到古代孟嘗君被秦國扣留，深夜騙出函谷關的故事了。

然而孟嘗君身邊還有一夥能扮做鷄鳴狗盜的助手，而自己呢？部隊被遣散了。只會附

炎趨勢的門客。也不再跟他了。

一想到門客，他腦裏就湧出二十日前，門客驅逐杜濟的一段事情。他甚是後悔，悔不聽杜濟的忠告——但是現在懊悔又有甚麼用呢？他略一徘徊，吁口氣，又做下一首詩：

「九龍一夜漲風塵，何事痴兒意誤身？子產片言圖救鄭，仲連本志爲排秦！但知慷慨稱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玉勒雕鞍南上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是的，現在僅僅做個孤單的俘虜了，再沒有人來忠告他，解救他的困難了。……

「文相公決定要去，這真太冒險了，請考慮考慮吧！」這是回憶裏杜濟的聲音。

「文相公北上，我特地趕來陪著你」這還是杜濟的聲音。他猛抬頭，果然是杜濟。杜還背著一個包袱躍上船頭來了。

「啊——！他完全做夢似的「你怎樣來的」！」

「我已經在朝裏請到一份文書朝廷派我一個「禮兵架閣文字」的差事，我可以跟隨大人一同北上了」。



「這是你願意的？」

「跟你一樣」。杜譔說：「我想你走這一趟，也決不是出於自願的吧！我先在城裏聽說你手下的一夥人都散了，怕你路上寂寞所以——」

「所以你預備來伴我，是不是」！他握過杜譔的手感動地說：「諸君皆兩別，一士獨星言！梅壑，你給我多大的勇氣啊！現在我纔相信，天下人心，並不像我先前的那樣沒有希望。有你我纔不寂寞」。

成串的差船，尾嚮著尾，預備開行了。

忽然伯顏那裏又傳到一份命令，說是要召謝堂回去，暫時不要他同走。

賈餘慶看他走了，就來折穿裏面的祕密，原來謝堂確耗費了不少的金錢纔買到這份免行的命令。

文天祥聽著就暗暗做了一首詩，記著：

「公子方張奉使旗，行行且尼復何爲？似聞傾盡黃金鳴，辛苦平生只爲誰？」

這樣的騷動了一陣，前面船頭開始敲鑼，各隻船都離開岸了。

傍晚船靠到謝材停泊。大家都被趕著上岸去住。

文天祥在北營裏二十幾天，這時才又聽見村間的鷄叫，因而又聯想到鷄鳴狗盜，想到孟嘗君，想到逃走。

雞鳴曾脫函關厄，還有當年此客不？他低低地把先前做的這首詩唸給杜澣聽，杜澣聽了，楞住半響，才偷偷地回答說：

「你有這樣意思麼！這是很難的。萬一壞了事，大家要斫頭。要是斫了頭，你不後悔麼？」

「我不後悔！」文天祥說著，還由袖子裏抽出一把小刀說：「這個我都準備了。萬一壞了事，我就自殺」。

「好！」杜澣說著就引他出來散步——其實逃不掉的話，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死』，死

是永遠不回頭的逃，你說是不是？」？

二人裝做十分寬心地笑著走著。

是上燈時分，田野間，模糊地印著初月的影子，辦不出東西南北。他們在外面胡亂地徘徊了一陣，先被賈餘慶發覺了。賈餘慶立刻告訴北兵官長說？

「文天祥的心腸和我們不一樣。你看他鬼鬼祟祟的樣子，得當心著！」

一會兒就有三十個北兵找著他們來了。說是上頭有話，要文丞相趕晚兒上船歇息。

他都來不及說一聲可否，就被簇擁著上船去了。

第二早，天剛亮，又有北兵頭目駕著船趕到文天祥的船邊，霍地躍上來一個碧眼紫髯的紅毛大漢，不由分說地，抓著文天祥就往他們的船裏按。

從此，他的行動更不自由了。白天只讓他倚著船窗看沿河的景象——殘破，荒涼，他，傷心極了。每過一處，都做下一首詩、來追悼著。

過平江府：

「樓台俯舟楫，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涕多。鳩居無鷓在，魚網有鴻過。使遂睢陽志，安危今若何！」

過無錫：

「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爲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讀程嬰存趙事，一回惆悵一沾巾。」

過常州

「山河千里在，煙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冤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

十八日，到達鎮江府，一隊差船全停泊在丹陽館後面。叩頭使者被邀到知府衙門，跟押運的北人做陪客。

第二日，阿尤由瓜州派人召見這一夥祈請使，在一個姓張的郎中家裏吃喝一頓，又被送回來了。接著就要他們合擬一份公文，寄給李庭芝，叫李庭芝投降。

李庭芝是（理宗）淳祐初年的進士。前後在揚州當過幾回差事，中間爲著賈似道和陳宜中的排擠，在鎮江開住了好久。直到伯顏差遣劉整一軍進窺淮東，揚州制置使姓印的突然死了，朝廷才又起用他爲淮東制置使。

賈似道兵敗魯港，北兵漫江直下，圍攻揚州，他和部將姜才拚力死守，伯顏看著無可奈何，才自己分一支兵向江南發展，由常州直搗臨安。而揚州的軍事就交給阿朮主持。

阿朮在瓜州和李庭芝差不多打了半年仗，重重圍攻，並且截斷揚州的糧道，弄到揚州城裏的兵士都只吃著草根樹皮過日，但是，李庭芝不投降，而他的兵士，也不投降。

臨安淪陷，伯顏要老太后和幼帝下命令叫各州郡同時罷兵。這份公文還經過吳堅一夥人附署簽名，送到李庭芝那裏。李庭芝只是閉門不收，還站在城樓上告訴那送公事的人說：「自古以來，只有皇上叫臣子死守城池。而沒有叫臣子開門投降的。你要不趕快滾開就得當心你的腦袋」。

說得送公事的人連忙逃走，於是他又和阿朮一直抗拒到現在。現在阿朮又想借這夥

請使的名字，寫信給他，要他投降。

信是寫好了，各個祈請使也都畫押了。輪到文天祥，又碰著盤扭。他也不說甚麼理由，只是不肯簽名。阿朮等著要信稿，這夥人沒法子，只胡亂地把他的空名列入，遞到瓜州，又由瓜州派人送到揚州。

李庭芝被糾纏不過，就叫開門把那遞信的人請進來，斫了頭，跟書信做一起，當著許多兵士面燒了。他說：

「國家亡了，我只有這條路走，就是死」。

德祐二年二月十八日，文天祥就到了鎮江府。爲著府裏請客，爲著阿朮召見，爲著要寫投降書，又岩擱了四五日。到了北人命令他們繼續前進的時候，忽然飄起大風雪，長江上波濤洶湧，一霎時就飄沒了無數船隻。北人不敢渡江，當然南人更不想走了。

於是他們在鎮江府逗留了將近十一天。

文天祥像跟杜澥說：「我們在謝村，走不脫，在平江府又走不脫，現在這裏要拚命想法了。過了江，要逃，就不容易；更不要說進入他們的境界」。

(材料根據：)

宋史本傳

李庭芝傳

元史世祖本紀

伯顏傳

胡廣文丞相傳

平

宋錄

湖山類稿

錢塘遺事

南宋古蹟攷

昭忠錄

紀年錄

宋

季三朝政要

文山詩文集

鎮江是南運河通入長江的匯口，渡過長江，又接上北運河，可以走到汴梁，也可以北上燕京。這裏實在是個四通八達的水道要衝。

在江與河的嘴上，有個市鎮，就是京口。由京口遠望瓜州，只有一線迷茫的黑影，這也可見長江江面的廣闊了。

京口市，沒有城牆。自從被北兵占領之後，他們就在每一個街頭巷口築著一段厚厚的土牆，中間只留一個隘口讓人們出入。尤其是通到江邊和市外的隘口，還拴著十多匹戰馬。在那裏駐有幾十名北兵。

市上向來是熱鬧的，一切的商業，差不多都是為著供應四方八面來的客商和船伕們而開設的。客商們需要販貨，這裏就堆積滿了南北東西土產的貨物。因為客人們的籍貫不同，口味有別，這裏就開有南方菜館，北方菜館。又為客人們多少是單身的旅客，這裏便



也有許多「南朝金粉」和「北國胭脂」，任憑客人們挑選。

販貨，是這裏唯一的事業，其次，食與色，是為滿足從事於這事業的人們之需要。再其次，小的買賣，則又為著供應那些從事於食與色之事業者之需要而寄居著。這是商業碼頭的大概情形。京口到這時，還是如此。只不過為著戰爭沒完，各地交通沒有恢復，客商們到的不齊，市面上，都讓北兵給占去了。

京口由商業中心，變做軍事中心，許多與食色有關的行業又不免要為著滿足那從事於軍事的人的需要而生活了。

在酒館茶樓上，叫鬧著的，是北兵。在妓館、土娼窰子裏進出的。也是北兵。由「客商」第一，改為「北兵」第一，這一種世面的轉變，在京口人們的眼裏，先則是驚奇，次則是瞭解，到了這一批磕頭使者過境的時候，他們似乎都已經十分明白，自己是個亡國之民了。

他們也常常在北兵背後議論著，也常常在茶餘飯後，發一點亡國的哀鳴。奇怪得很，

這兩天，茶館裏忽來了一個瘋子似的有錢人。他一看見人家發著北兵的牢騷，或是還念到宋朝的好處，他就替人家付出茶酒賬，付了賬還拍拍人家的肩膀說：「好！說得好！」

人家不肯白受他的好處，不免要跟他通個名姓，打一打招呼。有時談得入港，他就問人家說：「有沒有法子逃出這京口呢！」

他爲甚麼要逃出京口呢！他的樣子，還是個官兒模樣，生來又不犯法，又沒有北兵跟住他，他爲甚麼不能逃出京口呢？隨時隨地都可以走呀！況且，他又不是沒有錢的。

所以這個人纔真是有錢的瘋子了。

有一次人家問他，「你要逃出京口，到底要逃到那裏去呢？」

「當然，既逃走了，就要逃回宋朝的地界呀！」瘋子說。

「目前那兒還有宋朝的地界，連皇上的老祖母都投降了！」

「有的！」瘋子放低聲音說：「揚州一帶，不是還打著宋朝的旗號麼？」

「哦！你說你要逃往揚州？」受過他小惠的人如此回答：「不行！由這裏到揚州，得

先過江呀！差不多三四個月了，只許軍隊過江，而老百姓的船是不容易來往的」。

「我就是問你有沒有過江的船！能雇到船，我對於錢是滿不在乎的」。

受過惠的人笑了，「我們就是沒有船啊！有船還用得著你來花錢麼」？

於是，雙方搖搖頭，瘋子說：「那還是逃不出京口了」。

說著他就走了，走到另一家茶館，找另外一個人，說這差不多相同的話語。最後還是搖搖頭走了。

起先人家還只知道他是個有錢的瘋子，後來，也有人說，他並不瘋，他還是有名有姓的是天台人，姓杜名澣。

杜澣就這樣地在京口閒蕩了兩三天，簡直找不出可以逃出京口的辦法。

那幾天，一夥祈請使，不是住在知府衙門，就是住在差船上。北兵特遣一個王千戶死跟著文天祥。文天祥住衙門裏，他跟著；文天祥要在差船上住，而他也跟著住在差船。

後來，文天祥在泊船的岸邊上，找到了一個姓沈的八家。他們待文天祥好，文天祥常到沈家裏閒坐；而王千戶卻也老熟地跟著，跟到沈家裏做客。

這天，杜濟又是失望地回來了，他見著文天祥，恰好王千戶又站在旁邊。只聽文天祥說：

「梅壑，今天你又上哪兒去了！余元慶直找著你」

「他找我有事麼」！

「不知道」文天祥只搖一搖頭，「你自己找他去問一問吧」。

「會兒，杜濟找到了余元慶，兩個人扯到一個角落裏，杜濟說：

「有點頭緒沒有」？

「有一點」余元慶相當得意：「我找到了一個熟人，他目前就在北營裏當管船差事

的」。

「這個好」！杜濟高興極了。

「是！我告訴他，要是能夠幫助我們找著一隻船，讓文丞相逃走，文丞相說可以給他一個承宣使的名義。」

「另外還可以給他一筆錢」。

「是！我答應另外送他白銀一千兩」。

「他答應了」！

「不肯」！余元慶搖頭。

「唉！那還說甚麼呢」！杜澣要走了。但余元慶又拉他一把說：

「我這個熟人不在乎官職，更不在乎錢，他說……」

「不肯就算了」。

「不！他說，他若是能替宋朝救出一個文丞相，他還在乎這點官，這點錢麼？他意思將來要跟文丞相一起打天下的」。

「那末，他是答應幫忙了」。杜澣滿心歡喜。

「還用說！他叫我請文丞相給批個「帖」，留著將來找文丞相時候做憑據」。

「啊！這真是個有心人，不過，他的船有沒有！」

「可以想法子弄到一隻私販子的鹽船」。

「甚麼時候」？

「頂遲後天——二十九。快則今天晚上，都說不定」。

杜潛抱著他快樂了一陣，突然又問：

「他的鹽船靠在那個碼頭呢」？

「約定了，停在甘露寺下面，等著我們」。

「這裏到甘露寺好幾里路，七八個關口，白天走不了，晚上，你有「官燈」提照

麼」？

「嗯」！余元慶突又噤住了。杜潛說：

「晚上沒有「官燈」提照，一口關口都通不過去，別說要到甘露寺。並且，路那麼遠，

去了大半天，被那王千戶一發覺，捉回來，就算有了「船」，可又沒有了「命」了。怎麼辦？」

「這簡直沒有辦法了。你說」？

「不過，我倒有點辦法，我能找到一個人帶我們抄近路，並且還有官燈提照」。

「真的」！余元慶又有點欣然了。

「前兩天，我在街上瞎撞，倒撞到一個在北營裏吃餉的老兵，他帶我開穿了幾條小路。說也奇怪，沒有轉上幾個灣兒，就轉出市外江邊來了。要找人帶路，這老兵我還有法子找到」。

「可是官燈呢」？

「這個？說也湊巧……」杜澣做出「說來話長」的神氣，先咽一口水，「昨天晚上，我跟文相公在沈頤家裏，忽然有個北兵頭目闖進來了。文相公問他是甚麼人，他說：「劉千戶」。問他幹甚麼的，他說是「管夜禁的」。問他有甚麼憑據沒有？他就拿那官燈一幌說

「有官燈提照，往來隨便」。當時，我聽在心裏，倒覺得那個人滿面爽似的，他一走，我就跟，我跟他談了一段路，我們就拜把做兄弟了。我那把兄拉我到他那相好的妓館裏吃喝，他替我叫了一個「粉頭」，硬要我住下……」

余元慶聽著也頗有點垂涎，「你就住下了」？

「不！我說，我是伺候文相公的，文相公這會兒沒有睡，我還得回去給安頓一下。不過安頓過了，怕也夜深了，路上走不過。他卻說。「只要你肯來，還怕甚麼？啞叫個小番提官燈照你，就甚麼也不怕了」。於是乎我……」

「你於是乎去了，是不是」？

「沒有法子啊？這兩天，天天晚上他總派個小番提燈來接我。我想，要是你有船的話，我就可以借那官燈叫老兵帶文丞相，帶我們走出京口」。

「好！就這麼辦。現在我再到我熟人那邊約好一個時間」。



二月二十九那天，過江的鹽船是接洽好了。

文天祥算一算，這時，他一起逃走的一共有十二個，除了先派二個人往江邊去守船，還整整地剩下十個大人。這大夥人怕很難逃過北兵的眼線，於是，他又派三個人跟杜濟先往那老兵的家裏候著。而自己就在沈頤那裏想辦法擺脫王千戶的監視等候提官燈的小番一起出去。

到了晌午，忽然阿朮又派人來催他們立刻趕到瓜州去。

賈餘慶如同奉到聖旨一樣，告訴也不告訴文天祥一聲，就先自朝見阿朮去了。

剩著他和吳堅睡在差船上。他就借題，跟來人說：「吳丞相身子不舒服，今天想不去，明兒趕早再過江吧」。

這個岔兒被他打過，到了傍晚，沈家又差人來請他和王千戶一同去吃晚飯。並且說：「文丞相這一兩天就要動身北上，他們小意思，只預備了幾盞酒錢行」。

連王千戶都不好意思推辭了。於是他就跟著文天祥、杜濟一路上岸去。這邊，剩下金

應和文天祥的僕人帳兵等五個人，就乘空兒包紮了一些金銀，打做幾個包袱背著，踏上江頭的暮色，也悄悄地趕至沈家裏候著去了。

是個離別的宴會。主人敬酒，文天祥也乘興賦詩：

『孤舟霜月迺，曉起入柴門，斷岸行簪影，荒畦落履痕，江山渾在眼，宇宙付無言，昨夜三更夢，春風滿故園』。

主人說客人的詩句好，敬一杯，王千戶不免要陪一杯。等會客人又說別易會難，要回敬主人一杯，而王千戶又不免要陪一杯，一杯來，一杯去，主客開懷暢飲，好不熱烈。

突然，先派到老兵家裏候著的三個人卻趕回來一個。並且神氣很慌張。杜漭一看，就猜著了八成，立刻放下酒杯，拉著那個人出門去。

「怎麼回事，你回來了？」杜漭問。

「不行呀！杜相公，那老傢伙喝醉了酒，把我們的事情全告給他的老婆了。那老太婆纔凶呢！她叫他不要幹，他要幹，她就要到北兵那裏告我們了」。回來的人說。

「老兵自己呢」？

「他醉了，他說他不管」。

「不要緊！杜澆壯他的胆「你跟我來」。

「說著，杜澆就帶那回來的人，匆匆地向老兵家裏奔去了。

約略二更天氣。沈家堂上，半殘的燭火，照著一桌狼籍的杯盤。客人都醉了，躺在房裏歇息，王千戶正在打鼾。

杜澆一閃進來，和那站在廂房門口的人打個招呼，就跨進去，那人也退到後面去了。

「全預備好了麼」？是文天祥低低的聲音，由廂房裏走出。

「相公得換件衣服，跟我來。那提官燈的小廝已經候在大門口了」。

說著，只聽見廂房裏一陣悉索的聲音，接著是兩三條人影蹣跚至大門口。大門裏已站著

金應和幾個背包袱的僕人。

「丞相一路保重」！是主人的聲音。他瞧著七八條影子穿過柴門，那邊有個提燈的人站著。

「謝謝你，我們再見吧」！文天祥回頭說一句，就跟著杜澥走到那燈光所在，提燈的是個十五六歲的小番兵，一看見杜澥就裂開嘴笑，似乎十分懂事似的，提著燈走在前面引路。

「剛才是不是老兵又出事了」？文天祥不放心地輕聲問著。沒有甚麼，我把三百兩銀子綁在他腰上，拉他出來，這會已在你前日待過的帳棚裏候著我們了」。

果然，他走到帳棚邊，裏面的三個人就扶著老兵走出來會合。老兵只帶點酒氣，指著小番兵在行走。

一個個都是提心吊膽地，穿過一個隘口又一個隘口，直穿到街市的盡頭了。他們剛轉出最後的一個隘口，眼面前就攔住黑簇簇的一團黑影，而黑影一掃著他們，

就腳顛地繞著木椿躡起來。是十多匹馬。

「糟！」文天祥心裏嚇一大跳，快步走過那北兵的帳棚。還好裏面的人全睡著了。

「你回去吧！」杜濟一手拉著小番兵，一手塞給他一塊銀餅：「明兒晚上還是這個時候，到沈家門口候著我。這會兒別再打擾劉千戶，你就一直回去吧！」

小番兵點點頭，提著官燈，跳躍著跑回去。他們一行就乘著沉沉夜色，摸下水邊。

甘露寺下面漆黑的一片，只聽見江濤拍著石頭的響聲。

文天祥等幾個人在那裏找了半響，只找不出先前派去兩個人守著的鹽船，余元慶也著急起來了。他脫下靴襪，涉到水裏，一路摸索著找去。

差不多又走了兩里多路，才聽見一陣輕輕的鶻聲，余元慶打個暗號過去。果然先派去的兩個人同聲答應了。

他們一個個登上鹽船，就沿著江邊撐上水。

江邊的差船，尾啣著尾，連接幾十里，一兩處是黑的，一兩處卻燈火輝煌，照耀半個

江面。那上面人影憧憧，儘是一些值夜巡哨的北兵。

他們的鹽船，沒法子不捱著差船的邊上駛過去。

差船上打梆的敲著四更了，他們纔駛過七里之路，看看前面，又是一處發亮的船頭。

「往江心挪！」余元慶指揮著那把舵的艄公。

於是鹽船稍稍離岸了。他們謹慎地划著槳，漸漸駛進差船的光圈裏面。

「甚麼船？」差船上吹過一陣洪亮的吆喝聲，打在遼廓的夜江面上，空氣都有點顫抖。

「販河鹽的」艄公安閒的回答。

「灣進來！灣進來！」差船上的巡哨兵又在這樣的呼喚。

但是他們不做理會。

接著那邊大叫捉「奸細」，並且還有小船快槳追趕上來的聲音。

杜澥幾個人就拚命地幫著搖櫓。好半響，纔看見追趕的船落後了，不見了。

剛好，半江上刮起了一陣風，把他們的船一送，快到天亮的時候，才遠遠地望見真州城模糊的影子。

（材料根據：）

宋史本傳

胡廣丞相傳

昭忠錄

指南錄

三月初一日，鎮江府不見了南朝文丞相，北人下令關閉城門，在城裏大搜三日。

這時，文丞相正在真州。安撫使苗再成迎接他們在「清邊堂」裏住著，和真州守將們計議收復江南的策略。他們先都推舉文天祥領頭，聯絡淮東制置使李庭芝和淮西制置使夏貴。以夏貴一支兵出江邊，向建康作攻勢，以牽制下遊的北兵，同時，真州以一支兵打灣頭，一支打揚子橋，再以李庭芝的大兵直搗瓜州阿朮的本部。一邊苗再成親率水師進取鎮江。等到瓜州鎮江都奪回來了，則扼守這水陸兩路的咽喉，不但江南各地可以傳檄而定，就連深入兩浙的伯顏也成了齷齪了。

進行計劃的第一步，就是要文天祥寫信聯絡李庭芝和夏貴，和附近各州郡的守臣。文天祥寄給各方的書信都是用快馬馳遞的。

第三日，苗再成忽派一個姓陸的都統來邀文天祥一夥人參觀真州城池。他們先在西門



城上閑看了一會又來一個姓王的都統，他們於是就迤邐著一同出城去了。

王都統和文天祥邊談邊走，漫漫談到李庭芝的回信，王都統忽然掏出一張制置使衙門的公文用紙，在文天祥面前展開一半說：

「有人在揚州，說了文丞相不少的壞話。你瞧！」

文天祥只見那公文紙上錄著一段口供：

「……據逃回人朱七二等供稱有一個丞相，已被派往真州驅城去了。……」  
上下文，都捏在王都統手裏，文天祥僅僅看了這一句，心兒就卜卜地跳起來。

「唉！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嗟嘆著。

「你自己不會不知道吧？」那兩個都統接著冷笑了一聲，祇自願上馬，馬上加鞭就奔回城裏去了。

文天祥一行人先還莫明其妙，眼巴巴地望著他們策馬進城。但他們一進了城，城門就緊閉上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大家彼此相覷，說不出是悔，是恨，好容易纔冒著千辛萬苦，奔到自己的地界，但一下又被自己人劫著出來了……

半響，城邊小路上又拐出兩個軍官打扮的人，大家並圍著上前投訴。那兩個人卻也冷冷地說：

「剛才的事，我知道。苗安撫就是派我們來送各位走路的。現在你們打算走到那裏去呢？」

文天祥說：「必不得已，我們就往揚州，找李制置使說個明白。」

「不！苗安撫說，淮東是去不得的，不要……」

「要我們往淮西去麼？」文天祥說：「我和夏制置素昧生平，並且，到了淮西就沒法子再回來了」。說著就吩咐衆人：「我們決定往揚州走一趟。」

「也好，就走吧。」那兩個人說。

大家跟他們走了幾步路，前面又趕來了一大隊人馬，約有五十多人，一個個都是全付

武裝，背著弓箭，手執明晃晃的鋼刀。

那兩個人一遇著大隊，就叫停下從隊兵手裏拉過兩匹馬，讓杜潛和文天祥騎著。跟大隊人馬前進。

到了一個荒蕪了的田野。由柳樹間隱約還可望見真州城的影子。大隊人馬忽然散開，排列在周圍。

「請二位下馬，我們就在這裏談談吧。」那兩個人突然截住文天祥，杜潛，接過他們的馬轆說。

杜潛溜下馬，站著看一看周圍的弓箭手，不覺毛髮悚然。

「二位又有甚麼見教。」文天祥走近那兩個人說。

「先跟我來！」那兩個人各引著文天祥杜潛，走進那大隊人馬環繞著的圈子當中，纔回頭說：「請坐！請坐！」

文天祥環視一遍，暗想，這簡直是個刑場了。他不肯坐說：

「二位的意思我明白，但不知道這是苗安撫的命令不是？」

「苗安撫倒沒有這個意思。不過——唔！昨天李制使差個提舉官來到州上，打聽丞相的情形，他很懷疑……」

「懷疑我們是來騙城的麼？」

「要不，你們十幾個人怎麼能搭夥出來呢！在京口，單是一個人出來都不容易呀！」

「是！我們也真不容易纔逃出來的。」

「不容易，你們也能帶著這許多行李跟班，」那個人說著，還打量文天祥身邊的人們一眼，冷笑說：「這簡直是北人派你到我們真州上任的」。

「天！叫做甚麼話！我們打算逃去，不是一時一刻的事情。由臨安一路出來，我們時刻都打算逃走，你們怎麼能疑心我們有準備！我們要沒有準備，還逃得了麼！」杜澹無任慨乎言之。

「不！」文天祥拉住杜澹，又跟那兩個人說：「既然李制置不相信我，不知道苗安撫

怎麼樣！」

「苗安撫對你也是半信半疑，要是依李制置的命令，應該早把你們殺了，但苗安撫不想這樣做，所以派我們二人送你走，現在你打算上那兒去呢！」

「除了揚州，我還能上那裏去！」文天祥說。

「要是到了揚州，李制置準會把你們殺了」。

「那也只好聽他擺布了。李制置殺了我，我總算還死在宋朝的地界，自己的國土上：

……」

「不！安撫是叫我們送往淮西去的。」

「淮西連接建康、池州、江州、太平州，全是北人的占領地，我怎麼能去呢？算了！

我總得先趕到揚州，見一見李庭芝。他相信我，我們就共圖恢復；要不然，也就讓他殺了我。」

「那也何必去送命？依我說，你就在這附近山寨裏住一住吧！」

「生則生，死則死，我們決定到了揚州再說。」文天祥回頭對自己的人揮一揮手，轉身就要走。但那兩個人又攔住地說：

「苗安撫已經在江邊替你們預備好了船隻，你們要走，請上船去。上了船，歸南歸北，任隨你們的便。」

「甚麼？」文天祥猛吃一驚，「這樣說，連苗安撫也不相信我了。」

「不錯，苗安撫就是不大相信你。纔叫我來觀個方便，把你們結果了。可是，你的一般義氣，太使得我們感動了，我們怎麼忍心暗害丞相呢：好吧！你既決心要到揚州去，我就派這一隊人送你走一趟。」那個人說著就指揮大隊人馬帶著文天祥一夥人，回頭走。走到一個岔路口，那兩個人又停住，指點著一段柳隄說：

「那才是維揚大路，我們就此分別吧！」說著拱一拱手，勒轉馬頭，揮鞭馳去。只剩下大隊兵押送文天祥十二個人，走上了柳隄……

是個春寒的深夜裏。

文天祥一路上受那送行的軍隊敲詐勒索，趕到揚州西門外時，城上已經打過三更了。

李庭芝堅壁清野，和阿朮抵抗，城郊附近的房屋早就拆盡燒光了。他們一行人摸索著走到城外，一個個都是疲倦不堪，看著路邊有所破廟，大家就挨著進去。

破廟裏野草沒腰，四邊只剩著半截牆壁，沒有屋頂，大殿上也沾滿了露水。大家都顧不得甚麼，軟癱著身子，就東倒西歪地躺下歇息。

打過四更，文天祥又跟著一夥進城的鄉下人，到西門口等候「叫門」。然而進了城就有把握麼？

杜洪表示不贊成。他說：「李庭芝既然這樣的不相信我們，我們何必白白去送死？不如乘這天色沒亮，由高郵一路趕往通州，在那邊找個船隻，浮海南下。雖然臨安已經淪陷，但我們還有廣王，益王，還有廣大的國土，還有無數沒有投降的人民，我們爲甚麼不去呢？」

「不」！金應表示反對。「單是由這裏往通州，就要經過多少個北兵的關口！並且在這兵慌馬亂的時候，一路上土匪如毛，我們要不死於北兵手裏，也要被土匪殺害了，與其那樣不明不白的死了，還不如進去直找李庭芝，說個痛快，也許他還不會加害我們呢」。

兩個人正在爭執，余元慶卻引著一個斫柴的鄉下人來了。他邊嚷著：「相公有福！相公有福」！邊就轉身回廟去了。

「怎麼樣？能帶我們到高郵去麼」？文天祥問。

「行」！鄉下人說。

「你能找個地方先讓我們先避一天麼」？

「你們就住我家裏得了」。

「你那裏有北兵巡邏隊沒有」？

「間幾天來一回」。

「今天會來不」？



「難說。這要瞧你的運氣」。

「那也是沒有把握的了」金應說。

「然而進城去也未見得就有把握啊！」杜濟反駁。

於是兩個人又開始辯論。天都快亮了。

忽然總轄呂武趕來說：「怎麼辦？相公！余元慶、李茂、吳亮、蕭發四個人，把相公剩下的銀子捲跑了。我追趕他們一陣，也追不到」，大家聽著都嘿住了。

「唉！」文天祥深深嘆口氣，顫著脚步回頭走，還沒有走上幾步就仆下去，還好呂武

杜濟給攙扶著。

杜濟一定要鄉下人帶路走。這時金應也沒做聲，跟在文天祥後面。

天亮了，紅紅的太陽又射出一股熱氣在蒸發山野間的水分。漸漸蒸成一片濃霧，遮住山腰。

文天祥一行八個人，沒有睡，又沒有吃，默默地拖著疲乏的脚步跟隨鄉下人，捱到了十五里頭，大家實在走不動了。

恰好路邊有一段土圍牆，是燒殘的民房的遺址，他們摸索著進去，迎面就是一股惡臭噴過來。定睛一看，牆角上堆滿了草灰馬糞，遇到曉日的熱氣，正在播散著臭味。

然而，不能不在這裏歇一歇了。

大家略掃一掃地下，打開包袱，用衣服墊著，就躺下去。四圍靜寂，昏昏的日影照著人們的頭，發脹，耳邊際只是杜鵬慘叫的聲音。

一會兒，由山邊送過來了一陣嘈雜的脚步響。他們捱著爬到牆縫裏往外張望：

是幾千個北兵，帶著刀槍軍馬，在漫山搜索著前進。

「可不是」？金應無力地埋怨著：「這回是逃不掉了」。

說得大家慘然無聲。

山谷間的曉霧越騰湧越高，隨著晨風吹蕩，漸漸蓋到這個山頭，吹著毛毛細雨，大家

縮成一團。

北兵的隊伍蜂湧到了。馬蹄聲，刀劍撞擊聲，一長串地挨著擠外邊走過。大家屏住氣，把背緊貼著圍牆，期待著，期待著。然而一長串的北兵，卻走不完似的，快跑的腳步聲，吆喝聲，馬蹄聲，刀劍撞擊聲，和雨點一樣密集著籠罩他們的神經……

晌午，這大隊北兵纔慢慢地跟著一陣雨飄過山去了。土牆周圍，又恢復先前的寧靜。

鄉下人說：「山下一里多路地方，有座古廟，裏面住著叫化子，廟前有一口水井。大家要吃喝，得到那面想法子」。

呂武和鄒捷聽著便自告奮勇的去了。

他們兩個人剛剛走到山下，就遇著幾個落伍的北兵，被捉住，把身上帶的一些銀子全搜光了，纔放回來。

大家只好瞧著他們哭喪的臉，嘆口氣，把自己的腰帶扣緊了又緊。

他們是兩天兩夜沒吃東西了。將近傍晚，文天祥就遣鄉下人進城糴米，同時約好在古

廟裏借叫化子的鍋灶造飯吃。

鄉下人走了，一直不回來，他們挨餓不過，就乘著模糊暮色一個個地溜到古廟裏。但還沒有坐定，廟門口又出現了一條彪形大漢，手裏還拿著一把劈柴刀，朝著他們睨一眼，背後還有四五條人影子，都跟著闖進來了。

杜濟帶著十分戒懼，上前和他們搭訕了一陣，纔知道這幾個人都是乘夜上山砍柴，趕明兒挑進城去賣的。他們雖然粗野，倒也十分爽快。於是大家都圍上去，告訴他們說：「我們是難民，目前打算往高郵去，要是你們肯帶路，我們願意出錢。」

這幾個砍柴人滿口答應了。倒請他們吃一頓野菜熬的湯。並和大家約好，稍住一日，他們可以進城代辦食物，雇馬匹。

三月初五，文天祥雇到馬匹，便帶著七個人趕往高郵。四十里，至板橋地方，眼面前交叉著四五條路，這又叫他們迷惑了。在山野間瞎撞了一陣，又遇到二十幾個北兵，騎著大馬，由四下裏包圍過來。最先是虞候，張慶被箭射倒了，接著帳兵王青被逮去，接著杜

許，金應也由樹林裏被捉住了。鄒捷鑽在竹叢下面伏著，被北兵的馬蹄蹂躪了脚，只剩呂武、夏仲二人，逃得算快，給漏掉了。

文天祥在竹林子裏躲了半晌，聽見呂武找來的聲音，纔知道北兵已經散去了。二人出來在路上又撞著杜濟、金應——原來他們二個人把身上帶的一些銀子全獻出來，這纔贖回性命的。再看張慶，左眼和頸上都中過箭，頭髮也被割去，赤裸著身子躺在地上。大家趕到時，纔把他救起。問他怎麼樣，他倒說：「不要緊！只是剛才暈過一陣」。說著抹一抹臉上的血，就跟著大夥兒前進。

第三天，他們到了高郵城外，當時，李庭芝已布告各地，硬說北人派文天祥到處騙城，著各地守臣嚴行緝拿。他們看到這幾行告示，都含著一泡眼淚，掉轉頭。——也還好，城邊看守卒，瞧著他們破破爛爛地，像叫化子，而張慶、鄒捷又負著傷，滿身血痕，料想這是遭遇北兵搶掠過的難民，纔不盤問，就讓他們過去了。

他們先由高郵雇船到泰州。經過稽家莊，幸遇著幾個好人，招待他們吃一頓好飯，又

送他們走了一站路。三月十一，就趕到秦州城下來了。

由秦州到通州，還有三百里的水路。這一段路是異常難走的。土匪和北兵，出沒無常。北兵退走，土匪進來，土匪退走，北兵又進來。分明的，由這裏下去，不遇著土匪，就要撞著北兵。

文天祥在秦州宕擱了十幾天，不但是爲著沒有船敢走這條路，就是有船敢走，而他們也不敢附搭的。這樣逗留到了三月二十一早，纔遇著一夥由揚州幹公差回去，帶有弓刀武器的差人，他們這才跟著雇了一隻船，在土匪與北兵的刀口下冒險過去。

二十四日，他們到達通州城下。那裏和北兵占領的地方，相隔不遠，城門口對於過往旅客，盤詰甚嚴。

開初，文天祥化名劉洙，這時就用劉洙的名字前去報關。但是守門的地分官，見著他襤褸的樣子，又是滿口外路的口音，就故意留難他一下。問他一共有多少人，他說是八個人。到了八個人都被召來的時候，卻又是南腔北調，一個人操著一種方言。

「你說你們是一夥的，爲甚麼你們的籍貫差得這樣遠？你們是路上湊合的難民伙伴，那麼你這個姓劉的，卻帶著他們到這裏來幹甚麼？」地分官眼稜稜地逼問著文天祥。「你要是不從實供出，我們不但不放你進城，還要把你們抓到團練使那裏『刑訊』，看你供不供」。

「相公，我們就說了吧，反正生死是一定的」。金應已經十分疲倦了，靠住地分官的門嘴跟文天祥說。

「甚麼？這姓劉的還是你們的相公？」地分官立刻大驚小怪起來。

「不瞞你說，我們相公本不是姓劉的，」呂武說：「他姓文，宋朝的狀元丞相文天祥就是他。」

「文天祥」！地分官猛可裏一楞：「哦哦！前兩天傳說鎮江府逃走了文丞相，北兵還畫影圖形，發下各路緝拿了一個多月沒有逮到的——哦哦，你到在這兒出現了」？

「我是由鎮江逃脫的。不過我還不知道他們正在這樣的緝拿我。」文天祥愴然長嘆：「

唉！北人當我是仇敵，南人當我是奸細。這世界還有我逃命的地方麼？好，請你告訴你們的團練使吧！寶祐四年中過狀元的文天祥是我，在贛州起義勤王的文天祥是我，在泉亭山軍前痛罵伯顏的文天祥是我，現在李庭芝和北兵畫影圖形要逮捕的文天祥也是我……」

「你請坐，別著急，我就告訴楊團練使去。」地分官說了祇自顧進城去了。

通州團練使楊思復，先也得到李庭芝的告示，正在嚴防著文天祥混進城裏。剛好大前天，由京口方面送來了一份牒報：纔知道臨安宮眷已被伯顏俘虜北上，福王已在溫州建立大元帥府暫攝國事。又聽說，文天祥確是私行逃脫，阿朮爲著這事情：還被伯顏碰個大釘子，鎮江府也爲著這事被北兵殺害了不少人，現在正在緝捕著……

他一聽見地分官的報告：又聽見文天祥一付愁苦的樣子，不覺心下慘然，立刻吩咐備轎伺候。

沒有一會工夫，楊思復就親自趕至城門口迎接文天祥來了。他見文天祥就是一拜，起



來緊握著他的手說

「承相辛苦了！」

文天祥幾乎掉下眼淚，勉強沈住氣，說：

「團練使還相信文某不是來騙城的麼？」

他的聲音很酸楚，說得大家眼眶兒都有點紅。

當日他就被迎到衙門裏住著，一切衣服行頭，都是楊思復給重新製辦的。大家在那裏住了十多天，不料金應卻一病不起了。

閏三月十日，金應病死在通州城，文天祥哭著，給寫下一篇序，一首詩，在他的墓前焚化，序文說：

金應以筆扎往來吾門二十年，性烈而知義，不爲下流。去年從予勤王，補兩武賢。今春授承信郎，東南第六正將，贛州駐劄。及予使北，轉三官，授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贛州駐劄。予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觀望。僚從皆散，雖親僕亦逃去。唯應上下

相隨，更歷難險，奔波數千里，以爲當然。至通州住十餘日矣，閏月五日，忽伏枕，命醫三四，熱病增劇，至十一日午，氣絕。予哭之痛。其歛也，以隨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葬西雪窖邊。棺之上，排七小釘，又以一小板片覆於七釘之上，以爲記。不敢求備者：邊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異時遇便，取其骨歸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閉也。傷哉傷哉！」

他把金應的葬事料理完畢，就乘搭州裏預備好的海船揚帆南下。在海上還做了幾首

詩：

### 發通州

白骨叢中過一春，東將入海避風塵。姓名變盡形容改，猶有天涯相識人。

### 揚子江

一日隨風北海遊，回從揚子大江頭，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 蘇州洋

一葉漂搖揚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便如伍子當年否？只少行頭寶劍裝」  
四月八日他到了溫州又做一首詩：

「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壯心悲。羅浮山下雪來未？揚子江心月照誰？祇謂  
虎頭非貴相，不圖羝乳有歸期。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讀中興第二碑」。

註：中川寺，就是溫州的江心寺。裏面有宋高宗南奔時的御座。下面陳宣中張世傑擁  
立廣王爲大元帥，卽在這個寺裏。

（材料根據：） 史本傳 胡廣承相傳 指南錄 昭忠錄 文山詩文集

南宋度宗——趙溥，一共有三個兒子。長子——昀是貴妃楊氏生的，次子——焜是皇后全氏生的；三子——昺，是修容俞氏生的。度宗逝世，賈似道貪著趙焜年小，容易欺負，便極力主張立嫡——。於是趙焜繼位，爲「少帝」。

少帝莫名其妙地做了兩年皇帝，臨安就失守了，被擄到北方，去掉「皇帝」的名位，降爲「瀛國公」。

瀛國公，北上之前，他的哥哥、弟弟，先由駙馬楊鎮護送出宮了。

當時，哥哥趙昀，封爲益王，判福州。弟弟趙昺封爲廣王，判泉州。益王只有九歲，由母親楊淑妃帶著，舅舅楊安節跟著，廣王只有四歲，由母親俞修容帶著，舅舅俞如珪跟著，和秀王趙與樸等一夥皇親國戚，在駙馬楊鎮保駕之下，投向婺州一路，望南而去。

這一邊伯顏進入臨安，搜索宮眷，聽說走漏了廣、益二王，立刻抽調呂文煥的女婿范

文虎，派一支精兵星夜向南追趕。

楊鎮一行全是婦女小孩，都不是出過門，走慣路的人。此時走在路上，那裏比得上北方騎兵那樣便捷？因此，他們還沒有走上幾程，就聽著後面追兵越來越近了。楊鎮一想事已至此，若不另外設法應付，遲早一定被捉著回去的。於是他就叫楊亮節、俞如珪二人，各背著廣王，益王，由趙與擇幾個人護送著宮眷，暫避在深山小路上行走。而他自已，就回轉頭去迎接范文虎的追兵。

沒回頭走上幾步，楊鎮就被范文虎捉到了。范文虎問他可曾看見益王、廣王的蹤跡？他說：「我這一路就是來追趕他們的。可是過了婺州城仍不見二王。料想必是登上海船，出海去了。」

范文虎看著再往下窮追，跟自己也沒有甚麼好處。當時就單捉住楊駙馬回來銷差，把隊伍駐紮在錢塘江沙灘上休息。老太后在宮裏望見，也奈何他不得，只是日夜咀咒著說：「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把這些奸臣賊子淘洗個乾淨」。

然而，海水不靈，而北兵反而闖進宮裏，搶掠姦淫來了。沒有投入蓮花池自殺的宮人們，全被點名，擄往北方。老太后先因有病在身，不能同往，但後來也被七八十個北兵搶進去，帶病床一起抬到燕京。

益王、廣王走至半路，恰好陸秀夫和李庭芝的舊部下蘇劉義二人趕至，便一路同行著，先到温州。

那時，陳宜中還躲在清澳，張世傑躲在定海。二王到達温州，卻派人分頭去請二人出來。温州離開北兵還有一大段路，於是二人出來了，共奉益王在江心寺裏一環高宗皇帝逃難時曾經坐過的「御座」上坐著；大家環著跪拜，又哭說一番，然後擁護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爲副元帥，宣誓就職，並派秀王趙興擇爲福建察訪使，攜著大元帥的文書先到福建告示一般官吏人民，並請大家起來抗敵。

當時福建的情形，是相當糟糕的。開初曾經說過文天祥種種壞話的黃萬石，已在去年底就投降了。他投降之後，還想替敵人賣力，說自己曾任福建漕運使，對於當地官吏都有

著很好交情，所以伯顏就給他一個招撫大使的名義，帶幾名兵丁潛入福建，担任招降的工作。

福建建州，劍州各郡守臣，正苦著沒有首腦，這時聽見黃萬石進來，他們倒也想歸附敵人。保全個人飯碗。但是兩下裏，還沒有接洽就緒，而益王做大元帥的消息就傳來了。建州守臣林起鰲立刻響應，遣兵趕殺黃萬石。黃萬石的幾個兵卒被殺得七零八落，有的就散到張世傑部下。

益王還沒有就職幾天，忽然臨安宮裏特遣兩個太監，帶一百多名兵士。趕來傳旨，說是老太后要請二王回京，跟幼帝一同北上，去叩謝蒙古人不殺之恩。陳宜中聽著，覺得這真是太沒有面子了，於是大怒，就把那兩個太監和一百多名兵，統統捆起來，和老太后的手諭做一塊，用大石頭綁著。沉在江裏。

陳宜中這又做了一件痛快的事，但他回頭一想，又怕伯顏知道了，必定生氣。生了氣，必定派兵來打，這時來打，必定招架不住，於是，三十六著，又是以「走」爲上著。

即日連同張世傑劉師勇的水陸軍隊，擁著二王「走」到福州去了。

文天祥由通州趕到溫州來時，大元帥已離開那裏一個多月了。他隨即派人入閩報告，接著他的老部下也都趕來迎接了。

開初，他被伯顏扣留，賈餘慶、吳堅下令解散他的勤王部隊，鄒淵、朱華、張汴一夥人，就散入福建。其餘陳繼周、張雲、劉伯文幾個人，都溜回家鄉，等候機會。散入福建的老部下，這時先來了。

德祐二年，五月初一，宋朝少帝被忽必烈降為瀛國公，宋朝沒有了皇帝，取消了年號應是正式滅亡了。但不，同日益王在福州登位，即刻改年號為「景炎」。

景炎元年，五月初一，益王繼位，遙上少帝尊號曰「孝恭懿聖皇帝」，老太后曰「聖壽和福至仁太皇后」；少帝的親生母曰「仁安皇太后」；自己的母親，則稱「皇太妃」。三弟廣王為衛王妹妹為晉國公主。並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陳文龍參知政事，張世



樞密副，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蘇劉義殿前指揮使……

同時陞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爲垂拱殿，都督府便廳爲延和殿，武安軍爲行都大府。派王剛中爲福安府知府。並以觀文殿大學士的名義召文天祥即日來閩。到了文天祥返抵行都，又拜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但文天祥此次回來，第一目的是在報國仇，復國土的。在他沒有接受官職之先，他就提議，讓他領一支兵由温州台州方面恢復浙東。因爲他這一路南歸，於經過台州時，還約好了一個海上老英雄張哲齋，在那邊策應著。

張哲齋是名將永德的後代，此時正住在台州，於城門邊開闢一座「綠漪堂」，面對著海灣。在那裏隱居著，教育自己的子弟。文天祥由通州南下，先到他家裏住了幾天，還在綠漪堂上替他題過八句詩。張哲齋也是一股義氣，和文天祥一見投合。因之，二人約定：文天祥到達行都只要給他一道動員命令，他立刻率領許多海上的船隻，水兵，跟著作戰。

文天祥動身由温州入閩，張哲齋就開始布置手下人，傳檄海上的英雄們早作準備。

沒想到陳宜中先前還沒看見一個北兵影子，就放棄了浙東防務，把益王搬到福建，這時，看見文天祥提議要規復浙東，進取臨安，心裏十分慚愧。便和張世傑商量，把文天祥的計劃擱下；另請張世傑出馬，進入溫州、台州。

這邊張世傑左等右等，等不到動員命令，只得暫時按兵不動，僅僅留著一道討伐韃子的檄文貼在牆上。

文天祥看見沒有事情可做，就辭去右丞相等一套頭銜。但朝裏不肯答應，最後仍要他掛著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的名義，派往南劍州組織「同都督府」，經營江西一路的軍事。

開初，吉州敢勇軍將官張雲，由臨安被遣散回家，而家鄉已經陷落了。他就隱伏在鄉間，暗想克復的辦法。恰好聽見景炎皇帝登位，文天祥傳令各地起兵殺敵，於是，他就首先在吉州發難了。

那是個炎熱的七月天氣，他暗暗地召集了一百多人，乘著黑夜進襲敵人的上營。因為

人數不多，攻到南柵門外，就用火砲助威。敵兵踉蹌應戰，接連地被他斫殺了好幾百人，便縮在柵門裏死守著。偏巧，那時又有一支敵兵過境，聽見這邊喊殺連天，就趕來救應，直抵張雲陣後。他們兩面受敵，不得不變攻擊為抵抗。這樣相持了一夜，不但人馬困乏，尤其是口渴難忍，張雲就乘著天色尚未分明，殺條血路，帶小夥人悄悄地退到江邊。但是，這夥義士，正在江邊喝水的時候，後面大股敵兵，都奔趕著來了。張雲一看進退無路，就縱身投入洪流。能泅水的，都渡過江去，許多不識水性的，就跟張雲一同沉沒於波濤中了。

張雲在吉州起事失敗，接著陳繼周、蓬父兩父子也在贛州被敵人的總管楊子抓到了。

原來他倆父子，由臨安散回，見著贛州已陷，就一直伏在鄉間。到了景炎皇帝即位，加陳繼周「知南安軍」的名義，策動勤王。他倆父子纔開始活動，就被敵兵偵到，立時掩捕。僅逃出蓬父的弟弟廉集一個人，其餘全家都被抄斬了。

陳廉錕逃到南劍州來時，文天祥的「同督府」已經正式成立。投在督府裏幫忙的，全是一時知名之士。他們有能力，但不願做亡國奴。這時文天祥的情形，較之贛州出發時，更熱烈，也更有經驗。較之在淮東逃亡的時候，更是天差地遠了。

他這邊的情形好轉，而淮東的景況，實在淒涼。

原來文天祥剛走到通州，那邊淮西制置使夏貴，就已投降了，江、淮一大塊地方，祇剩著李庭芝和姜才一夥人困守孤城。

差不多是張雲在吉州起事的時候，景炎皇帝加派李庭芝爲少保左丞相。他奉到詔書，就把揚州城交給部將朱煥掌管，自己跟姜才一起七千多人，預備由泰州一路逃回南方。

但他還沒有走到泰州，朱煥已將揚州城獻給阿朮去了。阿朮立時住抓李庭芝、姜才的家眷。和老部下一大夥人，追往泰州，要挾他們投降，但他們不肯。於是阿朮就圍住泰州，打起仗來。那幾天，姜才身上正在長著疔瘡，病倒床上。別的一些守將知道李庭芝只是一付心口強硬，別無辦法，就偷偷地把城門開了，讓北兵湧進。姜才、李庭芝同時被捕，押

到揚州。阿朮先責備了李庭芝一頓，說是你不肯投降，害得全城的老百姓餓死一大半。姜才在旁邊不等說完，就跳起來大罵，說：

放屁！不肯投降的，只是我姓姜名才的一個人，你要殺便殺，別儘在我面前裝做貓哭老鼠，若是你心裏還有我們揚州的老百姓存在著，你就該趕快滾回寨北餵馬，別再來蹂躪宋朝了。

阿朮聽著大怒，立刻吩咐把他副了。

姜才被綁著推出刑場，恰好夏貴進來，他對他一瞪眼，說：

「你這無恥的老奸賊，算你白活了八十多歲。你今天有臉見我姜才，明天你拿甚麼臉去見祖宗啊！」

夏貴低著頭，悄悄退去，而他和李庭芝就同時被害了。

李庭芝一死，阿朮四路進兵，淮東各郡守將，不死即降，在一個很短的時間，整個江淮全被占領。北兵接著就由浙東、浙西和江西三路，進攻福建。

北兵三路進攻。福安府的情形又不穩了。朝廷命文天祥把都督府移往汀州，將南劍州的責任交給王積翁擔任。同時陳宜中，張世傑又預備好了船隻。請景炎皇帝搬家，剩下福安府就由王剛中看守。

那時，朝裏還有正規軍十萬，民軍三十幾萬，內中還有著名的淮軍一萬多人。但是陳丞相和張少保的上策是「走」，因此整個行都又跟著他二人走到泉州去了。

行都一經移動。這一邊敵將奧魯赤進陷仰武，建寧，王積翁首先投降，敵將阿拉罕還沒有打到福州，而福安府王剛中也跟著投降了。還沒有幾天工夫，福建淪陷了一半。而行都移泉州，張世傑又和那地頭蛇蒲壽庚不對，蒲壽庚先就開始異動。陳宜中。張世傑見著情勢不穩，又擁著景炎皇帝一家人「走」了。

但他們這一走，蒲壽庚先就關緊了城門，把殘留在泉州城裏的皇親國戚和大夥的淮軍，殺個一乾二淨，接著又開門，投降了敵人。泉州，福州相繼降敵，只剩興化孤懸在當

中。

這時參知政事陳文龍，正在興化家裏。福安府王剛中，連忙寫信請陳文龍趕快率同全興化的人民投拜蒙古軍前，必能和他一樣，不失富貴。

陳文龍說：「我是宋朝狀元，現在就不念皇家恩誼，也得替讀書人出一口正氣」。說著就把王剛中的信差砍了頭。駭得一些膽小的族人都起來反對說：

「你這樣胡鬧，不是白討死麼」？

他卻回答說：「你們所怕的只是一個「死」，但你們怕死，就能活上一千歲麼」？

其時，北兵還沒有到他境上，他先差個手下人出去偵察。沒料到，就是這手下人引進來了大股的敵兵。

陳文龍被捕，押至北兵帳前，照樣地，敵將要他下跪，他搖搖頭，不幹。旁邊的弓刀手吆喝著迫他，他卻十分正經地，指著自己的肚子說：

「這裏面全是節義文章，逼著我是沒有用的」。

敵人無奈他何，就給綁著解往臨安。

這時，文天祥的同都督府，正在汀州。他一面派督府參議官趙時賞和咨議官趙孟澐，領一支兵由石城挺進，收復寧都；一面又派督贊吳浚，以一支兵駐屯瑞金，作克復寧都的準備。

同時，江西的老朋友，老部下，也都趕來相會了。

劉洙，是文天祥小時候的朋友。當文天祥流亡在江淮的時候，曾經借這老朋友的姓名做自己的姓名。彼此經過了一番患難，現在又在患難中碰頭，當然是快樂極了。他們兩個人各自訴說著臨安別後的情形，文天祥還做了一首詩給他看：

「萬里飄零命羽輕，歸來喜有故人迎。雷潛九地聲元在，月暗千山魄再明。疑是倉公回已死，恍如羊祜話前生。夜蘭相對真成夢，清酒浩歌雙劍橫」。

「唉！我真慚愧」，劉洙說。「你在淮東受磨，而我卻在家鄉避難，一點事情也沒有做，只天天聽著敵人勝利和自己人投降的消息」。



「雖然！」文天祥說：「這一年在家裏閒著，常常下棋麼」

「下象棋得有個對手呀！你走了，我簡直一次也沒有玩過」

「好吧！現在我們又在一塊兒了」。

他們一小就是下象棋的對手，。但劉洙每下必輸，輸了必然著急，著急了，必然會說出許多家鄉人常說的野話，這種野話最會喚起旅人的鄉愁，而迴盪著故鄉的情感。文天祥是愛他家鄉的，當他飄盪在外，常要做詩消遣，但軍事忙碌沒有心緒做詩的時候，劉洙的一口野話，卻能使他感到說不出的一種興味。因此，他一有空兒，就找他下棋，故意吃他的「子」，挑逗他的脾氣，聽他的野話回味童年，想像故鄉……

劉洙這次還帶來了一夥老部下，編為督府的衛隊，由他監帶著。因此人家都稱他爲「劉監軍」。

景炎二年正月，贛南一帶的敵兵，又分由寧都零都兩路進犯。

趙時賞 趙孟潛 在石城收退了，

吳淩一支兵也沒有消息了。

文天祥連接著前方失利的戰報，立刻和汀州知府黃去疾商議，因為他自己的部隊分配在江西，廣東前線作戰。現在，汀州的防務，應由汀州府督率所有士兵加緊防守。

黃去疾聽著滿口答應。但退回去一想，景炎皇帝已被張世傑搬離了福建，左右沒有個主腦。而文天祥雖掛個同都督的頭銜，實際手下只有劉洙的幾百名衛隊和幾個書呆子。在這，前有大敵，後無援兵的時候，他自己的實力比文天祥還大，與其聽著文天祥的指揮，不如直聽自己的命令好了。

北兵越迫越緊，文天祥看著黃去疾不做一點準備，知道他已離心了。但自己又沒有法子解決他，於是，便率同督府的人們，由衛隊保護著，遷往龍巖。

在路上，剛好碰上趙時賞敗退回來的隊伍。

趙時賞是宋朝皇帝的本家，眼高，心大，喜歡講笑話。這時，在敵兵緊追之下，見著

文天祥問他怎樣敗退的情形，他還搖著頭大笑說：

「不行不行！他們的軍隊太富有詩意了，大家上前線都還打扮得乾乾淨淨地，跟遊山玩水一樣，——可不就是爲著這個打敗回來了？」

正在這時，文天祥的二弟季萬，和舊書吏蕭資，護送著母親一家人，由江西逃出，預備避往梅州，經過龍巖邊境。於是他就順路去看一看分別幾年家裏的人。

文天祥一共有四個兄弟，他自己是老大，老二是季萬，單字名璧。老三、靈孫，在他中狀元的前一年就死了。老四名璋。這時也跟在母親身邊。母親姓曾，還生有二女，都是文天祥的妹妹。大妹叫做懿孫，嫁給孫興，這時還在龍泉，跟大妹丈一起。二妹淑孫，是彭震龍的妻子，這時都跟著母親來了。（本來還有個三妹名順孫，但是早死了）。

他自己的夫人歐陽氏，有著兩男兩女，長男叫道生，次男佛生。長女柳娘，次女環娘……

這一家人，於九死一生之後，四面烽火之中，匆匆地會見一面，便又分別。母親南走

梅州，而他自己就跟著隊伍東下龍巖。

龍巖是個山窩裏的小城，這時剩下的部隊又不多，要說防禦，實在困難。他進城不久，就聽說吳浚回來了。

原來吳浚在他離開汀州的時候，就投降了敵人，這次回來，是替唆都做說客的。

督府的人，聽見吳浚來見文天祥，大家都憤憤不平，以爲這種叛徒，應該殺的。但文天祥不但不殺他，反而治辦筵席，要替他接風。說這次由他帶來的使命，是自己被扣在皋亭山時一個相認的蒙古人交給他的，

他不是決意接受唆都的勸降呢？他沒有表示，但看這樣熱烈的招待吳浚，似乎也可以猜出八成了。

招待的筵席上，督府重要人員都有參加，大家都鬱著一肚子忿怒，看文天祥和吳浚出來了，還特別替吳浚介紹說：

「這位是我們派去收復雩都的吳將軍，他真行，大家要注意記著他的樣兒——」說

了。就回頭叫衛兵「把他綁起來！」

吳浚都來不及分辯，文天祥又大聲的說：「我們不怕吃敗仗，只怕『投降』，這兩年，宋朝不是敗於韃子的兵力，完全是敗在這些沒骨頭的東西手裏！」他命令著：「殺了他，替本督府洗刷恥辱。我們這裏只有斷頭將軍，沒有投降將軍的。」

他的話聲沒了，全督府的人全狂呼起來了，吳浚的頭，就在呼聲中落地。

這之後，由將軍到兵士，都只有了一條心，就是寧死不投降。

然而，這一邊，唆都、阿拉罕，卻在預備徹底解決福建的西角來了。唆都一面派兵由劍州沿著沙溪前進，會合汀州一路的隊伍向龍巖壓迫，一面又叫王積翁寫信與文天祥說：「默察天時人事，現在只有投降是一條大路，不然，弄得生靈塗炭，於自己心裏也是不安的」。王積翁似乎站在朋友的地位上勸導，大概來信還寫得十分委婉。於是文天祥就也委婉的又堅決地回答王積翁一封信：

「天祥惶恐，奉稟

制使都承侍郎：天祥至汀後，而福建以次淪失。朝廷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強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坐孤城中，勢力窮蹙，泛觀宇宙，無一可爲；甚負吾平生之志。三年不見老母燈前，一夕，自汀移屯龍巖，間道得與老母相見，卽下從先帝遊，復何云！

都相公去年館伴，用情甚至，常念之不忘，故回書，復遣羅輝來，永訣！永訣！伏乞台照。」

如心，是陳文龍的別號。當時陳文龍因不肯投降，被抓到臨安，不久便自己絕食死了。陳文龍守興化，王積翁守劍州，同樣是一個守臣，而一個殉節，一個投降。所以文天祥故意在信上把這事說給王積翁聽，但聽了又有甚麼用呢？唆都已分兵三路直趨龍巖來了。

景炎二年三月，皇帝在嶺東梅尉山。

文天祥由龍巖南下，收復梅州，與母親和家人見面。

五月，張世傑收復潮州。而他散在江西的隊伍，也由鄒濶幾個人率領著，迂迴過敵人陣地，陸續集中梅州來了。

朝裏加他銀青大夫的頭銜，仍兼同都督諸路軍馬的職務，出兵經略江西。於是他就帶這大批生力軍和母親一家人，浩浩蕩蕩地打回老家去了。

他們先收復了會昌，接著又在零都打個大勝敗，乘勝追擊，追到興國，纔把同督府駐下一面派：

趙時賞、趙孟潔、張汴、領大軍直取贛州，

鄒濶由永豐取吉州，

黎貴達取泰和。

一面又傳檄江、淮、湖、廣各地的英雄們，同時起兵趕殺韃子

於是他的大妹丈孫盛起兵取龍泉，

二妹丈彭震龍起兵取永新，

劉伯文起兵取袁州，

羅開禮起兵取永豐，

蕭明哲起兵取萬安，

陳子全起兵取萍鄉，

吳希輿起兵取醴陵，

何時起兵取崇仁，

陳幸、謝夢待取信州，

劉源、高舉起兵取黃州、壽昌，

張唐、熊桂，起兵取湘潭衡山，

趙璠、張琬起兵寶慶，取新化、安化、益陽、甯鄉，……

各地義兵風起雲湧，剛死滅的南宋江山，又復活動起來了。



那時，正是西夏人李恆爲韃子的左都副元帥，駐劄在江州。他看著江、淮、湖、廣的宋朝義兵，紛紛轟動，就親統大軍由建昌進至臨江。

剛好劉伯文帶著兩個家丁替文天祥遞送公文，約集袁州一路的英雄們，路過仰山廟祝湯氏家裏，主人留他主僕吃渴一頓，那家丁喝醉了酒，在門口胡說八道，碰著李恆部下的巡邏兵，給逮住了。同時搜查劉伯文的行李，起出文天祥的檄文委札一大堆。

敵人拿著劉伯文嚴刑拷打，問他在袁州的同黨還有一些甚麼人？

他被打得死去活來，卻只說：「這事情只是我和文天祥二人做的。」

李恆拿他無可奈何，即在袁州市上斬了劉伯文，一邊下令沿著贛江南下，直搗文天祥本部。

李恆的一隊騎兵進抵秦和、鍾步，先跟黎貴達的隊伍遭遇了。雙方接戰。敵騎猛衝著黎貴達的正規軍，不動。就側向他的陣後，那裏是好幾千的民軍，向來沒有跟北方騎兵作

戰過，一見敵騎奔至，便散去躲避。但這一散開，黎貴達的全軍潰亂了。

同時，迫近贛州城邊的趙時賞一支大軍，也被李恆手下騎兵打個大敗，急急收拾殘部，退保零都。

文天祥在興國接到這兩方失利的消息，就帶了督府一支衛隊，趕往永豐，又遇著鄒淵屯在那裏的幾萬大兵，因來路複雜，指揮不靈，一撞上李恆的主力，立刻粉碎了。

鄒淵的大軍潰散，李恆親將一支精兵截擊文天祥，

在廬陵的方石嶺下，雙方的主力又遭遇了。文天祥部下都統鞏信，自引一夥淮兵，擋在嶺下迎敵，掩護同督府往空坑退卻。

方石嶺下劇戰半日，雙方死傷慘重，但敵騎源源湧至，而鞏信的兵就越殺越少。最後剩著他一個人還手砍了幾十個敵人，纔退到山邊的一塊大石上坐著。

李恆見他不走也不怕，疑心山上設有埋伏，就停住，只叫兵士用弓箭集中他身上亂射。

然而鞏信渾身中箭，仍按住明晃晃的鋼刀，坐在那裏。

敵兵更懷疑了，就退到附近村子裏搜索，漸漸被搜索到後山上來了。只聽見山中風吹樹嚮，夾著泉水的聲音，纔知道這裏並無埋伏，於是簇擁到鞏信面前，一看，原來他早死了，只是死了不肯低頭，把李恆駭住半天。

鞏信在九石嶺擋了一陣，文天祥一隊人馬從容退到空坑，他先派蕭資護送著母親和長子道生，向汀州出發，剩下一些殘兵瘦卒，經過這一路血戰，就暫住在老百姓家門口，睡下休息。

那一夜，文天祥帶著自己一家人都歇在山前一個姓陳的人家裏。差不多到了上燈時分，先就聽見有一隊敵騎由方石嶺直追近來了。

剛好，那時劉洙害過一場大病，還沒有全愈，他聽這消息就勉強起來跟大夥兒督促著兵士，依山結寨。

接著，山下村裏起火了。村裏的老百姓拚命地往山寨的後山逃走。他們扶老攜幼，戰抖地奔跑著，背後馳逐著大羣的北騎。

陳家主人進來叫歐陽夫人趕快帶著小孩子躲避，正在那時，文天祥跟著大夥受傷的衛士闖回來了。

山寨的周圍是火，是喊殺聲，督府裏的人們，散在周圍奔跑吼叫。忽然陳家主人一手拉著文天祥，往屋後就跑。

小孩子駭得哇哭了。歐陽夫人猛抬頭，——大約有二十來個北兵舞著帶血的大刀，跳躍著撲近了……

文天祥跟著陳家主人，抄著後山小路走去，看看跨到了山嘴來時，山嘴上卻被逃難的人們塞住了。大家耳邊際充滿著火燒的聲音，敵騎迫趕的聲音，大人們怒吼，小孩子啼哭。文天祥在那裏擠了半天，擠不過去。

突然，背後不遠的地方，發出了一聲巨響。羣衆慘叫一聲，噤住了，大家以爲敵兵開砲，這一下要全死了。

那一剎那的肅靜，文天祥纔由人堆裏擠出去，乘夜在山路上摸索著奔跑——到後來纔知道，那聲巨響，是山上滾落一塊大石，塞住路上，北兵趕到，以爲沒有路走了，才掉頭他去。將近天明的時候，田野上，張著白茫茫的大霧，分不出南北東西。他在樹林裏亂走一陣，彷彿要到了大路邊上，忽然迎面跑來一隊馬蹄的聲響，又有人在大聲地喝問：

「站住——你是甚麼人？」

同時，模模糊糊地，好像是走上來了一乘轎子裏面的人說：

「我姓文，你問我幹嗎？」

「你姓文」，一隊騎兵驕然地：『把他押到隆興府，這一定是文天祥』。

文天祥莫名其妙地，看見前面的人叫吵了一陣，蜂擁著轎子走遠了。他就揀一條和他們相反的路途前進。

那坐轎的文天祥，長得白胖胖地，儼然是個大官模樣。但還沒有押到隆興府，就被人發覺了，他不是文天祥，是趙時賞。

原來趙時賞跟督府在空坑吃個大敗，乘夜奔到三吳溪就被敵人攔到了。他一路冒充著文天祥，被解來隆興。

隆興府開始提訊他了。他跨上刑堂，看見上面坐著一個韃子將軍和幾個宋奸，不覺心頭作惡，又看一看兩旁排著各種刑具，而幾個督府裏的老同事也被綁在一邊，用死囚枷枷著。彼此嘿嘿地碰一下眼，他又是一陣心酸。

「跪下」！堂上開始吆喝了。『你姓甚名誰？爲甚麼不跪』？

『我不肯對你們低頭，還能跟你們下拜麼』？他說著，連眼淚都迸笑出來了。『何必問？我雖不是文天祥，但文天祥不在這裏，我就是頂大的官了。殺了我，倒有點意思，他們——』他指著被枷在一邊的同事——這些小職員，不過在我手下混飯吃的，殺了他們，有甚麼用處』！

「唔！」堂上的人看他談笑風生的樣子，也不覺慷慨起來發令說：「放了這些小囉囉，另把別的犯人提上來，找他自己供認」。

於是，由空坑抓到的文天祥部下，一批一批地被押到堂上。但趙時賞始終只是揮一揮手說：「這全是幹小差司的，放他們去吧！」

堂上的宋奸，大不以爲然，說：「你簡直當著我們面前扯謊。難道我們折了幾萬兵馬，在空坑打個勝仗，纔只抓到你們的一些小嘍囉麼？」又轉對韃子：「要這個姓趙的從實說來！」

「信不信由你！」趙時賞說：「不過我部下小嘍囉，也的確比你這種沒骨頭的東西偉大得多。現在，刀在你手裏，要殺要割，還不是由著你們麼？」

一夥宋奸全大怒了。下邊剛好又推到劉洙父亲和吳文煥，林棟幾個人。宋奸下令說：「全殺了，不必問」。

劉洙正病得上氣不接下氣，望了趙時賞一眼，淌下淚說：

「趙參議，我們完了！」

「胡說！」趙時賞氣餒甚大。「我們甚麼時候完了？我們一個人死就死了，而我們的宋朝不會因我們的死就完了的」。說著他對堂上恨恨地睨一眼：「臭韃子記住，我雖死了，可是我們的仇恨永沒有完的」。又對宋奸瞪大眼：「你這夥奸賊，我只恨不能活著殺盡你們，但是，後面總有人起來收拾你們的……」

趙時賞一批二十多個人，當日全被殺了。

刑場上，一灘血蓋住一灘血，而監獄裏更是關滿了宋朝的義民，提去一批，又送進來新的一批。

那時，文天祥的兒子佛生，已在亂軍中死了，祇剩歐陽夫人，柳娘，環娘和兩個貼身的丫頭，被發落在女監裏羈押。

不久，女監裏又送來了一個女犯，還帶著三個小孩子。據說是由龍泉縣解到的。那女



犯驢著歐陽夫人，先是一怔，接住就相抱住痛哭了。

「大嫂！大哥呢？」那女人是文天祥的大妹，——懿孫。

「大哥幸而走了，但不知道——你爲甚麼也來了！大姑夫呢！」

懿孫一聽提到自己丈夫，就悲慘地流淚，

「上個月，大哥到了興國，龍泉縣裏的人擁著孫壘起來收復縣城，還沒有幾天，韃子兵打來了。他們姓孫的家族大，人丁雜，有的就怕孫壘抵擋不過韃子，會連累到他們，因此，韃子兵還沒有打進城，那些沒良心的族人，就騙了孫壘，把他活活的捉去，送給敵人，家裏全被抄完了。只剩著孫壘的母親留著，其餘連這麼小的孩子，也被綁著跟他父親一塊解到這裏」。她說著又啼哭「怎麼辦，聽說孫壘昨天被砍了頭……」

她們眼淚照著眼淚，但是怎麼辦呢？她們嗚咽著，又談到大哥，談到二哥，歐陽夫人說到「二妹也倖好跟二哥住在惠州，但不知二妹夫現在怎麼樣了」。

那時二妹夫彭震龍，正走著孫處同樣的命運。

彭震龍本是一個好動的青年，在鄉裏，一早便與當地流氓劉槃做對頭。第一次，和大哥子同由贛州起義，不久就到了臨安，不久又由臨安回來了。但回來時，劉槃已把家鄉獻給李恆。他痛恨不過，就跑到湖南交界的連山裏，和一夥野人結合。等到文天祥駐兵興國，他就找著文山詩人蕭燾夫、敬夫兩兄弟，同時起事，收復了永新。

那時，劉槃已做了敵人的漕運使。要在李進面前逞功，就帶回大股兵，暗約著自己的親串環某，在永新城裏做內應。裏應外合，彭震龍一下就吃了敗仗，和蕭家兄弟一同被捕，解到這隆興府，但是在男監獄裏住著。

男監獄牆上先就有人在那裏題著一首詩，

一死去斷不望生還，留著虛名在世間，大地盡爲胡血染，好藏吾骨首陽山。

題詩的人，署名爲奉和王十敏，是由萬安縣解來的，和文天祥的督幹架開蕭明哲在一

起，蕭明哲先督著贛州義兵，收復了萬安，進入龍泉。恰逢孫夷大敗，他就率領義兵退守野坡，和各山寨的人民共同防禦。不料竟因當地土豪陷害，被捕到隆興。他平日就是個有胆量的硬漢，在隆興被刑訊一過，不但訊不出甚麼，而一羣鞭子反被臭罵一頓，才推到刑場。他臨刑不動神色，照樣大罵鞭子，那王士敏綁在旁邊望著，就跟自己說：

「可恨我嗓子啞了，不能把鞭子罵個痛快」。

說著，便鬱鬱地和蕭明哲一同被斬了。

但他二人雖死，而萬安的戰事還沒有解決。

萬安城裏先有個和尚，看見左右前後的義兵失敗。他心裏憤恨不過，就糾合自己徒弟，和散在附近的義兵，打起「降魔軍」的旗號出來殺敵。有的人卻說他是出家人不該這樣的觸犯殺戒，而他只苦笑一下回答說「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

可見他全是爲著人道不平而起來響應的。但是戰事未定，而他也犧牲了。

這時同督府根本被李恆打翻，各地義師，失了聯絡。外加敵兵壓迫，很快地都被個別

擊破了。

羅開禮死於永豐。

何時，兵敗於崇仁，僅剩著一個人伏在溝洞裏。逃出來。

趙璠敗於湘潭，不知逃往何處。

張唐被殺於長沙；熊桂——，七十老翁被執後，全家殉難。

陳子全與北兵作拉鋸戰，胸口中了流矢陣亡。

吳希奭兵敗，死於醴陵，……

只有王夢應，收拾了陳子全、吳希奭的殘兵敗卒退保湖南邊境，一直抵抗到宋朝整個滅亡時，祇剩著他一個人在那裏……。

文天祥離開了空坑，一路上收拾潰散的隊伍，不久，又趕上了母親一行，便一同向汀州進發。

汀州自經一度淪陷，那姓黃的乘著北兵注意福建沿海戰事的時候，他就盤踞山城，自己做起皇帝來了。直到文天祥進駐興國，這個假皇帝纔被他的部下割掉腦袋，遞到同督府。因此汀州一路，這時還在文天祥手裏。

他到達汀州，峻都正在猛攻潮州，張世傑又引著景炎皇帝避往淺灣。嶺東軍事吃緊，他稍稍整理部隊，便進入循州。

又是一年年底了，敵人偵到景炎皇帝的蹤跡，就派一股水師，突襲淺灣，張世傑抵擋不住，就保護皇帝退往秀山，又怕距離敵兵太近，於是再搬徙到井澳，但想一想，恰在那裏遇著海風大起，濁浪排空，張世傑一隊船隻，被刮得東零西散，差不多全軍都要覆沒了。皇帝那時年才十歲，跟在母親楊太妃身邊，遇著大風大浪，在船上跟滾瓜一樣。海水直向船艙裏灌進，看著沒有希望了，而大船又一簸動，把全船的君臣都弄得暈眩嘔吐。過了一夜，大風才漸漸過去，但皇帝卻從此得了神經病，駭怕坐船。但有甚麼法子呢？國土差不多被敵人侵占完了，除開船上，哪裏有他們立足的所在啊！

大風過後十多天，張世傑纔把一大隊船隻找回了一半。陳宜中就提議，皇帝這病，不宜再在海上飄泊，他願意先到海外，找一塊乾淨地方，讓皇上宮眷一同搬去。

話雖這樣說的，但他從此溜往占城，就一去不回了。

景炎三年二月，文天祥進兵海豐縣，接著派二弟文璧進攻惠州。一面又派人到嶺東沿海尋找皇帝的下落。找了好久，纔知道皇帝在富場。

然而他知道景炎皇帝的下落，同時蒙古忽必烈也知道了。忽必烈就派漢人張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即日趕到富場消滅宋朝君臣。張弘範奉命之後，一路南下，到了揚州，先挑選水陸軍二萬多人，保薦李恆做副元帥，保薦自己弟弟張弘正做先鋒，水陸兩路兼程並進。

張弘範經過台州，忽有人密遞一張檄文給他看。那檄文上寫著痛罵北方韃子的話語，並要海上英雄們同時起事，未了還署個「張哲齋的姓名。他看了大怒，囑咐手下人嚴行查緝。一會兒，綠漪堂主人，就被綁到了。

張哲齋突然被捕，先還莫名其妙，走到張弘範面前，只拱一拱手說：「相公住在北海小民住在南海，真個是『風馬牛不相及』，今天要有甚麼吩咐，也用不著這樣動手動脚」。

張弘範聽他一口分「南」分「北」，知道必是叛黨無疑，立刻把公案一拍，喝道：「你把部下全埋伏在那裏，趕快供出」。

張哲齋一路被綁前來，心中先就惱著了，又看見張弘範這樣拍桌，更不高興，就冷冷的回答：「先祖在世的時候，替宋朝南征北討，當時還有一些部下。但牠老人家去世一兩百年了，就有部下也都成了陰兵陰將，目前都不在人間」。

「胡說」！張弘範拍下那一張檄文：「你還敢賴嗎」？

張哲齋拾起檄文一看，頓時大悟：「哦哦！這是兩年前的舊文章，可惜當時沒有發生作用，不然——」他又搖頭對張弘範說：「這署名的張哲齋，正是我」。

「你還敢說沒有部下麼」？

「有甚麼用處。他們雖是漢人，但沒有骨頭，只會替韃兵們盡忠報孝，連「夷」一夏」兩字都認不清……」

不意他這話正刺著張弘範的心，張弘範一向還自負能詩善賦，是個出色的中國男兒，被他一提夷夏二字，便惱羞成怒。

「你死在目前，還敢逞嘴？」

「哼！我齊濟活了這麼一把年紀，沒有替一家做一點事情，你真的把我殺了，倒成全我一個『宋朝義士』之名。」

張弘範看他老而強橫，越發忿怒不容分說，就發令說：「把這老賊全家抄斬一個不留！」

「好！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但你活著作漢奸，看你死了，韃子們還認你做孝子孝孫不？呸！你跟我神氣個甚麼？……」

他被推出，和一家人同日被殺。



張弘範，弘正，又由台州沿海，驅兵直下，破三江，陷漳州，而先鋒隊漸漸迫近嶺東了。

其實，景炎皇帝駐在富場，不久，就移到礪川。移到礪川不久，就病死了。景炎皇帝既死，剩下的，就是年纔八歲的衛王。許多臣子吃盡千辛萬苦，跟隨著保駕，眼看這種情形，大家都灰心失望，漸漸有人要學著陳宜中的樣子，想溜走了，陸秀夫正在這時起來說話。他說：

『國家正統，系於人心，只要大家不死這一條心，我們宋朝總還有恢復的機會。先帝（度宗）三子，現在還有一個。在歷史上，國土全部被占，而以一旅一成復興的例子，並不是沒有的。目前，朝裏百官都在，有軍隊幾十萬人，我們的基礎不算不大，若使人心不死，一個人肯奮發有為，宋朝不是沒有希望的！』

於是，他就和張世傑同心協力，擁護衛王繼位，追諡景炎皇帝為孝恭仁裕懿聖睿文英勤政皇帝，廟號曰「端宗」。並改第二年號曰「祥興」。

祥興皇帝登極，以陸秀夫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加張世傑爲少傅，陸弼川爲翔龍縣。

朝裏還沒有布置就緒，那邊忽告雷州失陷。張世傑又怕翔龍縣離開雷州太近，於是又在大海中尋找可以避難的地方。找來找去，卻被他在離開廣東新會縣八十多里的海中，發現了一座仙山似的小島，叫做崖山。

山前面聳立著兩個小島，一邊是「白浪堆」，一邊是「虎跳門」，由白浪堆，虎跳門，前進不遠，就望見一座小島，島由大小兩山拚合成的，中間僅隔著一條河面那麼寬廣的海港。港口上，恰像個大門，叫做「厓門」。由厓門進去，裏面便是大海港。港邊接著沙岡，岡上是大山，山上面也有些平原草地，松柏蒼翠，岩石嶽奇，站遠點看，活像人家裏供著玩的「盆景」。

張世傑以爲這裏太好了，立刻請祥興皇帝搬進去住，同時還把端宗的靈柩也安葬在裏面，建個「永福陵」。

他們先在崖山建築兵營一千多棚，又建造行宮三十幾座，正殿名曰慈元殿，讓楊太妃住

的。一面又雇請工匠，製造船隻，環衛在港口。看樣子，又像是打算在此長住久居的了。崖山一面在蓋房子，一面又派人往占城召陳宜中。但陳宜中不肯回來，於是朝裏大事。就由張世傑治外，陸秀夫治內。

陸秀夫是個寡默勤奮的人，雖然在顛沛流離之中，在大海風波之上，他每天還必定要寫日記，寫大學章句，教皇帝讀書。那麼個小小朝廷，每常開會的時候，有的人不免都有點沒上沒下的，但他卻始終是秉笏挺立，如同在臨安朝裏一樣嚴肅。遇有風波危難，或談及國事，他也只是一個人偷偷地拉著衣角抹眼淚，從不肯說句灰心喪氣的話語。

這時陳宜中不來，他就親手起草一份詔書獎勵文天祥，文天祥駐在船澳，二弟季萬。收復了惠州，便進而經營潮州方面的軍事。

潮州，先前有幾個土匪頭子，一個叫做陳懿，一個叫做劉興。尤其陳懿五個兄弟，橫行山寨，人家叫他們做「五虎」。當潮州得而復失時候，陳懿就派人到文天祥督府接洽，說是願意棄邪歸正，替國家做點事情，聽文天祥指揮，收復潮州做根據地。

於是文天祥替他奏請朝廷「請派陳懿爲驍騎將軍，知潮州兼管內安撫使」

有旨：「准奏」。

這時，文天祥在外面飄蕩又是幾年了，恰逢祥興皇帝登位，他很想回到朝裏見皇帝一面。但張世傑不喜歡他來，就一邊拒絕，一邊加他少保信國公的頭銜，並封他母親爲「齊魏國夫人」。二弟文壁爲「權戶部侍郎廣東總管兼知惠州」，少弟文璋爲「帶大理寺丞知寧武州」。

之外，又准陞他的部下人。

鄒淵，爲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同督府參謀官。

趙孟澤爲達縣郡國團練使左驍衛將軍江西招捕使兼同提刑都督府諮議官。

杜濬，帶行軍器監，廣東招諭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

鄒葵，帶大府寺丞，同都督府參議官。

陳龍復，帶行兵郎，廣東招諭使，兼同都督府參議官。

章從範，帶行閑門祇候，同都督府計議官。

丘夢雷、林琦、葛鐘、各帶行架閣，同都督府幹辦公事。

朱文翁、同都督府准備差遣……

單看這些名單，就可知道當時同督府裏的舊時人已經沒有幾個了，不幸接著又遇到大瘟疫流行，督府裏七自官長，下至士兵，染疫而死的，又是好幾百人。而文天祥的母親，兒子道生，都在這時病死了。

這時他的母親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一向跟隨著兒女們在亂兵中奔竄，又辛苦，又受駭，到了船澳，就一病不起。文天祥環顧一家人，在兵火中流亡道路，現在越剩越少了。他俯仰號泣。與其說是悲哀，不如說是憤恨，因此，朝裏有旨「奪情起復」，他就不再推辭，把母親靈柩，付托給二弟二妹迎往惠州安厝，自己立刻領兵趕往潮州。

原來陳懿這股賊匪正在潮州搗亂。

（材料根據：）

胡廣丞相傳

元史咳都傳

李恆傳

張私範傳

昭宗錄

紀年錄

宋史紀事本末

文山詩文集

陳懿這個賊匪，先在馬發鎮守潮州時，引了唆都進攻馬發。到了馬發敗走，他看唆都目的在尋找海上的景炎皇帝，就乘勢盤踞潮州，一面又想利用文天祥的名勢以鎮壓老百姓。於是到同督府請求投效。當時文天祥保奏他做左驍衛將軍知潮州府，兼管內安撫使。但他所安撫的，全是不肯革面洗心的土匪，他自己五個兄弟，五條五虎之外，又加以積案如山的劇盜劉興一股，在境內明目張胆地搶劫，屠殺……

潮州完全變做土匪世界了。老百姓，被迫不過，紛紛趕到文天祥那裏投訴。文天祥先還是給他書面制止，但陳懿理也不理，反而把那出面控告的人家碾得粉碎。

文天祥看著他們明裏投降，暗裏背叛，不得不依准老百姓請求，將這情形呈報朝裏，一面督師進剿。不久，活捉到劉興，在潮陽市上斬首，但陳懿一股，卻被逃脫了。

潮州重見天日，老百姓駭怕督府一旦移動，陳懿又會回來報仇的，於是，極力挽留文

天祥駐在那裏。

陳懿敗走，張弘範兄弟正由福建進窺嶺東。這賊匪見著有機可乘，便投降到張弘範手裏，引著他們水陸兩路大軍，壓迫潮州。那時天祥派遣鄒回，回到江西招兵，還沒有回來；督府兵力單薄，不得不暫退海豐，預備在南嶺築起防禦軍事，作進可攻退可守的計劃。

海豐縣北門外四里多路，有個山村，叫做五坡嶺。五坡嶺是通到南嶺的大路口。後面連山重疊，形勢險固。他先在那裏把督府安下，沿著山勢，建築木柵，休息部隊。

那時張弘範的追兵，和五坡嶺還隔著一條海港，陳懿就暗暗地預備了一些船隻，停在那邊港口，接待張弘範的先鋒隊渡海。

十二月二十日，鄒鳳和劉子俊由江西帶了幾千鄉兵；恰好趕至五坡嶺遇著文天祥。他們都是小同鄉，老朋友，又在危急關頭，提兵來援，使得天祥非常高興。他們把那新兵稍稍修整，便在督帳裏計劃防守和練兵的辦法。

剛到嚮午時分，文天祥還坐在鋪著虎皮的胡床上，和鄒淵、劉子俊、陳龍復、林琦幾個人員一塊吃飯。忽然聽見柵門裏響起刀槍的聲音，接著就是飛跑的脚步嚮，一片嘈雜，捲進他們耳裏。他們都來不及分辨清楚，即見守兵在外高喊「敵人打來了」？

文天祥立刻下令抵抗，鄒淵一躍起來，颯地拔出鋼刀，指揮著衆人說：

「快給文大人備馬，你們全往山上去，這裏的事，由我收拾」。

說著大家擁著文天祥往帳後奔去，鄒淵舞著鋼刀，趕出督帳面前，迎面就撞來了幾十個張弘正的部下，不分皂白，迎著敵兵就亂殺一陣。

敵兵找到督帳目標，紛紛趕來。鄒淵本是個小小個子，見著來勢猛不可擋，就虛閃一刀，覷個空隙往後躍去。

然而整個五坡嶺全是敵兵在跳躍著喊殺。幾千新兵，還沒有經過訓練，就遇突襲，不但不能應戰，反而哀號亂竄，影響到督府全部親兵都駭得往南嶺路上潰退了。

張弘範在後面揮動水陸兩軍，攢行追殺，五坡嶺上的督府被占據了。鄒淵一路且戰且



走，還沒有走上幾里路，就被後面騎兵追到。他知道無路可走，便剗頸自殺。但剗了一刀，覺絕過去，被騎兵捉住，拖上南嶺。差不多又活了十天，這個大俠客，才死在敵人手裏。

陳龍復、蕭資同時被殺，劉子俊林琦被擒。

張弘正逮不到文天祥，便抽調大股騎兵；不分晝夜，漫山遍野地沿著南嶺一路追趕。最後，在一個山谷裏被尋到了。文天祥那時正患目疾，睜眼不開，心裏想自己起兵以來，一敗再敗，能幹的助手，一個個地死了，而國土一天天的縮小。滿眼是敵人，是邪氣，他想要再起，也就難了。於是敵兵一迫近他身邊，他便把預藏在身上的一包「冰片」，約二兩多重，做一口吞下了。

這是他先前聽說：吞下冰片，再喝水，立刻毒發而死。因此他一路被敵兵挾著走來，就一路喊著口渴要讓他喝一碗水再走。但在那崎嶇的山路上，不容易找到水喝，就使有法子找到，而敵人也不願意費工夫替他想法子的。未了，被他叫喚不過，就隨便在田裏牛

蹄蹂過的泥窪中，掏了一棒水給他喝。他也喝了。

一會兒藥性發著，他渾身發著冷瘡，肚子一陣陣絞腸樣痛。走不動了。他心裏明白，就睜著昏眩的眼，看一看天地是渾沌的，他想快要跟這渾沌的天地永別了。

敵兵望著他額頭上大汗迸著小汗，知道不是故意賴死的，就放下他，而他肚子又是一陣劇痛，接著就泄瀉了。瀉了幾陣，不但沒有死，反而心神安定，睜開眼，眼睛也不痛了，一個個似乎都在替他担心的敵人臉孔，也清清楚楚地映進眼簾……

除夕前三天，一大早，張弘範在元帥府裏，聽他弟弟進來報告說：「宋朝的狀元丞相文天祥已經活捉來了」。

「在那裏」？張弘範欣然地，心兒都有點震動。

「押在外面候著。您要怎麼辦」？張弘正說。

「吩咐站班升帳」。張弘範跟身邊人擺一擺手，叫他們出去傳令。又對弟弟說：「把

文天祥腳鐐手铐除掉，我只要他跟我磕三個頭，補償這一路辛苦。我預備保奏他，勸他投降。」

「投降，不知道他肯不肯，只是要他磕頭——」

「磕頭也不肯麼？」

「我在和平縣纔纔見著他，他不肯跪，倒也罷了，反而把我臭罵一頓。哥哥，要不是，您一定要『活的』，依我意思，早就把他宰了」。

「你不懂！這個人能活著，跟我們元朝存好大用處。不過，他不跪是不行的。你知道他爲甚麼不跪呢？」

他說：「他在皋亭山見著咱們的伯顏丞相，還不過是拱一拱手，他說我是個甚麼東西，配不配！……」張弘正提起這事，還有點悻悻地。

「咱們不配受他的拜麼？」張弘範也有點憤然了：「告訴他不肯跪，就是死！」

「不！他說過了，他寧死不跪」

「寧死不跪？……」張弘範聽著呆了半響，「好吧！殺死了他，恰好成全他的名譽。……」

「然而，這種強橫的人可以不殺麼？」

「不殺他，我們倒得了『寬仁』的名氣。反正咱們不怕沒有功勞，也不愁沒有官位，現在需要的，就是這點名氣。近則可以籠絡宋朝義民的心，遠則可以流芳千古，你照我的意思做，決不會錯的。」

「不過，他罵我是『甚麼東西』！他說跟伯顏丞相在皋亭山……」張弘正還在訴著冤屈，他哥哥立刻打斷他的話語說：

「我知道！在皋亭山的時候，我還伺候在伯顏丞相身邊，我親眼看見他跟咱們丞相，的確只是這樣地拱一拱手。他說南邊的拱手，就等於北邊的跪」。

「這麼說，拱一拱手就得了」。張弘正也覺得滿意了，和哥哥一塊出去。

從那一天起，張弘範就把文天祥當做客人一樣，軟禁在元帥船上，加派了許多人看守。

著他，生怕他自殺了。

正月初六，張弘範帶他出發富場。十二日經過東莞附近海面，聽說那裏叫做「零丁洋」。他感慨自己零丁的一身，就做了一首詩。第二早到了厓山，當天又被送往廣州去住。

開初，張弘範奉命南下滅宋，保舉李恆做副元帥，並約定，一個由江西、湖南直趨廣州，一個由福建、嶺東沿海前進。當張弘範攻下潮陽時，李恆一路，已占據廣州，分兵到了惠州。文天祥的弟弟文燾自己說是「惶惶無所依歸」；又怕死了一家會絕後，於是就開城投降李恆去了。

張弘範離開潮陽，先在甲子門抓到張世傑的斥堠，狠狠地刑訊一過，那斥堠就供出皇帝現在厓山的事情。於是張弘範便與李恆會師，進攻厓山。

當時，厓山這面的軍事布置，全由張世傑主持。先有人對張世傑說：「厓山孤島，養

不起這十多萬大兵。我們一向物資糧秣，都靠著海口陸地上供應。若使不先占領海口，萬一被封鎖了，敵人縱使不打我們，我們也要活活地餓死了。這怎麼能够抵抗呢？」

張世傑說：「我們沒有這個海口供應糧食，還有別的海口供應。目前要緊的是這些兵士。萬一進兵分轄海口，厓山空虛起來，難保那些兵士不會被迫投降的，若使他們在陸地上投降了，而厓山的實力又沒有，那不是自取滅亡麼？總之，事到如今，已是和敵人作最後決戰的時候了，幸而打勝，消滅了張弘範李恆的主力，我們再引兵向陸地上推進不遲。若使失敗，那我們就占據了海口上一點土地，也是沒有用的。」

於是他開始決戰準備。一面在沿海岸上採辦大批糧食，一面又把厓山上的一千多間兵營，放火燒掉，把幾千號兵船用大繩子拚湊攏來，列成「一字陣」，橫在厓山港口，將所有兵士全趕到船上住著。在一字陣的船隻周圍搭起樓棚，彷彿城樓一樣。這就等於在厓山港口用人工製造一座更小的浮島，他就請皇帝搬到這小小的浮島上住著。意思是：「要死大家死在一塊兒」。

不久，匡山開始決戰了。

起先，張弘範帶來的水兵，多半是北方人，在江面上作戰，還勉強應付得來，一到大海上，波浪顛簸，沒有打仗必要疊船。並且張世傑的一字陣，就像一條死的鯨魚，他雖不能攻擊別人，但刀槍弓箭著在牠身上，牠卻一動不動地浮在水面上。

張弘範先以「長蛇陣」進攻，沒有效果，接著就吩咐兵士，一個人紮一把乾茅草，蘸著油，順風進攻。但張世傑卻用泥土塗著戰船，又拿長木柱抵住敵船。敵船近他不得，燒他不著。張弘範看看又沒有法子了。恰好聽說張世傑有個外甥投降在自己的部下，於是他就派這個外甥往他舅舅那裏做說客。前後去了三次，張世傑只是不肯答應，末了還把歷代忠臣義士的故事，拿來教訓外甥一頓，說：

「我何嘗不知道，我若是投降了，便能够好好地活著。不過，做一個人，還有比這活著更要緊的事情要做。我生為宋朝臣子，不能更做韃子的臣子。只這一點，你回去和張弘範說，叫他不必再派你來麻煩我了。」

一字陣不能進攻，也不肯投降，只像死鯨魚似的浮在水面上，浮在張弘範面前。張弘範看著前一個說客，說不下來，就又派人到廣州，打算請文天祥寫信給張世傑開導開導。

那人到了廣州，文天祥先就一口拒絕了，他說：

「我自己沒有力量保衛父母之邦，難道還能教別人反叛。不去保衛父母之邦麼？」

「雖然……」那人還苦苦地要求著，文天祥被歪纏不過，就笑一笑說：

「好吧，我寫一首詩，你轉給張元帥，他用不用，在他，他送給張世傑看了，張世傑投降不投降，我也不管」。說了就把前日經過零丁洋做的那首詩錄下，交給那人，那人只顧回去交差，拿著文天祥的詩便歡天喜地的去了。

張弘範接到那首詩一看，只見那上面寫著：

###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讀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覺心理大受感動。他一向也是自負能做詩做賦慷慨悲歌的男子，心想：我要文天祥勸張世傑投降，而他倒抄了這首詩教張世傑盡忠到死，留夢千載芳名。這若是被張世傑看見了，豈不更加決心死鬥麼？

然而詩是一首好詩呵！張弘範又失望又佩服地，把文天祥的詩擱下，另派一些奸細鑽進厓山，製造投降的空氣說：

「我們的陳丞相（宜中）都逃走了，文丞相也被人家逮去了。我們剩著水上行宮還抵抗個甚麼呢？」

然而，厓山的老百姓兵士卻一心一意地抵抗著。

這樣地相持了半個月。水上行宮被敵人封鎖著海口，最嚴重的，就是飲水問題。兵士吃乾糧，喝海水；但海水又苦又澀，喝了大家嘔吐，瀉肚子。一邊害病不舒服，一邊遇敵兵打來又要分頭抵抗。

是二月初六，張弘範決定向厓山總攻。

前一天，他叫李恆守厓山北面，把軍隊分做四部，自己帶領著一部，一部都隔一海里之遙。

接著作戰命令發下了：

「一，宋舟艤於厓山，潮至必東，急攻之，毋令得去。

『二，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

第二早，張弘範先指揮李恆水兵向南壓迫。那時正是早潮退落，李恆水兵進截宋舟之北，而張弘範親統一軍圍住宋舟之南。張世傑的部隊，苦戰半月，又加以疾病。聽到張弘範船上打鼓作樂，以為是北兵吃飽了飯沒有事做，在那裏玩耍。於是大家也乘些空暇，靠住樓棚上打盹兒，休息。

不料，張弘範那邊鼓樂響起，預先布置在宋舟南北的水兵卻同時猛攻過來了。張世傑督率淮兵，先在北面堵住李恆，李恆被殺住了。

晌午，湖水上漲張弘範又乘著海潮，由南向北攻打，李恆也督師反撲，於是南北夾攻，張世傑兵士，自晨至午，空著肚子苦鬥，到這時漸漸不能支持了。

張世傑突然發見自己船上有一面掛著大旗的桅杆，倒下，接著許多旗杆都倒了。他知道敵兵已攻入陣裏。立刻抽調一支精兵，奔回中軍保駕。

張世傑一走，幾個部下有的投降，有的叛變了。張弘範的部隊便於亂紛之際，進追中軍。

那是傍晚時候，海角吹來一陣大風，還挾著暴雨。雨脚密集，彷彿一天濃霧。張世傑和蘇劉義一夥人趕忙抽刀割斷戰船的大繩了，順著大風雨霧，連結十六隻戰船，奪一條水路，殺往厓山邊上遁去。

這一邊陸秀夫看見敵兵陷陣，就奔到皇帝大船上。那大船正被大繩了綁住，移動不得，他長歎一聲，先把船上東西扔到海裏又握著劍把自己的妻子全數趕到船邊，命令她們跳海自殺。他的夫人，滑下去了，兩隻手還死扳著船舷。仰起滿面淚水說！

「相公公公！」

陸秀夫一邊頓足，忍著淚說：「你去吧！還怕我不肯來麼？」

他看見全家都投海了，便插劍入鞘，整一整朝衣，然後進去朝見祥興皇帝，跪著哭訴說：「國家到了這個地步正是陛下殉國的時候，臨安宮眷被毆辱十分淒慘，願陛下不可再誤」。

祥興皇帝那年纔只九歲，聽著，就投在陸秀夫懷裏淌眼淚。陸秀夫抱著他，跑到水邊一躍而下。

同時投水的文武百官，連及宮眷士兵一起總在十幾萬人以上。

文天祥被軟禁在廣州，聽著厓山行朝滅亡，便偷偷地向南拜哭又哀吟著：

「……………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飛戰星落。誰雌誰雄頃刻間，流屍漂血海水渾。昨朝馬船滿厓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兩夜兩邊柝鼓鳴，今朝船船射睡聲。北兵去家三千里，椎牛釀酒人人喜，唯有孤臣兩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

茫隔煙霧……」

他一個人在這裏幽幽地哭訴。那邊張弘範卻奏凱回到廣州來「椎牛醢酒」，犒賞三軍慶祝宋國的滅亡。

那一天，正是張弘範，李恆舉行慶祝大會，張弘範特別舉杯上敬文天祥說，

「你也不要太呆板了。現在國家也亡了，你的忠孝也盡到了。若使能把你對於宋朝的心來看待我們，我敢保你做我們元朝的宰相」。

不意文天祥聽著，卻淌下眼淚說：「國亡不能救，像我這樣的臣了，死了還是有罪的。這罪孽不能消除，還敢貪圖非分的富貴，活著背叛自己的祖國麼？「本來國家」的觀念，只是存在人們心裏的，雖然宋朝已沒有了尺寸江山但宋朝還依樣存在我的心裏。從前伯夷叔齊，不肯喫周人的飯，也是在殷國滅亡後。此心不死，我的宋朝總還存著」。

這話語說得全座上的人都感動了。張弘範就一面備文呈報忽必烈，說明厓山破滅，只剩文天祥不肯投降，和自己所以不殺他的理由。一面又吩咐部下特別優禮待他。好好兒地

供他吃喝，讓他接見親友解悶，又替他找到了舊用人，供他差遣。然而還是怕他自殺，還是要派人緊緊地看守住他。

就在這時，他又見了老朋友杜濟一面。

原來杜濟在他進剿陳懿的時候，就被派去隨護行宮同往馬山。馬山兵敗，他祇剩著空的一身流落在廣州。不久病倒了。又貧又病，一付柴樣的硬骨頭，支持著一腔悲憤，他進來叩見文天祥的時候，文天祥就猛吃一驚。路盡途窮，彼此不覺滾落兩行熱淚，然而，能談說一些甚麼呢？周圍全是敵人的耳目啊！

文天祥只眼望著杜濟拖起屣病的影子，顛著腳步來了，又去了。

馬山大敗的那一夜，張世傑帶了十六隻船退出一字陣，就去叩見楊太妃。他還想保護楊太妃遠走占城，在那邊再設法找個李氏子孫起來做皇帝。但楊太后聽見祥興帝投水死了，十分傷心，她說：「我忍受著這幾萬里路的風霜雨露，流落至此，正是爲著趙氏的一

骨肉。現在甚麼都完了，還說甚麼呢？」

她真的甚麼也不說了，即日投海自殺。剩著張世傑幾個人還想往占城和陳宜中一塊想法子建立宋朝。

五月四日，他駛至南恩縣的平章港口，突遇一陣大風，黑壓壓的海浪，像連山一樣，漸漸擁到他的船頭。船上的人都大驚失色，請他下令轉舵，往港灣暫避，但他卻攔著說：

「不要這麼做了，你們替我拿一瓣香來」。說著，他就跪在船上，望天禱告說：

「天啊！我們的力量快要窮盡了，我們的日子也沒有多少了，我們擁立一個皇上喪了一個，現在連最後一點希望，天！你也不給我們了？但我們還希望能走到占城我們還希望在占城再擁立一個皇上，建立一個國家使宋國生命還有一線之存，僅有這一線啊，天！你要是也不允許——」

他拜在風濤怒吼的船頭，大風雷雨裏，「風啊！你吹吧！吹吧！若使天心不許我們存在，你這風浪就吞了我們……」

他的禱告沒做完，一片黑山似的濤頭捲著過來，把他們的船隻全捲到水底下去了。……宋朝整個滅亡，只剩著文天祥帶一股宋朝精神在北方，在敵國，在敵人的壓迫下，獨自撐柱著。

（材料根據：）宋史本傳 陸秀夫傳 張世傑傳 元史張弘範傳 李恆傳 文山詩

文集 紀年錄 用山集 吟嚙錄 蹈海錄



張弘範報告不殺文天祥的理由書，到了四月十一日，就得到忽必烈的批旨。替忽必烈傳旨的人來說：

「皇上看見張元帥的呈文，一直感嘆著：各國都該有他們的忠臣，宋國的忠臣文天祥，該好好兒看待，給護送到燕京」。

於是，張弘範就派囊加歹，石嵩護送，和在雲山抓到的宋禮部郎官鄧光薦，一同出發。

這算是文天祥第二次被俘虜著北上。

決定起行的時候，他做了一首詩，表現自己當時的心情。

「南方有珍禽，鳴聲天上奇。毛羽黑如漆，兩臉凝胭脂。燕趙佳公子，籠檻以自隨。

童子重叮嚀，飲食必以時，將獻上林苑，來巢萬年枝。待之豈少恩，不免加墊維。珊

瑚真珊瑚！琢碎良自悲。中原寒氣深，風土非所宜。

四月二十二日，他離開廣州，過了幾天，就捱到江西境上來了。石嵩暗暗地跟囊加歹商議說：

「江西是文丞相的家鄉。他打了這幾年仗，多半是江西老百姓替他出力的。現在若是被他們知道文丞相過境。一路上怕有麻煩，怕他們會來劫他走的。」

「他們敢來劫犯？咱們就先把那姓文的鎖起來。」囊加歹說。

「怕張元帥聽見了不好吧！張元帥不是囑咐著我們要好好的侍候他麼！我們怎麼把鐵鍊鎖著他呢！」

「那有甚麼法子，你怕張元帥，讓我來幹。」

從那天起，文天祥被囊加歹用大枷鐵铐，鎖在船上。他沒有抵抗，但從那天起就開始絕食。

一夥解送他的敵兵，看他披枷帶铐，到底是個囚犯，他不肯吃喝，他們就來強迫。有

的捏他的鼻子，有的攆他的嘴巴，灌他稀飯。連罵帶笑地，整天在船上捉弄著他。

然而，在家鄉，有胆量敢做敢為的人們，早就跟他出去抗戰，不是犧牲了，就是被敵人驅逐到天南地北去了。這時，留故鄉的只有一些胆小怕事的，和文縹緲的朋友們。

他的囚船還沒到達贛州，先就有個福縣太學生王炎午，和他朋友——安成縣人劉堯舉，攜著幾份祭文在沿途旅店驛牆上張貼。

王炎午原名應梅。當文天祥第一次在贛州起義時，他曾經在文天祥手下幫忙做過事。

後來因為家裏分身不開，沒有跟往臨安。到了崖山淪陷，他就改名炎午。意思是炎黃帝胄，如日中天，以表示祖國的正統觀念，在他心裏，永不會磨滅的。

他和劉堯舉聽見文天祥在五坡嶺被擒，以為他必定當場自殺了。便大哭一頓，但後來聽見他沒有死，並且還住在廣州，大受敵人的優待，便覺得有點奇怪。不久又聽見敵人要把他送往燕京，而他似乎也沒有甚麼自殺的意思。於是，他們疑心了，怕文天祥受敵人的包圍誘惑終於低頭屈服了。於是，王炎午便寫好一篇祭文，算是生祭文天祥的，說他一生

功名，富貴，忠孝，義勇，條件都齊全了，目前所欠的，只是最後的一個結局；一個人的結局，總是要「死」的。不過殉國而死，和投降之後，老病而死，同一個死，而死的價值，卻大不相同。他們希望文天祥把已有價值的一生更加個價值的結局，不要再三心二意在敵人手裏貪圖一刻的苟活，就誤了終身的名節。他們拿這意思生祭他，增加他自殺的勇氣。

然而這篇祭文，怎樣纔能夠達到文天祥的眼裏呢，他們想了又想，決定多抄幾份，親自攜往贛州至洪州的路上，碼頭，旅店，凡是文天祥可能經過的地方，他們都張貼一份，讓他看見。

他們全是文縵縵的讀書人，當文天祥經過江面的時候，他們能夠幫助他的，只有這些舉動了，這和石嵩，囊加歹的預料，未免相差得太遠了。

但石嵩，囊加歹仍舊怕會有人出來劫犯，仍舊用大枷鐵把文天祥鎖在船上。而文天祥也仍舊絕食，預料到達故鄉——吉州的時候，剛好餓死。死在家鄉，埋在家鄉，是他所

理想的。因此，他一面絕食，一面就寫了一篇告墓的文章，告訴已死的父親說：「活著不能盡忠盡孝，僅僅弄得家破人亡，剩著一身被囚北上。現在不能不自殺，但自殺了，便永遠沒有補償忠孝的日子了，請父親原諒。」

同時，又做一首告別親友的詩，

「青山重回首，風雨暗啼猿，楊柳溪頭釣，梅花石上鱗，故人無復見，烈士尚誰言！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

寫好了，就叫身邊跟隨的人帶上岸去，代他告墓和拜別親友。五月二十八日，他到了贛州，恰好江上起一陣南風，石嵩盡加夕便決定順風下水，趕快駛過他的故鄉。

六月初三，他們一路不大敢停泊，那天就趕到了臨江驛了。故鄉，僅僅在船窗中眺望了一眼，僅僅看見故鄉江岸上的一行松樹，彷彿比以前長高了……

之外，王炎午的祭文，他沒有看見到，但在臨江碼頭，卻看見了先前派他去告墓的那個人，原來，那個人一路追趕他的船隻，既沒有替他告墓，也沒有替他拜別親友。

他絕食到這時，已是八天了。絕食八天，不但沒有餓死，並且還精神加倍地興奮。他暗想，難道天意不願他這樣的死了麼？難道還有甚麼沒做完的責任要留他活著做麼？於是，他又開始吃食。

六月十二日到達建康。第二早，聽說同行的鄧光薦病好了，被留在天慶觀裏醫治。這下去，就只剩著他一個人被驅趕著北去了。

在建康耽擱了一些日子，鄧光薦病好了，被張弘範聘去當家庭教師。八月二十四日，石嵩幾個人又押著他出發。他寫了一首留別鄧光薦，也算是留別患難的朋友的詩：

「久要何落落？末路重依依。風雨連兵幕，泥塗滿客衣。人間龍虎變，天外燕鴻違。死矣煩公傳，北方人是非。」

他這樣依依訣別，並屬託鄧光薦將來替他寫一篇傳記——後來鄧光薦依他的話語，真給寫了。

他由建康出發，石嵩、囊加歹先得到密報，說是淮東一帶，有夥義士，準備好了要劫蕪文天祥，於是他們就帶著他由另外的一條水路渡江。

淮上的英雄們，劫奪的計劃沒有成功，而文天祥就被押著由真州，維揚，高郵，寶應，渡過淮河，入淮安，宿遷，徐州，固陵，東平，高唐，河間，涿州，……：

十月初一，到了燕京。先在敵人接納宋朝降官用的「會同館」門前站了一會，因為他不是來投降的，於是被拘到另外的一間小屋裏關著。第三天，張弘範，才由廣州趕回，在朝裏大談文天祥不肯屈服，不肯投降的樣子。

初五日，中午，敵人又把他關到兵馬司一間空屋裏，並且釘上大枷和腳鐐手銬，他攜來的包袱行李，也被拿去了。由兵馬司一天發給他一錢另五分的銀子做口糧。

他被枷鎖著，端端正正地坐在空屋裏，不說話，也不吃東西，許多相識的，和許多在敵人朝裏當事的人，都來勸他，這樣說，那樣說，說好說歹，他只是不理睬。

這樣地，坐了十幾天，敵人看著無可奈何，就把手銬除去。但是，他已經病了。

十一月初二，又有命令除去大枷，只用一根細鐵練繫住他的頸項，並許他自由在院子裏走動。

那時，他遇著一個舊朋友，是廬陵人，叫做張毅甫。

張毅甫在文天祥得意的時候，屢次薦他出來做官，而他不幹。到了厓山敗亡，便隱姓埋名，自稱爲「千載心」。聽說文天祥被捕北上，又特地趕到吉州船上，和文天祥見面說：「現在要眼文丞相一塊兒到燕京去了」。

文天祥到了燕京，他卻暗暗地跟著，在兵馬司附近租一間小房子住下，專替文天祥燒飯弄菜，送到兵馬司裏，那時，文天祥正在病著，不肯吃東西，他說：

「丞相不願吃敵人的飯，這意思，我是知道的。但老朋友的一些東西，您可以吃。並且這全是我自己由鄉裏帶來的一點盤費辦的，可以說，不帶一點韃子腥羶味」。

文天祥就在這樣友情照護下，漸漸恢復了健康。



十一月初五，看守人奉命提他到樞密院裏受審判。但他在那裏候了半天，纔聽見裏面有人傳話，說是院裏的官員都有別的公事，當天不審，要待明兒再來。

他剛被牽扯著來了，又被牽扯著回去了。這樣的，來來去去，大約空跑了四五次。到初九那天，纔被牽到樞密院的大堂上。

大堂上坐著一大羣隗子，旁邊還站著通譯員。

文天祥跨上大堂，拱手一揖。那通譯員就發話說：「跪下！」

「我們南方人，只有揖。揖過了，還用跪麼？」文天祥昂然地站著。

坐在當中的是隗子的博羅丞相。看他的樣子，勃然大怒，把公案一拍，用隗子話指揮堂下的人們。

於是一夥衙差就跟獵狗似地摸到文天祥身上，有的拉他的頸，有的抓他的手，有的按他的腳，有的還用膝蓋抵著他的背，一定要他跪下，他就這樣的被按著。

只聽那通譯員說：「你還有甚麼話說？」

「人有生死，國有興亡。我文天祥盡忠宋朝，到了這個地步，只求一死，沒有說的」  
「祇有這麼一點嗎？」通譯員說。

「我爲宋朝宰相，宋朝滅亡，我的職分當死；現在被捕到此，依法也是當死的，沒有別的話說」。

博羅聽著，忽對通譯員啣咕兩句，通譯員又說：

「你說國有興亡。我們丞相問你；由盤古分天地到現在，究竟有幾王幾帝，幾興幾亡，我不懂，你好好兒說出」。

「哼！一部十七史，叫我從那兒說起！反正我不是來投考你們的『博學宏辭』科的，我那有工夫跟你講這一套」。

博羅被頂撞著，先忍住氣，叫那通譯的說：

「這是因你說到興亡，我們丞相纔隨便問一問。你既不說，好！現在且問你：自古以來，有沒有把國家領土全獻給別人，而自己倒溜跑了的」。

「你是問我在臨安時候的事情麼！當日我並沒有做宰相，就被伯顏扣留了。賣國的賊臣，把國家土地奉獻給你們，我並沒有知道。本來，賣國的人，總是看著賣了國家，於他有利。既然於他有利，他還肯逃麼？所以賣國的人必不肯逃走，逃走的人必不肯賣國。這點道理，非常明白。我的逃走，是為著先帝尚有二子，留在浙東，我們宋朝，並沒有亡國，宋國沒亡，我當然要逃回故國，抵抗你們了」。

「你不要德祐皇帝，反去擁立二王，難道德祐不是你的主子麼」？

「德祐是我的皇上」。

「既是你的皇上，你扔下他而去擁立別人，這算是忠臣麼」？

「德祐皇帝，不幸被奸臣就誤，身為俘虜，在那時候，國家至上，皇帝猶在其次。我們另外擁立益王，是為著自己的宋朝。我忠於宋朝為甚麼不是宋朝的忠臣！歷史告訴我們，在晉朝，懷帝、愍帝，被外人俘虜，凡跟著元帝南下的是忠臣，跟二帝北去的，不是忠臣。再以本朝的故事來說；當時，徽宗、欽宗二帝，被外人擄去，二帝北上，投降金國

的。是叛臣，跟高宗皇帝南下的是忠臣。……」。

他說得博羅不能回答，全堂上的人都笑起來了。忽又有人出來替博羅解圍，硬說二王比不得從前的二帝。而二帝都是有受命的有來歷的，而他所擁護的二王是沒有受命沒有來歷的。文天祥便又舉出了許多實例，反駁他們。但他們卻強辭奪理，嘈囂了一大陣，弄得他生氣了，說：

「二王受宋朝幾千萬人的承認，擁護，纔能够做皇帝。有幾千萬人的承認擁護，這就是天與之，人與之，爲甚麼不够做宋朝的領袖呢？」

博羅又說：「你口口聲聲說擁立二王，曾幹下一些甚麼好事呢？」

現在國家亡了，我能說我會做下一些甚麼呢？不過，皇上在一日，做臣子的總得盡一日的力。就等於父母害病，若使做兒子的先安著父母這病一定會死的念頭，眼睛睜地瞧著，不給請醫生，求良藥，這是孝子的心麼？知道不可爲而爲之，這纔是忠臣孝子盡忠盡孝的表現。要不然，那只是投機取巧吧了，只是爲著自己打算吧了。我文天祥，現在盡了

自己的心，自己的力，剩下的只是死，你們也不要再跟我囉嗦了』。

「博羅聽著十分著惱，吩咐說：『你要死，我偏不任你死，關住你，看你還強不強』。」

「我死還不怕，還怕你關住不成……」

博羅看他還在頂撞，只恨自己聽不懂他的話語，只悻悻地瞧著通譯員。通譯員駭得不敢縮譯，只咕嚕了兩句蹩子話，博羅聽著就指揮那些衙差，把文天祥拖下堂去。

當時，有些人要他活著，也有些人要他死了。忽必烈倒沒有十分決意，愛他的強硬，想能收服他。

於是，他一直被拘禁在燕京，過著不死不活的囚犯生活，首尾跨過四個年頭。

住的是一間低窪而黑暗的土室。土牆上，開一個單扉的小門。一年到晚，透不進陽光。冬天冰冷得如同雪窖，一到夏天裏，暴雨過後，高處的水都往這土室裏流，往往積起

水來，就是幾天不退。天晴水退，烈日晒著周遭，地面，牆陰蒸騰起霉爛的水氣。地面上是滑溜的泥綽，壁上長著斑駁的霉苔，爬著無數小虫。而門外簷邊是獄卒們堆積拉拔的所在，一口沒煙突的爐灶，在陰天裏，吐著焦辣辣的白煙，儘找著土室裏灌進……

土室裏充滿著污水臭、爛泥臭、火煙臭、屎尿臭、腐臭，種種惡臭，煙霧似地包繞著他，而他卻收攏著心，寄托在一個渺茫的希望上。

他希望著甚麼呢？他希望人世間的正義有伸張的一日，完全被強盜劫奪去的祖國江山，有恢復的日子。他自己的死亡，是為支持正義的最後一口氣，他就希望這口氣能因他的榜樣、影響給一切人，人人都有個正義感，則正義就可以伸張了。正義伸張，則自己的祖國可以脫離強暴的支配，而自己獨立起來了。

他就在那污濁的臭氣裏，保持個人旺盛的正義感。並且還把他表現為一首正氣歌。正氣歌的大意說：

「在宇宙間，原有一種光明正大的精神。此種精神，表現為具體的形象：如地面上的

大山大河，如天空的太陽星星。而表現於人類的。又叫做「浩然之氣」。浩然之氣，也就是表現於人們身上的宇宙間的光明正大的精神。人類的此種精神，平常寄托在平等和諧的社會生活中，看不出甚麼特殊。但到了社會動盪，非常的時候，而牠即顯出非常狀態。歷史家攝寫這種非常狀態，保存在歷史冊頁中，如春秋時代，齊國的大史，晉國的董狐，他們的責任在乎記載「是」與「非」，若使有人強迫他以「非」爲「是」，他們就寧死不肯做。又如韓國的張良，因爲祖國被秦始皇吞併了，他決計報仇，就冒著千辛萬苦，要行刺秦始皇。又如漢朝的蘇武，他奉命到匈奴國裏做使者，匈奴要他投降，他不肯，匈奴把他禁閉在雪窩裏，又把他流放到北海邊，他忍著饑寒，不死，也不投降。又如三國時代的嚴顏，被敵人抓去了，只要他肯投降，就可以不殺，但他卻寧可被殺，而不肯投降，……歷史上，這許多非常人的非常事蹟，便是這光明正大精神的表現於動亂社會中的。牠的偉大，包括著一切的空間和時間。若說光明日月星辰，還不過是牠具體而微的表徵，以這偉大不朽的精神來看一個人幾十年的壽命，由生至死的一生涯，未免太渺小了，所以一個人

與其要保全個人渺小的生命，不如保全宇宙偉大不朽的精神，有這偉大不朽的精神在支持著，然後，在自然界中，天地才不傾覆，恆星才有軌道，地球才不破裂，在人類社會中，父子才不反常，上下才不顛倒，人與人的關係才得維持，而社會生活才有正常的秩序，方向和途徑，……」

他就認識了這種光明正大的精神，而願意拋開個人的生命來表現天地的正氣，因此，個人的生與死，在他心目中，直是極渺小而不足注意的事情。死了不足介意，活著，身體受齟拆，更不足介意了。所以他能在那種種污濁的空氣中，暗黑的土室裏，度著悠久的羈囚生活，並且，心裏還十分舒適，用讀書做詩來填補空閒的時間，應付一個人不能免的各種欲望和情感的刺激。

他在那土室裏，做了不少的詩，他想到亡國以後的事實，就寫道：

「瑛壁衣冠十六傳，更無一士死君前。自慚重趙非九鼎，猶幸延韓更數年。孟博頭顱真自愛，杲卿鉤舌要誰憐。人間信有綱常在，萬古西山皎月懸」。



這充分表現他爲著對祖國的熱愛，與人世間 義，雖然知道，當時的國勢不是自己雙手可以挽回的，雖然做了也未必成功的；然而，他認定這應該做的，便不能不做。

他在獄裏度著非人的生活，同時，許多舊同事都投降在敵人手裏，仍舊做著敵人的官。

一邊在受罪而不肯投降，一邊投降了而還在做官。並且他們都一樣地住在燕京城，這是怎樣鮮明的對照啊！

於是由文天祥的「忠」在一般人眼裏便越顯得投降派的人們的「奸」了。

做領袖的，總希望自己手下的人忠心，而欽慕忠心的人，那怕忠心的人是自己的仇敵，也會加以十分尊敬的。

當時忽必烈的心裏就是這樣。爲著奪取人家的土地，一面希望替人家守土的人，趕快獻出土地，省得自己費力。但獻地投降的人，又不是他所喜愛的。有一次，他就這樣地問

過一個宋朝的降官說：

「你們爲甚麼投降得這樣容易呢？」

降官們說：「宋朝強臣賈似道當權，他瞧我們不起，我們早就想心裏不平了，所以一聽見陛下打來，就趕快派人去說明：我們是願意歸降宋朝的」。

忽必烈聽了大不以爲然便叫人回答說：「即使是因賈似道瞧不起你們，但這只是賈似道一個人事。宋朝國家有甚麼對你不起，你們吃國家的，穿國家的，住國家的，國家養育著你們，你們卻說出這樣的話語。那賈似道瞧不起你們，也是活該的」。

忽必烈的這點意思，很使得宋朝降官們不安。而一般韃子，又都以勝利者主人自居，平日氣燄就够大，看不起宋朝人更看不起宋朝的降官，因此，在燕京，一般降官在新主子面前，無論怎樣搖尾乞憐，總討不到他們的歡喜器重。現在文天祥來了，他們有的就疑心是因爲文天祥在做好人的榜樣，纔顯得自己是歹人。於是主張用種種法子，拖文天祥一同下水，一同投降，以混同忠奸賢佞的觀感。但也有人主張，趕快殺了他，以消滅這個做好

人的活榜樣。

然而，忽必烈卻不急于要害殺文天祥，而張弘範，又不斷地寫奏書給忽必烈說：「文天祥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一個國家，不能沒有這樣的好人，千萬不要害了他，害了他，是我們元朝的損失」。

於是，文天祥不死，宋奸們就用種種方法使他投降，勸他說：「縱使不願做元朝的官，但也何妨跟韃子低一低頭，做個元朝的老百姓」？

這許多降官們裏面，王積翁、留夢炎、程飛卿、謝昌言一夥人，都在做這種活動的。

王積翁一夥人，先用「君臣」的情分去說他，但說他不動，接著，又想用家庭情義去說服他。於是替他尋妻子弟妹的下落。

他的妻子：歐陽夫人，女兒，柳娘、環娘，大妹懿孫，自被抓到隆興之後，又被發解到燕京來了。幾個隨身丫頭，先被拍賣出去。大妹懿孫帶著二男一女，被派在蒙古人家當

女僕。而歐陽夫人和兩個女兒先被分發在東宮侍候蒙古女貴人。改做女道人打扮，一天裏跟著她們嗚經唸咒，一點自由也沒有。還有查得出來的丫頭，一個叫做「翠哥」，還跟著歐陽夫人身邊，一個叫做「綠荷」的，就被掠賣到順承門內織綾的蒙古工匠做妻子。

他的兒子是全死了。剩著二弟、四弟，在惠州投降了。不久，二弟還被召入燕京朝見忽必烈，他在獄裏聽見，就做一首詩，

「去年別我族出嶺，今年你來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間不滿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烟」。

這算是他用最大的容忍態度來看自己的親手足投降。二弟見過忽必烈。忽必烈十分歡喜說：「這是孝順我底」。就改派他做江西臨江路總管。後來，他上任的時候有個過路人就送他一詩：

「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異南北，一枝向暖一枝寒。」

二弟文璧，別號文溪，合著文天祥的別號文山，故稱「溪山」。這種比較優劣，是代

表當時輿論，對他倆兄弟人格上的估價。

王積翁一般人用妻女弟妹的情分去激動文天祥的感情，說是妻女需要他拯救。弟妹需要他護持，只要他肯低一低頭，則妻女不必做人家的丫頭使喚，而弟妹也有個好靠山了。

然而他不。他得到兒女的消息，也只用詩句來排遣自己的感情：

「故國斜陽草自春，爭『元』作『相』總成塵。孔明已負金刀志，元亮猶憐典午身。骯髒到頭方是漢，娉婷更欲向何人？痴兒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

他不為著家庭兒女而變節，但自己想念他們的心，是酸苦的是纏綿的；他曾經做過長歌，歌曰：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狼。風飛翩翩失其風，將雛一  
二去何方？豈料家破國亦亡。不忍捨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女遙遙夜相望。  
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徬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攜諸兒，北風吹沙塞草凄，窮猿慘淡將安歸？哭母南

海涸，三男一女同歎歎，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鶴鶴在原我何爲！」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少者讀字聲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壁委道傍。雁兒啄啄秋無梁，隨母北首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爲兒女淚淋浪。」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尼珠，榴花犀錢絡繹襦，蘭湯百沸香似酥，隨飛電飄泥塗，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嗚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我明月孤」。

這一切，真是不堪回首的。但又沒法子不想到她們。想到她們不免又要自歎；

「猛思身世事，四十七年無；鶴髮俄然在，鶯飛久已殂。二兒化成土，六女掠爲奴。只有南冠在，何妨是丈夫」。

北轍更寒暑，南冠幾晦冥；家山時入夢，妻子亦關情。惆悵心如失，崎嶇命復輕。

遭時命如此，薄分笑三生」。

這一邊勸降不遂。而張弘範因在南方感染瘧疾，這時舊疾復發，正病在京裏。他始終佩服著文天祥，雖在病裏，還不斷地上奏忽必烈，不要殺害文天祥。最好能够使他屈服，則南方的事情，可以高枕無憂；其次，雖不投降，也要留著做個元朝愛惜宋臣的模範，但可以籠絡人心，而且可以表揚正氣……

忽必烈很同意張弘範的意見，於是文天祥被當作一種受罪的忠臣標本，關在燕京，前後四個年頭。受引誘，受恫嚇，受磨折，受包圍……不但要用體力來和土室裏的非人生活奮鬥，而還要用心力來和這種種誘惑，恫嚇奮鬥。

四年多麼悠長的日子！這之間，倘若沒有知己的朋友，做詩的朋友來調劑他的生活，也許他早就要憂鬱而死了。

那時和他來往的知己朋友，張千載之外，知名的還有一個汪水雲。

汪水雲原名元景，錢塘人。因為彈得一手好琴，在慶宗皇帝時，便被召入宮裏做個內庭供奉。他個子很大，平常喜歡做詩。臨安淪陷的時候，他很不客氣地做了許多寫實的詩。

他描寫葛嶺上賈似道的公館！

「葛嶺當年宰相家，遊人不敢此行過。柳陰夾道鶯成市，花影壓欄蜂鬧衙。六載襄陽圍已解，三更魯港事如何？棟梁今日皆成土，新有園丁種火麻」

寫賈似道魯港兵敗說：

「夜半擲金鼓，南邊事已休。三軍抗魯港，一舸走揚州。星隕天應泣，江喧地欲流。欺孤生異志，回首媿巢由」。

寫伯顏進抵皋亭山，臨安城裏宮裏的情形：

「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垂淚溼鈴鐺。兒童空想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關。苦議和親休練卒，嬋娟剩遣嫁呼韓」。



寫臨安陷落情況，和謝老太后之簽名賣國。

「丙子三月，十有三摺，釐伐鼓下江南，泉亭山下青烟起，宰執相看似醉酣。」

「六宮宮女淚漣漣，事主誰知不盡年，太后宣傳許降國，伯顏丞相到簾前。」

亂點連聲殺六更，焚焚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

「南北西宮棘露牙，萬年枝上亂啼鴉，北人環立闌干曲，手指紅梅作杏花」。

以後，臨安宮眷被擄到燕京，又往上都朝見忽必烈，他都一路上跟隨著。一路上又做了許多寫實的詩。這時，他常到土室裏和文天祥彈琴賦詩，消遣亡國的苦悶。文天祥也常從他口裏聽到一些臨安宮眷的消息。

當時，臨安宮裏，男男女女被擄去一百多人。長得不十分好看的女宮人，全被驅趕著，胡亂地配給鞦韆子工匠做妻妾。

宋宮人分嫁給北匠，汪水雲有一首詩：

「皎皎千嬋娟，盈盈翠紅圍，釐來路迢遞，梳髮理征衣。復綵鴛鴦花，綴云連

理枝。憂來忽已失，歡樂當自茲。君王不重包，安肯留金閨。再令出宮掖，相看淚交垂。分配老斲輪，強顏相追隨。舊恩棄如土，新寵豈所宜。誰謂事當爾，苦樂心自知。含情理金徽，煩聲亂朱絲。一彈丹鳳離，再彈黃鶴飛。已恨聽者少，更傷知音稀。吞聲不忍哭，寄曲宣餘悲。可憐薄命身，萬里榮華衰。江南天一涯，流落將安歸。向來承恩地，月落夜烏啼。」

這首詩，是在敵人手下做的，所以還有「君王不重色……再會出宮掖」的句子，寫得，似乎還滿老實的樣子。

其實，當時——至元十三年五月十二夜，忽必烈在上都接見這宮人的一夜，就有四個宮人，上吊死了。

一個是安定夫人陳氏，一個是安康夫人朱氏，另外還有兩小姬，都被韃子看上了。韃子要強迫她們，她們說：「亡國賤人，不堪侍候貴體，必不得已，也得讓我們沐浴，整衣，燒一柱香，告訴天地之後纔可以的。」

韃子讓她們進入房內沐浴燒香去了。

但她們一進去便不肯出來了。韃子左等右等，等了一夜不奈煩了，就叫侍衛的打破門進去。

而四個宮人卻同時吊死在裏面。朱夫人身上還藏著一首四言詩：

「……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差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下書「丙子五月十二日，宋宮安康夫人朱氏泣血書。」

忽必烈一見，火上冒火，命令把這四個女人的頭，全割下來，拿去懸掛在全太后——瀛國公母親的門口。

長得不好看的，被遺棄了。但被留在韃子宮裏而沒有上吊的女人們，看見這四個人頭，怕不怕呢？

這可叫做「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閨」麼？

(材料根據：)

史本傳 鄧光薦文丞相傳 劉岳申文丞相 胡廣文丞相傳 元

史 世祖本紀 張弘範傳 輟耕錄 癸辛雜志 昭忠錄 指南錄

嘯嘯吟集 鐵函心史 湖山類稿 水雲集 吾汶稿

元至元十九年。

文天祥四十七歲。

這時，他關在土室裏，坐著，仍然是臉不朝北。但他的眼睛已昏花，臀部也腫爛了。最後，王積翁還想聯合著十個人，上一份奏摺給韃子皇帝，保文天祥做個道士，讓他自由回去。但是，留夢炎卻又不放心，儻與王積翁說：

「您不要以為他病了，我看這人死心眼在贛州起義，鎮江逃走的那股勁兒，還一點沒有改。放他回去容易，萬一他回去又在南邊胡亂做起來，把元朝江山打得稀爛，皇上問我們，我們怎麼答復呢！」

「真有這樣的一天，唔，我也沒有話兒答復的。」

「沒有話兒答復，還是不管這事的好！」

他的奏書，沒有寫成功，剛好，又有一個走江湖的和尙，跟忽必烈說，他夜裏觀看天文，今年十一月，土星犯帝座，到那時候，怕會出亂。這種話語，很投合一些在江西被文天祥打殺過一陣的北人，他們害怕，於是，就在忽必烈面前，說不殺文天祥而姓趙的一家人又全住在京裏。目標大，宋朝的老百姓沒死這條心，進會起來反叛的。

又恰好，中山府有個姓薛的，聚集了一千多人，到處傳說：

「德祐皇帝並沒有被擄。擄去做一瀛國公」的，是假皇帝。我纔是南宋朝的真命天子。」

一般老百姓在亡國之後，纔特別感覺到自己國家的可愛，做亡國奴生活的難受。雖然這姓薛的胡謔，未必真實，但他們卻當真地聽著。他們需要祖國需要舊主子，於是薛保住的活動倒進行十分順利。

又恰好，韃子朝裏有個丞相叫做阿合馬，暗暗布置了一夥爪牙，在京城裏企圖暴動，傾覆忽必烈的王位。

韃子內部的暗鬥，和薛保住的謠言糅合在一處，引起密探的注意。有一天，密探破獲了一個木櫃，在裏面揀出一份祕密文件，上寫

「兩衛軍隊，儘够辦事，丞相請放心……」

接著又寫道：

「先焚城上葦子，城外舉火響應……」

這祕密文件一級一級地呈繳上去，繳到忽必烈太子手裏，又由太子送給父親，大家看了，似乎都忘了自己朝裏也有個靠不住的丞相要造反；而存心要害文天祥的人，卻振振有辭，一口咬定說：「這個丞相，無疑地，是宋朝的丞相文天祥。」

於是忽必烈，害怕了，一面把瀛國公一夥人全趕到寨外去，一面就傳訊文天祥。

這是忽必烈親自傳訊他，也是他最後一次被訊問。

他被提到金鑾殿前，朝著忽必烈照樣地只拱一拱手，弄得旁邊專替忽必烈作威作福的人，大怒了。大家吆喝著說：

「還得了，朝見咱們「郎主」還不趕快跪下？」

但是，他不肯，旁邊的人用鋼鞭打他的臉蓋，他咬住牙根，站著不動。

忽必烈看著，更是佩服，就發話說：

「你在這裏也住了不少時候，也該變一變心。若使你能把對宋朝的心，來對我，我要留你在中書省裏幫忙。」

文天祥說：「我是宋朝的人，一小就在宋朝長大的，怎樣能變做你們的心。我有我的心，我的心是不變你們的。」

「雖然，你不願意幫我們的大忙，但派你做別的清閒事情，你願意不願意呢？」

「除了『死』，我甚麼也不願意。」

「唉！算了。」忽必烈聽著傳話的說了，就嘆息，揮手，叫他退去。

北方的冬日，本來是暗



弱的，遇著這樣天氣，就更陰沈得像個沒有太陽的世界。

那一天，京城裏宣布戒嚴，幾個城門都關閉得緊緊的。城樓上，街道上，全佈滿了衛兵，老百姓不許走路，有甚麼人敢站在街頭巷尾，交頭接耳的談話，立刻，衛兵就上去干涉，把他們驅放了。

風不停的吹，捲著烏黑的灰土，和沉重的霧一樣，在昏沉沉裏，千戶所大門裏衝出了一隊人，前頭吹著嗚嗚的角聲，敲著破鑼，刀劍叮叮噹噹地，混成一種可怖的空氣，在那陰暗而靜寂的街心拖過去，拖向柴市。

文天祥站在刑場當中，安祥地自己說：

「我的任務完畢了。」接著就問監斬宮：「那一邊是南方。」

於是，又悽然地向南拜說：

「大宋臣子文天祥，能够報答國家的，到這裏為止。」

他終於被殺了。人們在他身上揀出一份遺書，寫著：

「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爲囚虜，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向南再拜以死。」

贊曰：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人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下書「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第二天，他的夫人在東宮，得著驛子命令，准他前去收屍。還有跟他流落在燕京的許多義士，就替他經營葬事，暫埋在小南門外五里左右的路旁。

汪水雲寫出九歌替他招魂：

張千載見著自己對朋友的責任也完了，就用朱匣纏著他的牙齒和頭髮先回到故鄉替他

王炎午設靈哭祭，並宣讀望祭文丞相的祭文。

還有一些沒有死的老部下，每遇祭日，在南方，在遠遠的哭他祭他，他們哭他，祭他，是爲著他代表中國的精神。

中國的精神不死，所以在文天祥本身死後，已經是多少年了，而江南民間還不時聽到哭他的聲音。如謝翱的西台慟哭記，就記著這件事。